

涵秋主任

第十三期

# 快活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THE MERRY MAGAZINE



## □ 快活第十三號目次

### ◎ 短篇小說 ◎

最後剩了個他.....張引平

二十二年前的照片.....胡寄塵

血帖.....張敏笙

藝術之淫.....張枕緣

一個無家室的人.....范烟橋

青頭黨.....俞慕古何樸齋

秋月庵.....鄭逸梅

碧海沈冤記.....張子樵



日

次

別後

車站中的銀箱

何必當初

病中之母子

原來是你

香餌

陳淑英女士

周毅夫

吳訥之

張碧梧

沈荆香

顧明道

●長篇小說●

小社會  
老殘新遊記

楊塵因

小偵探  
毒瓶

張碧梧

二

17896

## □ 編輯餘瀋

記者

本刊十四期爲『新婚號』長短篇小說及餘興補白悉屬新婚事跡莊諧哀豔無體不備材料比平時增十分之五亦爲本刊煞費經營之舉

十五期特刊『七夕號』名著數種如程瞻廬之『七夕之家庭特刊』張碧梧之『牛郎織女團圓記』王蘊章之『針樓豔憶』沈禹鐘之『七夕』唐忍庵之『牛女別史』趙赤羽之『瞞過了天老爺』均爲應時妙品

『道臺之女』係名妓楊雲玉口述姚民哀筆錄自訴身世纖悉靡遺亦爲婦女醉心解放之惡果並附楊妓攝影載十五期中

第九期『婦女號』原存餘稿多件近又收到投稿數種均係女界創作名著溫柔委婉彌覺珍貴茲擬續刊『新婦女號』全載女子作品不請名人批潤期樹女界著作獨立之先聲如蒙惠賜稿件及作者影片無任歡迎俟刊行有期當再露布

本刊徵求『偵探號』『滑稽號』『武俠號』『離婚號』『女子解放號』『家庭號』短篇小說及蒲白小品一經登載酬格從豐如蒙惠賜特刊號用精美照片尤所歡迎



北 京 名 妓 小 玲 珑

張麗雲君攝贈



普渡之海水浴

## □最後剩了個他

張引平

一間精緻的臥房裏面陳設些新式家具油漆是價值太高了媽媽說就這一件可買上普通光亮可照出人影任你細心搜剔也不見一點

塵埃但那床櫈箱櫈都是空洞洞的不曾放進一物這時坐了三個人一個是中年婦人一個女子約莫有十五六歲梳一條辮子兩手插在衣袋裏向個年近五十歲的男子說道「爸爸這些東西床算是最新式了梳粧台也不錯可

當日進門統共不過費了八十元已覺的場面

好看現在這一件已佔去一半什麼梳粧台名

目新鮮罷了難道四隻腳一塊板的舊式書桌不能梳頭不成」那婦人一聽忙道「你又心

痛了。現在那一件能比當初在一時比一時。你說娶我只費掉八十元。你可知道雲生今年二十四歲了。這事擺在現今怕四個八十元還辦不下論理。我們這等人家原不能排場。可是這門親非比平常祇要日後他們緊緊的過活也罷了。就是這時耗費一點不算過分。」那女子聽了這話。兩手從衣袋裏拔出一把握住男子的手。笑道：「媽媽這話對了。雲哥哥又要體面的。這算他終身大事。就是耗費若干。將來新嫂到這兒來。他也要出去做事的一年。至少總

得掙起三四百元。雲哥不用說有六百元的進款。這點虧空難道彌補不來。那時怕爸爸樂的合不攏嘴呢！」這番話說過真把個老人家引笑出來。那女子一面高聲喚他哥哥。不一會跑進一個少年女子。拖住道：「雲哥。你看佈置怎樣？」少年四面瞧了一瞧。說好滿面堆下笑來。還說梳粧台放在這兒光線最好。一面揭起鏡袱。照了一照。女子一手把他推開。笑道：「讓我來試試。」他自己坐下去。兩手向後捉起那條油光亮亮的辮子。扎了頂。一上一下的盤成一

個圓髮對準錢面扭頭側頸的照一陣笑一陣。兩手剛剛放下那辮子不慣屈服也就立刻解散了先前還是光滑的這時像毛腳鷄一般渾身生了刺他自己笑的打跌一房的人也不由的都笑了。

原來雲生姓王在學堂裏當一個教員他對於舊式家庭極不滿意他主張一夫一妻制第一女子要有職業能自生利他曾經說「生活的幸福是從互助的精神產出互助不是空談要有實力幫助女子沒知識那能有實力來幫助

男子呢」他這話誰也不敢說是錯可是他父母却不能了解這新義後來他自己做主和一個女學生訂了婚爲這事家庭起了好幾次的衝突他的父親說「一個女子能主持家事就好了管他舊不舊你母親並不識字一樣能掙起這份人家來」他的母親說「我眼裏看了多少女學生都是門面好看講到家務可算是

一事不理簡直如尊客一般」他兒子聽了幾次把這些話駁回父母總不贊同最後說到他是個女學生做個小學教員一年總得有數百

元的進賬。我們家計從此可好得多了。這話說出。打中他父母的心坎。使依了兒子的主張。定了這位女學生。只說現在學校裏是最文明最儉樸的。不比那些無知識的婦女成日價在穿戴。上講究。那知這位女學生却未能免俗。雲生放定的時候。爲了珠花金鎖兩項。往來磋商了。幾次。終不肯讓步。結底還加上金簪金戒指數。事時式綢衣兩套。直把個雲生的父母急的眼珠冒火。事已成就。不好反悔。怨懟兒子。又怕生氣。祇好七湊八搭敷衍過去。現在要娶了新房。生的妹子是一片天真爛漫。適才新房裏一番。

的裝飾。又生問題。雲生此時希望甚大。不在這些地方計較。惟恐寒了新婦的心。樣樣傢伙全用新式。爲那張梳粧台。着實和父母生了回氣。後來終歸達到目的。他的父親這時氣極了。任你說的天花亂墜。他終是一百個不贊同。看看十多年來點積蓄。不知受了幾多辛苦。此刻輕輕地把來。花掉心下說不出的難過。還是母親慈愛不忍拂兒子的興會。一面還想新婦將來替他掙幾個錢來彌補。彌補所以千方百勸說。雲生的妹子是一片天真爛漫。適才新房裏一番。

話。也是。寬慰。老父。的意思。也。幸虧。他。這。幾句。話。和那。活潑。潑的。神情。今兒。才。把。二位。老人家。引。笑了。

過了些時。雲生。娶了一對新人。都拿着高尚純潔的思想。做他們戀愛的根據。他們此時。各人都有理想的。新家庭。一步步要向這條路。做去。一切籌劃。都在組織。新人生。上着。想可是他們向這條新路。逼近一步。立於反對地位的家庭。也就疏遠一步。在新路上。多建設一個新的基礎。一方。就在家庭內。多破壞一件舊的習慣。這

樣。一天。一天的過下去。家庭中便現出一種不安的現象。新夫婦和老夫婦已立於相對的地位。差不多和接戰一般。只是沒開火罷了。可憐的一家中父子婆媳都生了惡感。新婦呢。正在規劃新生活的組織。看了現在的家庭。簡直是萬惡飯吃了。便進房去看書。唱唱歌。寫寫字。其餘什麼事都不管。新房是他惟一的領域。房外的空氣像有無數的毒菌。充滿等閒。不冒險出房外。一步那末家裏洒掃烹飪等事。通是老婦一人。人的職務。差不多是新婦的女僕。老婦越想越。

氣想把兒子喊來責罵一頓可是雲生此時五

苦楚

官百骸全是愛力包围掉愛力他的肢體說得定立地解散早間到學堂裏教課當然沒餘暇晚間回來一直到他的新領域內享受甜蜜暢適的新生活有時幾十天也不見父母一面這時他母親氣極了一到了夜間這邊老夫婦房裏冷悄悄的只有長吁短嘆那邊新夫婦房裏却是一室生春別有天地笑語歌聲時時傳到耳際只剩了個小妹左右爲難從前的希望完全打消望這邊看看那邊說不出心中的

這一天雲生的母親恨起來不做飯了看他媳婦怎樣雲生的妹子尋些不打緊的活計做做一聲也不响新婦畢竟受了點教育不肯把可愛的光陰荒掉拿本小說讀讀上面敍述一家夫婦都能生利家庭裏怎樣快樂怎樣美滿他讀了欣慕的了不得看看十二點鐘了雲生的妹子已覺飢餓瞧他母親兀自歪在床上一語不發老頭兒早嚷餓的荒一疊連聲催逼着做飯偏是這位女先生不動聲色依然埋首用功

一半算他發情忘食一半還虧得那些牛奶餅乾不時接濟到底雲生的妹子看不過含笑走來說「息息罷索性弄好飯看個暢快這時還得請你幫點忙」他不便一口回絕只好跟着去姑嫂兩人淘米的淘米煮菜的煮菜一時忙個不了論伊在學校裏也曾習過烹飪不過那時只得一個名目罷了誰認真把他當件事誰又打算日後要親自動手呢所以他這時未免有些手忙腳亂再看那些碗盞都是肥膩膩的一動手便是油腥他想這算不衛生極了拿個

碗便洗回手動一動刀又擦回手只見他洗手的時候多做事的時候少把個小姑娘笑的打跌他又是第一次煮飯三升米却燒了滿鍋的水偏生草又潮濕放進去一時不能生火熱烘烘的白煙直冒一個不留神滿滿吸了一口這一來可了不得了那一股焦味又麻又辣上透鼻孔下堵咽喉悶的透氣不出連嗆帶咳跑出門外那眼淚已像斷線的珍珠續續滴下幸虧他學過二分間體操行了回呼吸運動才漸漸平復這算他生平第一次吃虧依他的性子着實

哭。一頓才稱心。可是當着小姑的面究竟不比家裏的母親好隨便出出氣。祇好暫時忍住。這裏飯菜好了。雲生的母親一眼看了這飯。不像飯粥。不像粥的東西。痛罵了小姑一頓。說「你長倒縮了。索性連飯也做不像樣！」小姑不便把做的人。抵出。祇得吃個悶蛋。其實他老人家。不知道爲做這頓飯已累人吃虧。不淺了。

看看天色又黑了。快要吃夜飯。他吃虧一次。已成了鷺弓之鳥。後來在袖口尋出一塊油漬頭髮上。又發見多少草屑。累他收拾了半天。再也

不肯幫忙。還虧雲生的妹子一人弄好。草草吃了夜飯。他依舊放了碗便進房。雲生的母親可耐不住了。活該有事。小姑也想推開碗要跑。他老人家便借題發揮。趁此把桌子一拍。罵道：「你可昏了這樣。推開碗就跑。交給誰去？我這樣一把年紀。難道這點福還不配享？倒轉做你們的奴才不成？你終得到人家過活。公婆可不是你的老媽。照你這樣行逕。我怕不給人家罵翻。老實說我們這份人家養不住千金小姐。錯在當初你自己。自己沒睜眼瞧瞧。認定烏木桿釘秤。怨

不得別人。」

他這一串夾風夾雨的話，罵得小姑娘連氣也不敢透。偏生那老頭兒不曉得這是指桑罵槐的意思。只道女兒真有什麼錯處，又想起他媳婦一般這樣的嬾動，不由的動了氣。他也不問情由，便又大刀闊斧的責罵了一頓。可憐把個小姑娘打入了臭水缸，通是流來的穢氣，忍住哭，把鍋碗洗淨。一人到房裏暗暗流淚，照常情說下來。新婦聽了，準得插進來辨白一下。可是學堂裏人最豁達，不過全不知道這種假戲真做的。

勾當要是他果真曉得婆婆這番話是有爲而言，怕不旗鼓相當給他個利害。幸而他沒聽出所以，不但不氣，却反生了大大的感想。他覺得這種家庭真是罪惡。一個女子變做家庭間的苦工，什麼洒掃燒煮縫紉，差不多是婦女不可以逃的天職。絕不許享受高尙生活的幸福。他看了小姑娘這等情形，着實有些憐憫。說他是受沒知識的苦痛，却沒想到是代自己受過。等到雲生回來，他便把日間吸着煙的苦痛訴說一遍。也許是痛定思痛，下不無有些嗚咽之態。雲

生。一聽這顆心比什麼刺着都痛不好去怨懟。母親想起妹子逼着心愛的人受這番苦却是恨切了骨不由分說趕到他妹子房裏指手畫腳有理沒理的教訓一頓還說「他才來的人你便想偷嬪什麼事都擠着一同做各有各的身分你得放明白些」他妹子這一氣放聲哭丁雲生還待發作已見他母親氣忿忿的走來說「好好他還沒靠你過活你便這樣兒對他我的眼珠一閉怕不踏死你脚縫裏家裏什麼事他們通不管好了左右我做娘的是奴才你

也。息息去罷犯不着和他生氣有什麼主意索性說開了你們有好的去處該怎樣行使怎樣行聽你們吩咐就是了。」雲生不想他母親有這些氣忿話轉弄的下不得台他父親聽了只一味連連嘆氣還虧新婦把雲生拖回房去勸說了一陣雲生的母親還想他媳婦出來解釋一下寬慰幾句人情話那知轟的一聲門鈴一陣亂响老實不客氣已宣告安息了只落得他母女倆對哭了半夜自從這次吵鬧以後他們的感情益發惡了新夫婦想這樣過下去不但

舊家庭毫無改革的希望。連那理想的新生也永沒實現的一日。但他們雖經了幾番挫折。

建設和創造的精神依然是銳進的態度。後來他們決計要和家庭分離作一度單獨生活的試驗。這話經雲生提出他母親和他鬥了幾回氣。不知哭了多少次數。後來覺得他們已分了心。沒挽回的餘地。只好聽他。他們便另自租了屋。距雲生的學校不遠。把那新房一切的器具通搬過去。一轉眼。這亮燦燦的新房竟變做冷清清的空屋。那愉快的笑聲和甜蜜的私語。隨

着新夫婦喬遷走了。只剩的老夫婦和雲生的妹子。不時的對那空房感嘆。

夕陽西下。一片嫩綠色的草地上都映着奇彩。這時有男女兩人並肩緩步陣陣香風打他們身邊吹來。辨不出是花香。人香。再看那兩人。談談笑笑。走進一個牆門裏去了。剛要關門。外邊忽然來了一個女僕。對着門瞧了一瞧。喊道：「這是王先生的住宅嗎？」那男子停了步。側轉身來。恰同女僕打個照面。女僕笑道：「原來就是王先生。前天先生說要找個女的幫手。我

這裏已給你說定了一個。原是我的親戚。年紀也輕做事也能幹。論他的樣子不敢說選一選二。還算得不討人厭。工價遵你先生的吩咐。每月三元。大約兩禮拜之後的準到府上聽差了。

「那男子一聽說「勞神這樣辦好了」女僕告了辭。牆門隨後閉上。門縫裏透出縷縷的燈光。隱隱看出門牌寫着二十四號王寓。王先生究竟是誰。除了雲生可再沒別人。他們自從搬到這兒來都依了他們理想的規劃佈置。停當這晚餐前的散步便是新生活上的要。

件。他們覺得這件事是極愉快極暢適。那柔嫩的夕陽可鼓起他們的愛力。自然界的景物可恢復他們的疲勞。新鮮的空氣也許能助他們的思考和判斷。這都是舊式家庭夢想不到的。但新婦這些時却是苦惱。因為初搬家佈置家具。頗費周折。新請的女傭一時又不能來。漫說別的就這一日三餐。除他親自動手可沒第三個人代勞。第一天他把飯煮成粥。他說這樣易得消化。雲生聽了很以爲然。第二天有經驗了。少放些水。多加點米。那知養不透。飯又夾生。雲生

吃了。說「不行。怕還沒熟罷。」他偏說不是。這樣才可磨練胃力。一味吃稀爛的飯。準要把消化力失掉。雲生一想不錯。還多吃了半碗。第三天呢。算他確有了把握。軟硬適當。偏又把飯燒焦了。雲生待要詰問。想到前兩次都有正當理由。他在學校裏習過烹飪。定許有學理上的研究。冒失一問。豈不給他笑話。便不敢多嘴。死心塌地的吃了個飽。新婦覺得這件事萬擔任不下。只推身子痛。幾次提起辭職。女媽又要十日後才到。雲生弄的沒法。只得接他的妹子去說。

是請他來住幾天。閒玩。實際是要把這套生活奉煩他。妹子不知道果然來了。終久人家。是客斷不好。直接提出雲生打了半天的主意。只得搭訕着央告道：「你嫂嫂有了身了。彈動不得家裏的事。我又顧不許多。左右你閒着。沒事。一家人說不上個請字。你要幫我些時忙。」他妹子一聽。已把他們的用意看出。打不破。是兄妹的情分。只好答應下來。說也奇怪。新婦原是嫌他妹子極不衛生的。這時却放心交給他。辦了。反覺得熟練周到。比自己有點頭緒。

固然自愧不如並雲生也有點覺悟但他還抱着高一層的見解以爲新婦終久是智識階級的人可不能求全責備

過了幾天女媽來了果然人品不錯清潔的了不得雲生的妹子也就回去了這時他們想履行第二步的計劃了就是實力幫助雲生替他介紹擔任一個女校的課月俸十六元一周不過十二小時但那女僕的職務只能伏伺主人那些賣出入他可不能擔任不得已又請了個男僕說定每月兩元工價他們夫婦早出晚

歸家裏一切事都交給兩個僕人經手差不多變做一家的主人主婦他們倆反成了一對坐客下課回來便散步散步回來便用夜膳膳後說說笑笑約莫十點鐘便是歸寢的時候這種旅館飯店的生活他們正過的十足愉快新生活最高的目的就在這兒只聽雲生常常對新婦說「什麼是美滿的人生怕就是這樣罷」新婦教了兩個月的課漸漸病了跑路講話都覺得疲倦有時吃了飯還要嘔一頓雲生勸他休息幾天他笑道「幾天怕不能復原索性告

半年的假再看。」雲生聽了這話發一回怔猛然明白過來說「哦……當真……這一說不如辭職罷。」新婦紅着臉點點頭五個月後他真的做了產婦養下一個小孩子幾次逼雲生趕緊雇一個奶娘雲生只得托人請定了奶娘可不比普通的女僕代價總得加上幾倍一時親戚朋友來探問雲生的母親來住了兩天鼓着一肚皮的氣回去了雲生一人支持真忙的不開後來產婦漸漸生力成日價研究育兒術說要怎樣才合教育原理怎樣才於幼兒生理。

無傷把奶娘弄的左右不知所可動不動便來干涉一天總得生幾回氣他還說一個女子沒有育兒的知識白躊躇小孩子奶娘給他罵急了笑道「姑奶奶這話原是不錯但是能明白育兒知識的女人家他又不肯做這生活做的不懂的不做也是沒法不怕奶奶生氣我一般也明白這些知識我也不在府上打擾了」他聽了奶娘這話氣極立地要把他逐去還是雲生從中排解免了一場周折雲生想奶娘的話很有理由也曾和新婦研究這個問題幼兒。

是否應由有知識的人撫育新婦。只道雲生有意奚落他，便着實和雲生搶白了一頓。雲生忍口氣只得罷了。

他們這樣糊塗的過下去，全不知道物價怎樣費用度。怎樣大，惟有聽僕人自由支配。後來用度越大，錢越不濟。事雲生才有些驚慌，起來粗粗一算，已用去一千餘元。這一來可嚇呆了。原來他們規劃新生活，怎樣可以愉快，怎樣才算美滿，都詳細的研究一番，却沒把經濟做個前提。偏又金錢是最不說理的。他可不顧你。

們什麼新生活，新人，人生，一味把恐嚇手段一天天的逼住。雲生意外的用度不算，這逐月十六元房金十二元，僕人的工價二十元的飯食雜用，可算鐵磚轟不掉。結婚已做下一笔大債，加上這宗巨款，雲生可擔負不下。因此他回家以來，終是愁眉不展，連那最愉快的散步時間也覺得無謂。祇得借債度日，勉強支持日常費用。不免漸漸節省起來。雲生細細一想，新婦絕沒幫助的機會，顛倒用三個人幫他。對於這次試驗着實有些懊悔。可憐他們這種熱烈濃厚。

高。尚。純。潔。的。愛。情。生。生。的。給。金。錢。的。惡。勢。力。打。  
消。從。此。夫。婦。餉。時。常。拌。嘴。輕。易。不。聞。見。笑。聲。  
雲。生。的。債。又。加。重。了。還。想。新。婦。復。原。可。依。舊。教。  
課。那。知。新。婦。十。分。失。望。從。前。的。熱。心。全。都。灰。冷。

了。他。看。雲。生。完。全。是。個。拜。金。主。義。的。人。物。先。前。  
的。愛。力。全。把。金。錢。做。後。盾。越。想。越。氣。便。一。口。回。  
絕。說。我。身。體。尙。未。復。原。可。不。能。犧。牲。性。命。給。你。  
掙。家。私。雲。生。聽。了。怒。不。可。遏。心。想。原。來。你。是。一。  
種。貌。似。文。明。的。人。互。助。的。道。理。可。算。全。不。明。白。  
坐。視。我。拮。据。艱。難。也。全。無。憐。惜。的。意。思。一。時。想。

到。恨。處。便。和。新。婦。大。鬧。了。一。頓。新。婦。氣。的。一。天。  
沒。吃。飯。兩。天。沒。和。雲。生。說。話。雲。生。回。到。老。宅。來。  
把。這。些。情。形。告。訴。了。父。母。一。遍。他。母。親。只。冷。笑。  
了。兩。聲。

這。一。天。又。該。付。房。租。了。奶。娘。又。索。工。價。債。戶。又。  
幾。次。催。繳。本。利。把。個。雲。生。急。的。似。熱。鍋。上。馬。蠻。  
一。般。全。沒。擺。佈。新。婦。舊。恨。未。消。一味。長。吁。短。嘆。  
絕。不。過。問。雲。生。見。他。毫。無。情。慳。可。言。直。和。路人。  
一。樣。氣。上。又。加。了。恨。別。無。方。法。可。想。只。得。從。減。  
政。主。義。入。手。先。把。男。僕。回。出。去。看。看。還。不。了。索。

性。又。把。女。僕。回。掉。新。婦。怒。極。了。說。「你。這。樣。行。動。生。活。交。給。誰。做。」雲。生。說。「你。可。又。來。了。我。們。自。己。的。生。活。當。然。我。們。自。己。做。你。說。交。給。誰。去。互。助。可。不。是。空。談。你。也。得。分。點。斤。兩。擔。擔。」雲。生。這。話。說。完。新。婦。氣。的。哭。出。來。說。「你。簡。直。以。奴。隸。視。我。虧。得。你。還。明。白。些。新。知。識。新。家。庭。的。組。織。是。否。規。定。女。子。是。苦。工。是。否。應。當。給。丈。夫。做。奴。隸。」雲。生。冷。笑。道。「這一。說。我。得。請。教。一個。女。子。的。職。務。究。竟。在。什。麼。地。方。不。管。家。政。管。什。麼。新。生。活。最。重。男。女。互。助。既。不。能。生。利。又。

不。能。管。家。政。還。算。什。麼。互。助。照。你。這。話。簡。直。男。子。當。然。效。忠。於。女。子。我。想。畢。竟。還。不。能。脫。依。賴。的。習。慣。」新。婦。睜。着。眼。道。「你。說。我。有。倚。賴。習。慣。你。料。定。我。不。能。獨。謀。生。活。難。道。離。開。你。我。白。白。餓。死。不。成。你。這。樣。把。人。看。待。簡。直。是。蔑。視。人。格。」他們。吵。了一。夜。嚇。的。奶。娘。不。知。怎。樣。才。好。雲。生。氣。憤。不。過。第。二。天。竟。把。行。李。搬。進。學。堂。不。宿。在。家。中。了。

新。婦。一。人。啼。哭。想。起。他。從。前。那。番。溫。存。體。貼。現。在。竟。變。做。野。蠻。行。徑。並。肩。散。步。是。何。等。愉。快。現。

在。竟。這。樣。冷。淡。起。來。傷。心。極。了。哭。一。天。沒。起。  
床。奶。娘。兜。底。不。知。道。是。爲。什。麼。只。聽。得。鬧。什。麼。  
互。助。呀。奴。隸。人。格。呀。新。生。活。呀。究。竟。是。家。裏。的。  
事。是。人。家。的。事。通。摸。不。着。頭。腦。也。不。好。勸。阻。只  
得。托。人。請。雲。生。回。來。雲。生。已。自。悔。魯。莽。衝。撞。了。  
新。婦。準。備。晚。間。回。來。安。慰。一。番。賠。個。不。是。那。知。  
新。婦。想。到。他。蔑。視。人。格。也。不。哭。了。收。拾。些。應。用。  
物。件。一。口。氣。跑。回。娘。家。去。了。等。到。雲。生。回。來。不。  
見。他。的。人。影。問。了。奶。娘。才。知。道。他。的。去。向。雲。生。  
撲。了。個。空。又。氣。起。來。了。索。性。不。理。他。還。到。學。堂。

去。息。宿。奶。娘。一。想。奇。了。你。們。兩。口。兒。拌。了。嘴。各。  
有。去。處。這。個。家。交。給。誰。小。孩。子。可。不。是。我。養。的。  
我。不。能。負。這。看。守。的。責。任。想。了。一。想。不。便。去。找。  
雲。生。把。門。戶。鎖。好。抱。了。小。孩。子。一。逕。到。雲。生。的。  
父。母。那。邊。把。前。後。的。情。形。述。一。遍。交。代。明。白。  
丢。下。小。孩。子。他。也。走。了。小。孩。子。他。懂。得。什。麼。失。  
了。奶。娘。成。日。價。惟。有。呱。呱。的。啼。哭。可。笑。他。們。這。  
番。新。生。活。的。試。驗。結。果。如。此。論。起。成。績。來。最。後。  
只。剩。了。個。他。

最後剩了個他

二

二十年前的上海那般轎夫正是獨出風頭抬着紅倌人像飛一般的跑。何等氣概到了如今時代不台除掉喜事人家的花轎喪事人家的魂轎其餘平常的轎子一概都在淘汰之列許多轎夫也就改了行業那些穿白色制服專仰碧眼兒鼻息的汽車夫大半都是抬轎子的本領去抬獨龍橫了這是他們今昔的變遷史但據老內行說上海的轎子雖是完全淘汰只是到了如今仍然抬着招搖過市的一共還有八頂叫我猜猜看是那一等人坐的我猜了半晌才猜到那招牌最舊的紅醫生身上他們的進項不少怎會連得一等部包車都買不起他擺這官僚派的臭架子就不怕耽誤病家的生命嗎老內行笑道他險的招牌雖舊他的生財的法門倒不舊這是他們利用抬轎子的一條詭計病家到了凶他借用人家一部蹩腳的包車那雪白的六塊車錢就得安安稳稳的到手了

## 二十二年前的照片

胡寄塵

楊昌年的夫人楊葉少清有一天從楊昌年的

把他壓在湯器底下

舊書堆裏尋出一幅美人照片來只見那照片上的人兒真生得齊齊整整裊裊婷婷真是世間唯一天下無雙的一個美人

等到楊昌年從外面回來便和他大起交涉少清先問楊昌年道你那書堆裏的照片是甚麼人快快說來如說不出今夜便沒有得睡覺楊昌年無頭無腦被他一問不知所答只得慢慢的反問道甚麼照片

楊葉少清一見之下禁不住酸性作用立刻大

吵大嚷起來

先把那照片上的人兒打了十幾個巴掌然後

少清道那個妖精楊昌年道我不懂

少清道。你。不。懂。麼。他的。照片。爲。甚。麼。到。了。你。處。  
楊昌年。道。我。實。在。不。認。得。他。不。知。怎。樣。他。的。照。  
片。到。了。我。處。

少清道。真。不。認。得。他。麼。巴。掌。來。了。楊昌年。忙。道。  
認。得。認。得。

少清道。快。說。姓。甚。名。誰。楊昌年。道。忘。記。了。  
少清道。果。真。忘。記。了。麼。巴。掌。來。了。楊昌年。慌。著。  
說。道。記。起。來。了。記。起。來。了。  
少清道。快。說。姓。甚。名。誰。楊昌年。道。他。……他。……  
……他。沒。有。姓。名。他。便。叫。做。他。

少清道。是。真。的。麼。吃。巴。掌。少清這回。並。不。是。虛。  
張。聲。勢。竟。實。行。打。起。來。了。却。是。楊昌年。被。他。一。  
巴。掌。打。得。明。白。了。許。多。立。刻。神。一。定。膽。一。壯。  
慌。不。忙。的。說。道。你。且。把。那。照。片。給。我。看。看。再。說。  
你。不。給。我。看。我。死。也。不。服。

少清道。這。也。可。以。便。把。那。照。片。拿。來。給。楊昌年。  
看。昌年。細。細。的。看。了一。遍。笑。道。是。是我。認。得。他。  
我。確。是。認。得。他。他。也。是。有。姓。有。名。的。他。名。叫。葉。  
少清。他。是。二。十。二。年。前。的。葉。少清。這。時。候。還。只。  
有。十。八。歲。哩。無。怪。你。今。日。不。認。識。他。了。

少清被他一言提醒子細想了一想果然不錯。也無話可說了停一回將照片供在桌上點了一炷香燼一燼替他解解厭氣。

汪子淵太史淘粥書海上歲入萬金而皆斷送於麻雀總會李梅庵學使粥書海上每年收入亦在此數而每月匯出門生故舊之幫助款項至少六七百金同一粥字身後同一蕭條然其生前之豪氣則有雲泥之判矣。

姚民哀

頃讀印心子有懷偶成云如蘭芳澤著人迷可奈東流不解西太白秋心寄明月玉溪春恨寫無題願我來生化美人願君再世作男身侍君巾櫛憑君豔骨媚心香五百春羣以爲有鬟生自爇之譏然朱可久見知長水部未必非別有懷抱不能一概論也惜花

晴窗漫筆

命之理微。雖聖人亦罕言之。清末松郡某君以飛星算命號召。一時其法以飛星之度數推測方總董聲勢煊赫。聞某君神技得其內弟之介贈資百元。請推算四十一歲至五十歲十年之命運。乃某君細加推算。僅推至四十五歲十二月八日申時或亥時。注云此時萬難過生。因受五十元璧五十元。其內弟得此命書。以爲王君精神矍鑠。身幹魁梧。何至四十五而不壽。遂送巡未敢轉示王君。屢屢催詢。均支吾以對。迨屆王君四十五之年十二月八日。適大謙紳董直至夜闌亥初。送客歸寢。略覺腹脹如廁。不意醉後身重向前一跌。即噤不能言。急延中西名醫。針藥無效。逾時卽氣絕。翌朝徧訃紳董凡預昨夕之宴者。皆爲瞠目咋舌。適其內弟某自松到嘉急出。某君命書眎衆。明明推至是日亥刻。並謂申刻能過亥刻。必不能過。爰將某君璧還之。五十元交王君家屬衆咸神。某君飛星推命之奇驗。惜此學不能傳世。而近時一般算命之流。皆一知半解。售其欺騙之技已過之事。或能符合。若以之推算。將來則百無一得矣。

# 血 帕

張敏笙

太陽快要同東半球暫時離別了。朱雄文端的安甯似的站在那一條很狹的田岸上。不住用爲了何事還眼睜睜的站在這荒僻的田岸之中呢。火球般的太陽在西面張大了。他血盆似的大發出他赤紅的光。將大地染得像一幅戰場上血流遍野的慘景。一層層黑暗霧露般漸漸逼近。血光被強有力的黑暗遮蓋得失去形。或者再過一刻完全是黑色了。朱雄文不

光陰平常時候過得很快。却是處在他這種情形。覺得何等的慢呀。太陽也太不留情竟獨自

向西半球去了。天上一輪明月。裝腔作勢的躲在雲頭裏。時常探首朝下。望望四面。靜悄悄地。一無聲息。好不寂靜。他閉上眼睛。祇是在心中打量。沒十分鐘。時他耳鼓突然接觸着一種清脆柔婉的聲音。忙將眼簾睜起。很注意的一瞧。

目的物到了這時。他心中祇是七上八下的。亂跳。歡喜。同倉皇都現在他面上。那女的呢。也何嘗不是如此。

默對着。有二分鐘光景。雄文才輕輕的說道。愛寶。你來了。麼伊萬分。侷促的說道。是的快些走。

罷。恐怕來不及咧。伊乘勢將手中提着的二個包裹。同一只小白皮箱。交給他手中。二人便同這悲慘而黑暗的地方。告別。捷步向着東北角。去了。

這一對奇怪的愛侶。走到火車站裏面。買了二張到天津二等車票。隨着衆人潮水一般擁了進去。很倉皇的跳上了火車。揀了在車角裏的地位。坐下。一縷白煙和一聲怪叫。同時在煙齒內放出立刻使火車駛動。他們倆的心。到此也安安逸逸的放了下來。就快快活活的談笑了。

車到南京連忙收拾下車過了江便乘津浦鐵路的車子一路上有說有笑快活非凡朱雄文又是一個善于口才的少年時常引得愛寶抿着嘴吃吃的笑放浪形骸毫不顧旁人的視線都注在伊面上車過濟南他很得意的對愛寶道現在大約你家先生早已知道你是跟人跑了却是任便他有什麼本領總不能趕着我們了伊聽了立刻用一對星眼向四圍一掃好似恐怕人家聽得嬌嬌嬌的斜倚在他身上說道輕些不要被人家聽得了你提起我家先生我

倒想着一件事了前晚我正在收拾東西他摸到我房間裏問我幹什麼我說整理東西他一聲不響的仍舊走了出去後來出門時我走到他房間裏說是我要到陳家去打牌拿五十塊錢給我他連忙在銀箱裏拿了雙手捧給我還對我說了許多親熱的話叫我早些回家輸贏小事身體要緊當時我暗暗笑他真是一個癡人呢不過他待我真好人也忠厚不知道爲何自從有了你之後我就把他不當人用了如今他知道了我私奔心裏不知怎樣說畢祇見朱

雄文將雪茄一含摸出自來火一點吸一口噴。一口笑着答道這就是我們年輕的人便宜了。

天津旭街有一家很大的旅館裝飾得宏麗可

觀裏面住着的都是些大人先生們所以別家旅館不准吸洋烟惟有這一家可以堂而皇之讓客人們儘吸朱雄文自然喜歡這家旅館因為他是洋烟祖宗所以在樓上第三十七號房間住下每天日當夜夜當日過煙鬼的生活祇是愛寶本是良家女子雖然嫁給楊信士做妾祥烟倒從未嘗過滋味而且等在楊家沒有時

常遲眠所以倒弄得身體十二分不舒服但是爲了伊醉心的意中人挨這樣的苦也不打緊的

中國人每日的生活總是少變更的所以他倆等在這兒每日依樣葫蘆總是老規矩光陰迅速一轉眼間已是一年有餘早在近處租了房子了他倆仍是魚水不離的愛着他們每天所開銷的錢都是楊信士心血所換來的但是何嘗放在他倆的眼睛裏呢後來還是愛寶目見坐吃山空將成破產之勢力勸雄文去尋些事

情做做也可補救。補救那時可巧雄文結識了一個在政界辦事的人。彼此正打得十分火熱。便託他想法子費了一筆款子運動着一個在鹽務署裏掛名的總務科長每月支取三百元的薪俸。另外還有意外入款。很夠開銷。愛寶也十分滿意。

現在所謂的大人物別的本領都沒有應酬倒沒有一個不精明。雄文既然入了政界花天酒地。一定是免不了的。夫婦間愛情的障礙漸漸產生。愛寶時常用種種法子去勸止他。却是良

藥苦口忠言逆耳。他那兒肯聽。又借着應酬的牌子。當口頭禪。深更半夜。還未歸家。愛寶的心被愛他的熱度戰勝。祇得對著一盞孤燈。靜候伊心上人歸家。才肯上床安睡。這並不是愛寶的賢慧。實在是願意爲了他挨這種苦楚。

朱雄文自從進了這應酬的囚牢以後。頓覺眼目一新。所接觸的女子們。那一個不比愛寶好。看從前愛伊的熱忱。好似遇了冷氣。一般漸漸降下。這也不能怪他。因爲男子的心本來是最會移動的。他這樣子混了不上半年。早勾搭上。

了一個堂子裏著名的素素在外面租了小房子時常在外住宿起初雄文倒還有些怕伊吃了醋日子一多便放大了膽終日不歸任便愛寶吵得天翻地覆他祇是一百個不睬不理伊也奈何他不得一天到晚將這股烏氣悶在胸中自己明白罷了。

愛寶願意棄掉了自己的丈夫犧牲了做姨太太的幸福來跟從雄文伊對於他的希望和信仰何等的大而今伊的專利品雄文被別人享用又何等的難受心中說不出許多甜酸苦辣。

又沒有親近的人祇怪自找苦吃對誰去訴說不過伊想還有線希望或者他會回心轉意也未可知進一步伊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去感化他可憐那兒有效真把伊氣得手足冰冷一口鮮血早隨着伊眼中淌出來的眼淚從口中噴將出來急得伊家中雇着的周媽走頭無路連忙趕到雄文的新宅裏去請他回來不料被素素一頓吆喝周媽仍是一個人跑回家來扶着愛寶苦勸。

愛寶臥病已有一星期了可恨雄文一次也沒

有來過這一天愛寶再也忍不住了叫周媽去叫他回來有句話說一會兒周媽大驚小怪的趕回來說道少爺已將新宅的房子退租所以我到署裏去見他誰料他們都說少爺早已辭職現在領了素素到上海去了話還未完愛寶咬緊了牙子呼了一聲狠心呀這句話的尾聲早被那嘔出來的鮮血吞沒周媽忙在枕邊拿了一方素色的手帕與伊抹拭染得那手帕點點桃花腥氣難聞

時又無主意連喚着奈何奈何五天之後眼見得愛寶就要不中用了便對伊說道少奶奶這個樣兒是不成功的趁早還是趕到自己家中去罷等在此間也沒甚道理依我的主見今天便動身我伴少奶奶到上海就是了愛寶搖着頭答道不行不行你也知道我的事情的我還有這副面目去見我家先生嗎周媽橫勸豎勸總說不要緊的祇要他肯原諒你就好丁否則仲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總是一個死字罷了愛寶一想倒也有理便答應了周媽一面叫伊

收拾收拾預備立刻動身周媽就將東西一一整好裝了幾只皮箱又將房子退下連忙去叫了一部汽車來扶了愛寶上去坐定才同鄰居們一一告別到了火車站搭了下午五點鐘的一班特別快車逕向上海而來愛寶坐在二等車裏被火車震得頭昏腦脹一陣噁心又在手帕上嘔了許多鮮血引得客們一個個都非常注意幸得周媽善於服侍將右手輕輕扶住了伊的腰否則那能坐得住呢經過了很長的時候吃盡了各種的苦楚總算在第三天後到

了上海了可憐那時的伊早已摧殘得和深秋的草木一般祇留着一口氣極力和死神爭執等到趕到家中剛進門口撲的一聲早已跌倒在地上了周媽忙叫他們娘姨去通知楊信士沒一會祇見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穿着得很樸實一步一步的從裏面慢慢踱出來輕輕問着何事等到他走近愛寶一看不禁受了極大的驚駭呼道愛寶你來了麼

又氣憤又喜歡的楊信士馬上命女僕們好生將愛寶抬到自己床上對准着伊連連呼了幾

聲竟將不省人事的愛寶漸漸呼醒。微睜伊一對深凹的星眼，現出感激和懊悔的表示。珠淚連串的直淌出來，悲慘的面容滿含着慚羞。信士呆立在伊旁邊，竟說不出一句話。不多時，愛寶將身一挺，用盡生平最後的一口氣力，竭聲嘶的說道：「信士……想不到我今天還能見你一面……你負情的賤人，本來是沒這副臉面……來見你……無奈我有句話要對你表明一聲……聽不聽由你好了……軟心的信士祇是俯着頭靜聽。伊最後的慘聲，愛寶急將袋中的重刑……不過……唉……我今日方才明白。

那方血染的手帕，摸出提給信士說道：「我所做的事情，你可向周媽問明……而我做這件事的結果，就是這方血帕……我嘔出的血並不爲了朱雄文的薄倖……實在我懊悔的是，爲了朱雄文的薄倖……是至死不悟……還有覺悟的一天……我呢，受盡了像今日這種苦刑……死了之後……在上帝面前……總免不了，還有一番更苦的重刑……不過……唉……我今日方才明白。」

……年輕的人不是個個好的……年老的人不是個個壞的……話還未完一口氣回不過來便跟了死神去受上帝的審判了。老誠忠厚的楊信士手中拿了伊的血帕愛憐和悽慘並集在他心頭覺得愛寶還是一個可憐的女兒。

◎詠桃花女郎

子樵

女郎春憩桃花下  
穠豔桃花似女郎到底  
是花還是色停驂駐馬費端詳

◎龍井僻典

紙帳銅瓶室主

茶詩清典二茶聊僧姜衍杭之仁和人布衣能詩與龍井山  
茶聞者多以爲笑柄云茶多之句之曰聞昔人有詩僻一喜  
茶愈多爲自矜其博或譏之曰聞昔人有詩僻一喜  
茶愈不能清明年當阻止君飲茶愈多贈而

## □藝術之淫

張枕綠

徐家莊上有一所國民學校是由一個本莊出身叫做徐鼎章的私人創辦的。他感於自己小時候求學之難，所以掙積得多少財產後很放精神辦這學校。莊上只有六七十戶人家，該校開辦至今八九年已有四十多個學生也可算是一種滿意的成績了。

校中各科應有盡有，不過學生和學生的家族體操的法兒是新鮮好玩的，正式列隊的操法是他們沒程序做慣的，荳工就嫌費事了，遊戲。

又嫌拘束了講到唱歌那是何等有趣的事啊！他們沒有進學堂的時候年紀還小大概是八九歲的光景趁着爺娘不防備時合了左右近鄰的兒童在一起打着頑着高興起來合唱一闋盲歌村野的盲歌是大家懂得的不過聲調各別罷了現在同班的孩子得有音樂教師的指教都能跟着琴聲唱出一致的歌調來當那全班合唱的時候各人心中的愉快湧張起來歌聲格外響亮一二年級教室中的歌聲雖然難得幾個是一致的並且感得協同的困難

但有琴聲領導他們十分準確的琴音和教師口中領唱的歌聲相和他們也就跟得上了也有幾個小學生只有六七歲乳音未脫唱時爲同學所匿笑教師却是明白公正的隨時糾督那無意識的匿笑聲那幾個操着乳音的小學生就覺得十分光榮很自興奮的逞弄小舌了暮春的下晝夕陽未盡斜光照在教室半壁的高處漸狹漸沒輕寒的風蕩入教室的矮窗學生們的精神微倦了恰巧唱歌是最末的一課大家當散課的時候先把書包包好等到上課

鈴響後。教室中的學生安守秩序。勝於禮拜堂中。信徒靜聽講道的光景。教師來了。大家熱誠向他行過鞠躬禮。後安坐如前。教師吩咐不多。幾句話後。揭起琴面試奏一曲。全室中只有琴聲。了其次。衆聲和唱。學生非常愉快。有時教師正因瑣事憂悶。在胸及聽得大眾和唱之聲。不知把憂悶拋到宇宙的那一角去了。散學鈴振響。這班唱歌的學生紛紛走出校門。他們往往瞧見校門旁的矮牆上倚着一個十一二歲的生命。怎會至今還存留着。當他六七歲時。有一個販羊的老人。到這莊上來。和姓許的畜羊人。

識他的學生。有時好事。前去推他。道：「許連官爲什麼不去當心你的羊仔細羊兒脫逃了？」他却如夢初醒。舉起瘦手。搔了搔自己的長髮。微笑走了。開去學生們嗤笑。說道：「這個窮孩子窮得發癡了！」有的說：「他原是貪懶。倚在牆上。究竟比直站着。舒適些。」

果然連官是一個窮孩子。他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誰。不知自己的家庭。在那裏。又不知自己的生命。怎會至今還存留着。當他六七歲時。有一個販羊的老人。到這莊上來。和姓許的畜羊人。

做了一筆大交易那老人寄宿一宵把一包銀子和這個連官暫寄在許家說有事須去走一遭約過三五天再來帶領這兩件暫寄的東西和成交的羊同去不料那老人去後至今未來姓許的既得價銀又得寄銀自然不去追究了只這留着的孩子太小太瘦却是一件消耗的東西姓許的沒法只得一起收留着現在可稍爲滿意了因爲連官雖不能做旁的事至少可替他牧羊分他的勞力小孩子供給是極有限的吃飽了就是穿着得不凍也夠了那姓許的

的只要他做一個牧羊人若送他到學校裏去求學豈非犧牲了衣食沒得出產了麼連官也能反對姓許的畜羊人不給他求學麼

不幸學生的話中了那好像是預言連官在有一天的薄暮時候離開學校的矮牆到他放羊的空場上收拾羊羣預備帶回去他點了點羊數缺了一頭他還疑是數錯了重又點數第二次所得的數目足證第一次的準確使他吃驚不小至於不敢歸去兀自同那失常的羊羣守

着漸為夜色所包羅的草地。確是無主義的守着他的主人來了。怒問他好端端為何不歸去。累人跑來尋找他骨都着嘴老實說了他主人打了他一頓。一手牽了羊索。一手牽了他的耳朵。回去就關在羊棚裏。

責罰不改素性。又有一天相去不滿半個月時候。也正薄暮連官稍為乘覺些不待校中散學。在適當的時候離了校門的牆。手舞足蹈的到牧羊場去。一路唱着校中正在歌唱的歌。很有七八分相像。但他更細心了。唱罷後疾忙點數。

羊數數了幾次總缺一頭。他知道災難又在目前。不覺流淚了。他的主人恰陪着一個從楓林鎮上來的朋友出來閒散經過此地見他這副形狀。問他所以自然他又從實說了他主人自然打得他格外結實些。因他是一個過犯。那姓許的朋友。無意中複點羊數。却是不錯。原來兩羊疊在一起。臥倒在她。所以弄錯了。心中有些不忍。嘴快說了出來。姓許的益發動怒。道：「原來這個孩子犯了神經病了。」又向連官的娘上加上幾掌黃瘦的面龐上。怎禁得肥大的手。

掌擊打連官大聲呼痛淚點很爽快的流下來了那姓許的朋友是知道連官來歷的就對姓許的說你供養着這樣不濟事的孩子也犯不着我把他荐到別處去罷姓許的素來信任那朋友的一口答應明天那朋友就將連官領上

鎮去荐他到一家大戶人家去當僮僕連官的新主人原來就是徐鼎章年紀已有六十多歲了從前曾在上海經理幾家大商家的事務只因近年來足上的風濕時發精神也漸衰了辭退職務來住在他新成的精舍中消

遣晚年他是愛戀故鄉風景的這個鎮離開徐家莊八里多路離開上海約有十五里正是一個適合他心理的地位他原有一個壯年僕人管理膳事並供出外的差遣又有三個老媽子管理洗衣的事情和室中器具的整理連官來了就單管器具整理的事務他很勤勞遇到能得主人的歡心他見這一家中沒有旁人除了自己應做的事外又沒有意外不勝任的役這也很安樂但他有一件事進門後的第二日就橫在胸頭狐疑莫釋原來那間最精緻的書

室中有一座漆光勻亮高與肩齊放在屋角邊。除了早上拂拭之外長套着一個漆布套的東西過了一禮拜他問老媽子那一件是什麼東西那老媽子告訴他說那是一座鋼琴他很詫異暗想琴有這樣大麼就存了一個窺探琴的內幕的念頭有一次他獨在書室中整理器具主人因為夜間貪看書冊睡得遲了還沒有起身他按照日常的慣例漸次及琴揭去布套雙手顛了他向門口望着一手扳在琴面的邊上想揭起來他早已料是一定如此辦法的爭奈

用盡氣力揭不開來他氣促了一顆心愈跳愈急他只得放手裝着忙碌的樣子連着顫手握布拭琴事後他也會自怪胆怯何以當時的氣力完全消失了呢但他不敢作那第二次的嘗試了他在琴面下的橫木察見一個小空洞也知這琴是關鎖着的無論如何是不中用的了如此他仍不安心棄置那琴後又趁當兒問那老媽子道「那座琴想很值錢但我不見主人接奏過難道琴是排飾品的一種麼」那老媽子在此已有時了此間大概的事情伊都知

道。就又告訴他道。那是小姐所愛的小姐。每逢學校裏放假歸來。每天總抽出些時間來。奏琴的。連官才知這裏還有一個在外讀書的小姐。他就熱心希望夏天來得快些。學校中放了暑假。那位小姐可歸來奏琴給他聽了。他雖沒有進過學校。却也會聽得人家說過夏天。學校裏有一個長假叫做暑假。

氣候奇熱。徐家的小姐果因暑假回家了。行李安置停當。和伊父親說了半天話。後果然就跑到琴前去揭去琴套鑰匙。早預備在手裏開琴。

試按了幾次。按取過椅兒來坐下。悠悠揚揚的奏起來了。直把那站在書室門外的連官引得心頭奇癢。幾本想衝進室來聽一個真切。他以為站得近些。嘗有更不可思議的妙處。可得領略呢。直過了兩個鐘頭。天色已暗。那老媽子攜燈進室。眼錯沒有瞧見他。小女主人才完歇了。按奏留待後細玩。蓋上琴面。對那老媽子說道。『虧你把這琴兒保護得像新的一樣。』老媽子道。『現在不是我做的了。雲小姐請你讚賞。』連官。雲小姐問連官是那一個老媽子。高聲

喚了一聲。連官如夢初醒。胆怯怯的走進去。雲小姐竟親自牽了他。手着實稱讚了他幾句。他快樂極了。這裏有更好些的琴聲。每天可以聽得他每想雲小姐是這樣和善的一個青年。人即使我進去站在琴邊看伊奏琴。伊或不致厭恨麼。但他那裏敢決定呢。他站在門外。有時還遠些。只要聽得着琴聲。已很夠了一連半個多月。有幾闋雲小姐常奏的歌曲。他理會得了。雖有一兩個繁音在長句裏頭。還弄不十分明。白。自信將來終有弄明白的一日。好得雲小姐。

奏琴的時間不足。妨礙他的職務。恰巧有一天的暮時。雲小姐和伊父親。各已浴罷。走出門去散步。老媽子隨着。那壯年僕人却正在喝酒。已有三分醉意。了連官的私欲。也不能自制。以爲這是可以一逞的機會了。就鼓起勇氣。快步走進書室。他知道琴面沒有鎖住。所以一揭就開。他就照他日常所懸揣着的歌拍合上琴去。好快活啊。倒有三四分相像。他正按得起勁。不知什麼一來。一排五六個音。都不響了。他儘管用力。兀自不響。暗想事情弄糟了。掉

轉身來往外就跑一溜煙不知去向了。

雲小姐回家不及吃過晚飯已想着伊的琴。但伊一嚇當伊按奏時知道琴的一部份已經壞了。伊想剛纔奏玩時尚好好的什麼沒一會兒就會壞了呢。伊教老媽子呼喚壯僕那壯僕早入醉鄉找尋連官連官却不見了等那壯僕醒來知已出了岔子只有自認疎忽之罪。雲小姐料是給連官弄壞了所以畏罪逃避便去告訴父親託人四出尋人一面寫信到上海造琴廠裏教派人前來修理。

尋人沒有效果三天之後却有一封快信是從上海一個瘋人院裏寄來的信面開着「楓林鎮徐佩雲君收」雲小姐拆開一看却見信上略說昨天有人送一個十歲左右的瘋孩子到敝院裏來說是在離上海三四里的野路上碰見的當經敝院執事人在那孩子身旁搜出一封已封未寄的信件下面開着「楓林鎮徐佩雲寄」字樣特此詢問貴處日內是否有瘋孩走失倘有符合之處就請立刻來院一認信末詳開着瘋孩面貌衣衫的形狀雲小姐見和連

官的恰巧相同。不免十分詫異。疾忙稟明父親。憐他果然。趁他做事有閒的時候。教他學琴。徐當日趕到上海。尋着了那個瘋人院。將那來信給院中人看了。領伊按號檢室。開門看時。那小瘋子果是連官。他見雲小姐等進去。嚇得蜷伏在屋角邊。雙目兀自呆睜着。雲小姐知道他變態的由來。好言安慰他道：「連官。你隨我歸去罷。我正在找你要教你學琴呢。」連官忽然衝前來。把在伊臂上急問道：「當真。當真？」他不瘋了。很服從的跟伊歸去！他向雲小姐竭力自表。所好雲小姐讚他又。是。

鼎章見他肯圖上進也。另眼看待他。等到女兒重到學校裏去了。也不教連官。當差了送他到鎮上一個學校裏去讀書。暗存一個念頭。看他將來如有成就。不妨就立他爲後嗣。也虧連官肯自振作。比人家加倍用功。六年之後。普通教育已備音樂之妙。出人頭地。有好多地方。雲小姐自歎弗如。了鼎章幫助他進藝術學校專修。音樂。又到法國去研究了三四年。學成回國。他只有二十一二歲。那時姓許的畜羊人早已死。

了。

聰明是大衆所喜歡的。雲小姐眼界很高。至今未嫁。伊竟存了嫁給連官的念頭。取得他默許之後。老實告訴父親。伊父親答道：「我要他做我的兒子。你却要他做我的女婿了麼？」



雲小姐對伊丈夫說道：「我們的新婚期已過三個月了。暑假期也快滿了。申江大學校長寄來的信。荐你去當陸省長的家庭音樂師。你答復了。沒有你究竟願就不願呢？兩百塊錢。一月。

的薪水總算是好出息了啊。」

伊丈夫忽然問道：「徐家莊上那國民學校中的唱歌教員有多少薪水呢？」

伊回道：「十二塊錢一個月。那與你何干？」伊丈夫站起身來。莊言說道：「我愛請你在岳丈面前。荐了我那個職位罷。」

雲小姐踏起身來。握住伊丈夫的手。似驚的呼道：「連官！你真有這個思想麼！」兩人的手緊握着。

## □ 一個無家室的人

范烟橋

我的鄉鄰是一個天下畸零人沒有妻孥的帶累靠着祖宗傳給他三百畝上上良田真合着人家說的吃不憂著不憂了但是他時常對我說這樣簡單的家庭覺得沒趣得狠我勸他自由戀愛快快活活的娶了妻生了子女三年小變五年大變不可以把你簡單的家庭複雜起來了熱熱鬧豈不有趣他連連搖頭說我

對於人生觀念狠是透明只是一個人便少了許多煩惱他們說大家庭容易起暗潮依我的眼光看去小家庭也是不得長治久安呢所以我打定主意一個人來一個人去身外的嚙嚙都不要他我說這原是大解脫的說法但是你自己不是說沒趣麼既然沒趣可要想個有趣的事兒呢他說我原在那裏想急切又是想不

起。我說。像你。那樣。無。罣。礙。無。牽。絆。只要。自。朝。至。暮。尋。些。快。活。就。夠。了。他。拍。手。嚷。起。來。說。快。活。的。東。西。是。不。可。捉。摸。的。教。我。怎。樣。去。尋。呢。並。且。在。那。裏。去。尋。呢。我。說。這。也。是。隨。着。尋。人。的。能。力。和。志。趣。而。定。沒。有。什。麼。界。域。請。你。自。己。慢。慢。的。尋。去。罷。他。也。笑。起。來。了。說。聽。了。你。的。話。可。真。是。要。快。活。了。

過。了。幾。天。他。又。來。對。我。說。我。天。天。去。尋。快。活。時。刻。刻。去。尋。快。活。但。是。所。碰。見。的。一。些。沒。有。可。以。快。活。的。地。方。要。是。再。認。真。的。尋。去。一。定。有。大。

大。不。快。活。的。厄。運。來。了。我。說。請。你。且。把。經。過。的。情。形。說。些。出。來。他。說。有。一。天。早。上。走。出。了。大。門。見。着。往。來。的。人。漸。漸。的。加。多。起。來。中。間。夾。着。幾。個。賣。點。心。的。用。力。喊。出。名。目。來。並。且。加。上。幾。句。足。以。闖。動。人。的。廣。告。話。但。是。有。錢。的。雖。來。買。他。那。些。沒。錢。的。勞。工。只。是。低。着。頭。一。些。不。顧。問。依。我。的。心。理。測。驗。他。們。心。裏。一。定。爲。了。許。多。熱。騰。騰。的。東。西。起。盤。算。只。是。力。不。從。心。不。能。嘗。一。嘗。滋。味。兒。自。然。非。常。不。快。活。了。起。初。我。見。着。形。形。色。色。人。羣。狠。有。些。快。活。的。意。思。後。來。有。了。那。

一種。誰想却又是不快活起來呢。

我說你存了平等觀。纔有這樣煩惱了。他說。不但如此。我走到市街上。去那茶坊裏面。滿壓壓擠住了許多桌子。嘻嘻哈哈。都有笑容。我想中間。自有樂地。平常不肯踏進去者。番便狠興頭的也去泡壺清茶。預備慢慢地尋些快活。不想到了裏邊。却大大失望。左邊一隻桌子上坐着五六個商人都在那裏。愁窮話苦。大概爲着米珠薪桂的大問題。批下來的東西。至少要接節交付。一半不能多欠。那些顧客。却都是欠帳要

是。不。欠。給。他。們。便。沒。有。多。大。交。易。可。做。到。了。年。底。纔。肯。歸。還。不。幸。氣。還。要。拖。宕。過。年。有。什。麼。利。益。可。圖。呢。並。且。房。價。沒。命。的。漲。上。去。雜。捐。又。是。一。些。不。能。短。減。真。是。成。了。四。民。之。末。了。這。一。番。議。論。難。道。聽。了。可。以。快。活。麼。後。面。喝。茶。的。是。兩。位。私。塾。先。生。他。們。因。爲。沒。有。改。良。的。能。力。所。以。只。能。保。持。舊。有。的。位。位。只。是。爲。着。學。費。大。人。家。都。把。子。女。送。上。學。校。了。就。是。孩。子。們。覺。得。親。戚。鄉。隣。家。小。朋。友。講。起。學。校。裏。的。快。活。也。要。逼。着。父。母。給。他。掉。到。學。校。裏。去。還。有。那。些。氣。餒。千。丈。

的教師們信口批評許多的不合總說是貽誤子弟那豈不是要斷絕了生路麼又不能起卦拆字騙人家的錢要是出汗做工却又沒有本領倘然真個有經費把教育普及那麼私塾便不能保存了說到這裏我聽了正在納悶忽的樓上起了很大的聲音大家不約而同的立起來探望那樓梯上走下一個少年來奔到街上喚了巡警一同登樓不多時一起四個人隨着巡警到警察所去了細細打聽原來有一個佃戶欠了那少年的租米催了十多次只是沒有

錢今天對着少年說了幾句憤激挺撞的話因此惹怒了少年便先要罰他一回違警律了不想片刻之間起了大波瀾覺得人生真是沒有一些生趣那裏還有什麼快活可尋呢我便付了茶錢離開茶坊

我聽得人家說『三杯和萬事一醉解千愁』想起來那青帘下面綠燈旁邊自有許多快活資料有時節見着街上走過搖搖幌幌的醉漢面上全罩着紅雲嘴裏咂噠着見了相熟的便嘻嘻哈哈的打趣可是那溶溶漾漾黃澄澄碧

悠悠的水酉兒一定有引起人家快活的能力。所以我便想去嘗試一回。雖是一些沒有酒量。但是不妨新立酒壁在酒漢名籍上添個新主顧。或者中間可以得些快活也說不定。迤邐走去了。倏的一陣酒香從前面吹過來。便覺是狠對脾胃。走過三家便是一所酒店。踏進門來。揀定座頭坐下。要了一壺紹興酒。二碟瓜菜。淺斟細酌。覺得那一種熱騰騰酸辣辣的酒性。狠是舒服。並且提高了許多精神。不覺陸續喝去了三壺。知道再喝。便要醉倒了。現在已經有了五六。

分醉意。留神站起來。正要走出店去。那門口桌上坐着一位中年的破落子弟。喝的酒太多了。在那裏發性。却把他幾十年感受的牢愁一件件整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陣心酸。便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了一堂的酒友。見了那種情形。有的替他惋惜。有的譏諷他墮落。都爲了他停杯太息。我也頓時把一肚皮高興消個淨盡。想他來喝酒的目的。大概也是尋快活。怎的快活。沒有尋到。却碰見了許多煩惱。可見喝酒也不是真正的快活呢。

我想在這樣狹小的市鎮上除掉茶館酒店兩處是公共娛樂場以外還有什麼快活的地方可以找尋呢聽見了人家拉胡琴唱皮簧似乎狼自在我也如法泡製在家裏頑着伊伊啞啞不成腔調十分討厭便拋去了後來想不如自己說你的神經分外靈敏又是富於感情所以無論什麼不相干的事一射到你的耳邊眼前便要起了不相干的牢騷你所說的幾回事差不多是天天有的並不十分特別與你全沒干係你儘可以自樂其樂不必去管別人的境遇要是你這樣處處用心不是尋快活簡直在那裏尋煩惱了並且神經過分刺激難免要發癡呢依我的意見不如閉聰塞明一些不要動心認爲可以快活的輕便事兒我總是三四天熱渡一過便生了厭惡了因此我也覺得無法可

想。

我說你的神經分外靈敏又是富於感情所以無論什麼不相干的事一射到你的耳邊眼前便要起了不相干的牢騷你所說的幾回事差不多是天天有的並不十分特別與你全沒干係你儘可以自樂其樂不必去管別人的境遇要是你這樣處處用心不是尋快活簡直在那裏尋煩惱了並且神經過分刺激難免要發癡呢依我的意見不如閉聰塞明一些不要動心認爲可以快活的輕便事兒我總是三四天熱渡一過便生了厭惡了因此我也覺得無法可要是環境生了變動你只是退一步想譬如你

見了人家窮得衣食不給。你可以想比較狗或者好一點見了勞工的辛苦。你可以想比較魚肉或者勝幾分。再淺些說跌了一個筋斗豈不是痛徹心肺麼？但是譬如跌斷了手足究竟還是痛苦得多呢？古人說：「知足不辱。」我說是要痛苦得多呢！古人說：「知足大樂。」對不對請你換了一種方法再去試驗一回那位朋友點點頭似乎有些覺悟的走去了。過了幾天他忽然狠興頭的走來說：「你的法兒狠靈只是把活潑潑的正誼強制捺住狠是費力呢。」

吾邑某女學校長某女士者素持多夫主義穢迹昭彰恬不知耻其正式之夫婿某固非鬪茸者流然亦無如之何女士自署其名曰「夫男」甚不可解懸揣之殆爲男子盡可夫也之義余友嘗戲嵌其名爲一聯乘帖貼其門次日即被撕去聯云「夫妻反目男女構精」亦可謂惡譏矣。

◎快活先生傳

葉秀山

紛。蘆。餘。薩。也。有。先。笑。不。顧。樂。鄉。中。有。快。活。先。生。焉。觀。其。形。團。團。其。面。便。便。其。腹。聽。其。言。滑。稽。談。諧。瀟。酒。風。流。察。其。紛。歡。卷。每。先。屈。非。人。間。堯。舜。不。惡。人。間。桀。紂。渾。渾。驅。驅。優。游。卒。歲。日。以。如。竇。之。口。宣。講。其。快。活。學。博。人。負。笈。而。行。將。日。無。沼。羅。之。投。賈。生。無。費。志。之。恨。然。有。異。於。薄。于。髡。之。笑。中。快。活。經。致。忘。寐。食。著。快。活。村。學。校。於。其。鄉。專。教。莞。爾。淺。笑。忘。憂。解。悶。等。學。鄉。間。子。弟。咸。掩。口。笑。刀。可。笑。凡。亦。胡。百。善。刀。可。笑。焉。歡。行。

□ 東方亞森 青頭黨

俞慕古何樣齋合著

四月十一日上午十點鐘光景魯賓訪友經過進去魯賓一壁走一壁想道很多的美人都願麥賽而歸爾路瞧見四十八號大門前站着一個二十二歲的女郎出落得芙蓉其面楊柳其腰魯賓原有偷覲婦女的奇癖現在見了這一個等一的女郎益發歇了腳目灼灼望着伊嬌媚了這個女郎才稱我意生得花容月貌賦媚嫋娜那顆秋波似的眸子又何等多情假使有一天嫁我也是我魯賓的幸運呢但是伊方才發笑雲都不霎那女郎看見魯賓對伊出神兩的一笑笑中帶苦簡直是表示伊心中包含着無限的憂慮論到伊的年齡正如三春花木活頰上不由的蓋上了一層紅雲驟然一笑退了。

濶濶地時代。不該有這種現象呀。奇怪得很。其中定有不可思議的隱情。關伊禍福的魯賓呀。你既然有娶伊的妄念。該去探個明白。暗中助伊一臂之力。魯賓這樣的自問自答。一股好奇心。蓬蓬勃勃的興發起來。便決計要去探訪。一遭喫過晚飯。換了灰黑衣。戴了避光帽。著了橡皮鞋。叫了部街車。直駛到麥賽而歸路。四十八號門口。跳下車來。那側門還虛掩着。輕輕推開。捱身進去。走過花園。是三間正屋。都沒有燈光。推進中間的一間門。直走到庭院裏院的。

東側一間。是休憩室。開着一盞不甚明瞭的電燈。那女郎同着一個中年婦人。坐在楊妃榻上。魯賓瞧那婦人的年貌。就知道他們是母女。二個女郎。刻刻注視壁上的時計。却強制鎮定伊的態度。和伊母親有笑有說。然而魯賓的目光。何等銳利。見伊笑不自然。語無倫次。早料伊禍事。迫在眉睫了。暗想做人子女的。就闖下了彌天大禍。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總要告訴他。最慈愛的母親。求他彌縫遮蓋的這女郎。竟熬着痛苦。守口如瓶。顯見情跡離奇。難測了。那時女

郎說道。阿母時候不早了。我很覺疲倦要去睡了。伊母道。你去罷。你父親出門的時候說定十一點鐘回來。還有一個多鐘點咧。你不必伺候他了。女郎才道了聲晚安走出門來。轉了個灣。扶着梯子蹬蹬上樓回到東邊的臥室裏。魯賓躡手躡腳溜進去。女郎在牀前的圈椅中坐了下来。雙手支住了粉頰。一回皺眉。一回搖搖頭。隔了一刻抽開桌屜取出一封信來看了好幾遍。長吁短嘆。丟在桌旁。再看看手錶。身軀不住的亂抖。伸了個懶腰倒在牀上翻來覆去。魯

賓見伊這副神氣可憐極了。心裏越發詫異起來。一手取過桌旁的信仔細看了一遍。

秦芳明女士。陸仲禮是你父親物色的佳婿。就是你的未婚夫。你敢將他給你的定婚戒指和巨萬價值的寶石另贈情人。一則私授家產違逆父命。二則偷雞摸狗不知羞恥。幸而這二件東西落在我手。尙未洩露。你今晚十二時須要等候在你家後院大楊樹下。和我解決一切。就可交還你的。如其失了約。那麼我也不能容情了。我只要一舉手。你的

名譽。你的性命就要危險了。到那個時候。莫怪我言之勿預呢。

東方亞森羅蘋白四月十日

魯賓看罷信。想到約期在目前。禁不住替伊捏

着一把汗。伊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兒。怎能承受這惡魔的捉弄。我知道伊是一個好女子。定是這惡魔盜了伊這二件東西。假冒我的名字。欺侮伊。還要破壞我的名譽。手段倒狠毒呢。偏偏撞到我自己手裏來。教他吃些虧。才知道我。不是好惹的。雖是芳明羅敷有夫。我救了伊出。

險伊的夫婿。定要重重謝我。我的仇也報了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呢。於是掏出一張夫士紙。一枝自來水筆。立刻草就一函。和那信同放在桌子上。慰藉伊的芳心。

秦芳明女士。鑒我確是東方亞森羅蘋魯賓。昨天寄給信。你的自稱東方亞森羅蘋實係。惡魔冒了我的姓名。特來和你爲難到了。十二點鐘。你儘管前去。和他會晤。看他怎樣。要挾再行斟酌。暗中自有我替你保護。决不使你受苦的。再者。自後通信署名魯賓。否則必

爲假冒的惡魔請注意。

魯賓即刻

魯賓安放了信。伸起左臂瞧了瞧。手錶已到十點十分鐘了。摸摸索索走到後院那株大可合抱的楊樹孤立在東面短牆脚下。距離楊樹右邊三尺多的地方種着幾棵芙蓉。微微的風吹得花枝一晃一晃的亂搖。他分開了花枝躲藏進去。等候動靜。暗想惡魔的信要挾芳明。不外財色。二端正想着。陡見一個黑影從牆上跳將下來。漸漸兒走到楊樹下面。呆呆立着魯賓。一眼瞧去。那人身軀肥胖。穿着元色哩喨西裝。

青頭黨

戴着假面具。不覺怔了一怔。暗暗納罕。這個明明是陸仲禮的叔父。陸義華。仲禮是我的朋友。他曾介紹他叔父和我相識。雖是喬裝。難道我瞎了眼不成呀。奇了。他是鄧銅山般的富。斷不是爲財。柳下惠般的性情。斷不是爲色呀。奇了。我魯賓自知何等機警。今天也弄得惝恍迷離了。此時女郎已直立在惡魔前身。顫微顫恰似死神臨頭。專待裁判的一般。義華先發言道。芳明女士。你肯踐約。足見聰明多智。女道惡魔和你往日無冤。今日無仇。平白地來陷害我天也。

不容。你的義探懷中掏出黃瞪瞪的戒指光閃。閃的寶石。指着道女士且慢動怒。你瞧這不是。你犯事的證據。倒是什麼。女瞧見這二件東西。全身發抖道。我就犯事。也不干你的事。何苦要。你來逼我呢。義道。女士休要着急。你做的好事。我探得明白。這二件東西。落在別的手裏。早已鬧出亂子來了。你的性命未必保得到今日。就是你父母不忍害你。你還有面子見人嗎。現在你要好要歹的操在我掌握之中。我想和你訂一項條件來交換。你如願意的。我也永不洩露。

你的劣跡。女嘆道。上帝自知我心。然而物在你手中。所說條件。不過我的金錢晦氣罷了。你要多少就給你多少。義冷笑道。金錢呢。我不愁吃。也不愁穿。簡直說一句。比你府上的財產還超過幾十倍哩。女急道。然則你究竟要……義道。我所說條件。並不要女士破鈔分文。還可以享受很大的利益。實是推重女士。尊敬女士。女士才幹我情願犧牲讓與女士。將來本黨發達。你可知我是青頭黨的首領呢。因爲欽慕女士誰不感激女士。諒來女士也極願意享受尊榮。

快樂的女道。那麼你陷我做不法的勾當萬難。承認請你諒解義道本黨的勢力很大軍界政界商界學界都有本黨黨員混入黨所滿佈各地奉你做個首領也不辱沒了你但是人各有志女士不願爲本黨効力我也不能强迫你的我明日惟有露布你的祕密說罷氣憤憤地要走了女道請你慢些休要着急這樣重大的仔肩我的才力實難擔當你又逼着我一時承認委實決不下求你寬限幾天容我商量起來再答復你罷義道這話有理就展期一天罷女道

太覺急促一星期可以麼義道不行不行女道但是再寬展些才是義道女士既這樣說我也不得不周全展了二天再展是萬萬不能了到十三日這個時候仍在這裏答復倘然女士失了約我是不能恕你的可莫怪我的利害呢女諾諾連聲退了進去魯賓緊緊隨了義華跳出牆來經過白爾路轉入喇格納路一百零五號酒排間門前停着一輛汽車義跳上了車風馳電掣的向東去了魯賓飛奔追去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追到格洛克路口看看那汽車將要

看不見了。可巧路旁也有輛汽車停着。不問三七二十。一脚踏上車開足機輪趕上去。只見那車折到愛來格路轉西過維爾蒙路。仍舊回到喇格納路。方才停車的地方歇了。魯賓又好氣又好笑。那廝恐怕有人隨他。故意開了車兜一個圈子。憑你恁地狡滑。終逃不了我的眼光。瞧見義華下了車。踱進酒排間。魯賓更不怠慢。急忙趕上去。四面望了一回。那裏有義華的踪跡。扭轉身來。忽地見一個人在左側白牆間拉住牆上一隻白銅掛衣架。牆中頓然開出一扇。

小門來。那人向裏去了。門就關上。才明白這裏是青頭黨所。那白牆並不純粹是牆。中間做着一扇機關門。拉了銅衣架便可開的。他也如法泡製走了。進去門的裏面有二個黨員看守着。見魯賓進去。說道：「青你來何晚呢？」魯賓知是他們黨中的口號。回答差了狐狸尾巴。就要顯出原形。吃他眼前虧。忙也答道：「青你來何晚呢？」先前進去的那個黨員走的還不遠。匆匆跟上去。走到廊房的中間廊旁。豎着一枝銅柱。黨員用右手按了一按柱前的地板。忽地開了三尺闊。

的一個地洞下有石梯沿了石梯跑下去一條。有才幹的女士姓秦名芳明就是我的姪媳。在十碼長的長街旁邊也有一枝銅柱。黨員用左手抽了一抽上面的地板便合了攏來走完長街右方蓋着一座很高的會議廳三五千個黨員靜悄悄地坐着魯賓在空位上坐下了隔了一回義華登壇對着衆黨員兩手舉了一舉衆黨員忙不迭還了禮義說道本黨深賴諸君毅力進行勢力日漸擴張又蒙諸君擁戴我充當首領已經一年了自問一毫都沒有建樹很覺慚愧現在我廢了多少心血物色了一位極

是交際界中一顆明星跳舞會咧音樂會咧演說會咧義賑會咧請到了伊才有興味才有風光我自願退避賢路請伊擔任有了這樣才幹的首領將來的黨務自然還要發展得多哩再隔三天伊肯否就任便有確切的答復了諸君到十五日晚上到會聽我報告罷衆黨員乃拍手歡呼三個一淘五個一羣退出廳外魯賓隨了各黨員經過大廳轉轉灣灣走了好幾百碼的地窖從石梯上退到外面却在羊尼橋路

的一片大荒場上不由的佩服黨人佈置的慎  
密周詳不是我這一來誰能窺破他黨窟呢便  
雇了一部黃包車到霍泌蘭路六十九號闖將  
進去扭亮了電石燈拿出了百合鑰在各室裏  
找了一回走到樓上祕室裏的藤榻邊鋪好了  
被窩躺了下來隔了十分鐘樓梯革蹬蹬一陣  
嚮魯賓知是他來了擯息靜氣動也不動室門  
得的一嚮呀然開了人踱進了門開了盞電  
燈除去假面具現出很高興的樣子道仲禮你  
還要和我作鬥嗎我陸義華誰也敢來惹我你

這小輩不量輕重要想在太歲頭上動土今天  
你的未婚妻進我圈套了你還敢猖狂嗎說罷  
一陣子獰笑從懷裏掏出戒指寶石藏在保險  
箱中鎖好了箱門退到室外關上門得的鎖着  
去了魯賓瞧得清清楚楚聽他腳聲去的遠了  
骨碌起身開了保險箱門取出了戒指寶石藏  
在懷裏換了假的存放原處還檢出他的。一張  
黨證仍關了門回去休息了。

到下一天的晚上魯賓去探訪仲禮可巧走到  
霍泌蘭路忽地瞧見一影竄入六十九號魯賓。

也。急。忙。跟。進。去。只。見。客。室。中。燈。光。熒。熒。義。與。仲。  
禮。怒。目。相。射。義。道。黑。你。如。從。我。的。話。我。當。給。你。  
一。個。重。要。的。職。司。仲。道。青。不。行。不。行。你。休。要。甜。  
我。義。道。黑。你。不。願。聽。我。我。也。不。能。相。強。三。日。之。  
內。給。你。些。利。害。看。你。還。敢。放。肆。然。而。你。究。竟。是。  
我。的。姪。兒。我。終。不。忍。使。你。受。禍。還。是。從。我。的。好。  
仲。道。青。你。休。誇。張。我。難。道。怕。你。不。成。你。休。夢。想。

轉。灣。抹。角。到。徐。家。匯。路。南。岳。廟。仲。從。旁。邊。側。門。  
裏。進。去。魯。賓。跟。在。後。面。進。了。門。也。有。二。個。看。門。  
黨。員。把。頭。一。拍。他。急。忙。也。一。拍。走。到。大。殿。衆。黨。  
員。早。已。齊。集。只。見。仲。登。壇。各。各。行。過。敬。禮。仲。發。  
言。道。本。黨。與。青。黨。勢。難。兩。立。青。黨。首。領。宣。言。在。  
這。三。日。裏。要。傾。陷。本。黨。諸。君。既。願。投。入。本。黨。自。  
當。爲。本。黨。竭。力。服。務。慎。防。奸。細。混。入。本。日。起。每。  
晚。集。會。一。次。報。告。消。息。諸。君。須。要。早。些。到。此。不。  
可。有。誤。衆。黨。員。起。立。道。了。聲。遵。首。領。吩。咐。紛。紛。  
奧。妙。緊。緊。躡。了。仲。禮。再。探。黑。頭。黨。的。祕。密。一。路。  
向。側。門。裏。散。出。去。了。仲。禮。見。衆。黨。都。退。了。推。開。

夾牆走入。墜道曲曲折折。直達他住宅的祕室裏。坐了一回。出室去了。那知魯賓早已跟了進來。

等仲禮去了。檢察了一番。袋了黑頭黨中緊要的各種文件。從容歸去。預備擒拏兩黨。首領的計劃。

義華限芳明答復的那天晚上。魯賓趁了街車到麥賽而蹄爾路。其時在十一點半鐘。走到芳明的臥室外邊。一眼瞧去。只見伊玉容慘白眼皮上淌下淚來。一回坐了。瞧瞧手錶。一回站立起來。雙手捧了那顆芳心。魯賓非常扼腕不忍。

再看了。急忙拿出一封信來。溜到室裏。放在桌上。

上。

芳明女士。鑒惡魔的狡計。我已探得明明白白。自沒有一毫的遺漏。現在約期已到。你還不去。會他要等到什麼時候呢。你不必傷心發急。權且允他的要求。不要露出絲毫的悲容。吃他看破。你存心作偽。并要向他說明自己。還要整理一切事情。教他去預備。交卸手續。十七日是黃道吉日。就在那晚就任。須要他備車來接。你照我的話做去。休生疑慮。我自

有妙法帮助你的时候到了快些赴约去罷。不再多說了。

魯賓即刻

魯賓留信之後匆匆跑到後院。義華已守候在大楊樹下了。他揀了一塊隱身的地方。靜聽他們談判。不多一刻芳明慢慢地走到義華身旁。顯出很歡喜的面貌。義道女士今天可作切實的答復了。女道我盤算了好幾天。覺得你一片誠心。戴我不但可以保全我的名譽。還可以享受榮譽呢。十分感激我若推委不就。別說我的名譽要受損失。就是你的面上也實在過不去。

專心爲黨中奔走。効勞你也。先要把交卸的手續預備妥當。然後我接手起來才不致茫無所措。十七日是個黃道吉日。就在那晚十二點鐘接任。煩你備好一部汽車。義含笑道女士允了我們的請求。我們黨中覺得很爲榮幸。女士所命。那敢不遵。戒指寶石等你就任後再奉還。我去了。再會罷。掉轉身來飛也似的去了。魯賓暗暗好笑。也歸去休息了。芳明回身入室。才踏進門口。不知被甚麼東西絆了個倒栽葱。一手

却摸着一個紙包。回頭一瞧，方知綁了石子。回到臥室，把紙包打開一看，便是一隻戒指，一塊寶石，喜得樂不可支。再看紙包上寫着道：

芳明女士鑒：你十七日要結婚了，這二件東西，是你未婚夫給你的。你不帶過去，你夫婿豈不要疑你嗎？所以我特地替你盜回的。

十六日晚上，仲禮接到一封信，念道：

仲禮賢姪鑒：你的才識出衆，真是少年英俊。十三日晚上，你到我家裏的時候，可巧我喝醉了酒，把你冲撞得賭氣走了。事後很悔，孟浪。

芳明看了，很感激魯賓。暗中幫助，又出力盜回重要的東西，便望空拜了幾拜，也算報他的大德。又想他已替我把這東西盜了回來，應該安

魯賓

我想兩黨並立，勢力分散，發達就難了。不如歸併為一，合力進行。況且你我是叔姪，何必

爭長競雄。你有面子。也不算甚麼希奇。我有面子也未必添了風光。吃人暗笑罷了。所以

१०

義華手啓十六日

仲禮念完了信喜歡得了不得到明天一早起

身。叮囑。汽車。夫備好了。車輛。洗過。臉。喝了。杯。牛。  
奶。瞧瞧。時計。已七點半了。卽忙。登車。趕到。監。維。  
萬路。二十七號。走進。第一辦公室。等了。半個鐘。  
頭。還不見。義華。到來。立刻。寫了一封信。教僕人。

倪維恩送到叔父家裏須要親手交付叔父的  
維恩唯唯答應送到義宅義正在閱報室裏看  
報維恩雙手呈上義拆開讀道

義叔尊鑒。我願意兩黨歸併，合力進行。我已等在監維藹路二十七號第一辦公室和你老商酌辦法。請你老即速光降。是禱。

姪仲禮上郎刻

義華讀畢了信，蹠蹠腳，捋捋鬚，得意洋洋，對維恩道：「知道了，回復你主人，我本要來了。」維恩便跑回稟知仲禮。義華隔不多時，來了仲道、青勞。

你光棍抱歉得很。義道黑。你能悔悟。我很喜歡。有什麼抱歉不抱歉。仲道青。你要我投誠。並非難事。請先與我角力。你苟勝我。我便投誠。你倘然我勝了你。你要投誠我的方才公允。義怒道。黑。你甜言誘我來。有意要和我決鬥嗎。仲笑道。却有這個意思的。義頓時一把無名火直冲到九霄雲外。捐拳捋臂對準了仲禮打將過來。仲禮不忙不慌。掀起牆間的活板跑進去。騎在地上的。一隻木馬背上。那牆外的地板忽地沉了下去。義猛吃一驚。不提防伸出一隻大手來。

把。抓住動彈。不得。仲禮下馬。拿他緊緊縛了。用左手。在大手臂上。按了一下。大手便縮了進去。地板也升了上來。囑僕人帶他到拘禁室裏看。守着鎖好了辦公室。走出大門。上車回寓預備。結婚去了。到了晚上十點鐘。秦家送過芳明來。和他行過結婚禮。新夫婦倆同坐了汽車。直開到監維藹路二十七號。歇下手。挽手大踏步進門。到第一辦公室裏。正中擺着一隻寫字檯。檯後放着二張靠背椅。仲禮在上首坐了。教芳明坐在下首的一張椅上。早有二個僕人進來伺候。

候。仲禮吩咐他提出犯人來裁判。芳明見着仲禮離離奇奇的動作摸不着頭腦。兀自望着他。發獸不多功夫。僕人牽出二個犯人來。一個老的約有四十多歲。一個少的約有二十一二歲。芳明瞧瞧少年又瞧瞧夫婿。覺得二人的品貌。一般無二。嚇得像刺蝟般的圓了攏來。氣吁吁的微顫道。糟了。伊夫婿道。我愛且慢着急。我何曾是你原夫。陸仲禮我便是大名鼎鼎的東方亞森羅蘋姓魯名賓。你可知道嗎。說着除下假面具露出真面目。三人各各大驚失色。芳

明更加着急。頓足哭道。你冒我夫婿欺我。我是萬萬不願意的。站起身來要跑了。魯賓哈哈大笑。按住芳明道。女士。你且坐下。慢些動怒。等我宣布了你原夫的罪狀。你如不願嫁我。我决不委屈你的。再走未遲。芳明才止了哭。坐了下来。魯賓指着少的一個犯人說道。這個就是你原夫。陸仲禮那個老的就是他的叔父。陸義華。他們都是無惡不作的青頭黨中堅份子。後來叔姪二個生了意見。仲禮另行組織了一個黑頭黨。專和青頭黨作對。義華氣得發昏。章第十一。

於是搜心剝膽找出個很毒的計策盜了女士原夫仲禮給伊的定婚戒指及寶石冒了我的名義硬說女士行爲不端要挾伊擔任做青頭黨首領作爲交換條件否則捏造謠言斷送伊的名譽這個計策何等利害女士若沒有我這

盜的戒指寶石早已被我換了贗鼎收回原物繳還女士了義華聽了這話面上現着疑惑的樣子似乎不甚信得過魯賓一手握起了芳明的手一手指着伊指上的戒指給他看了再說伊拿出寶石芳明此時知道伊原夫的劣跡極願意聽魯賓的話了忙不迭從袋中摸出寶石一使伊號召女黨員擴張聲勢二使仲禮得了信息自然伏伏帖帖投誠他了黑頭黨當然不能成立他的氣憤也可以平了這是我天天追隨他們背後偵察得一點沒有錯誤的義華所

上。午。八。時。到。監。維。藹。路。二。十。七。號。第。一。辦。公。室。  
商。議。我。化。裝。了。義。華。等。候。着。仲。禮。坐。着。汽。車。來。  
了。以。後。我。請。他。坐。在。沙。發。中。原。來。這。隻。沙。發。裝。  
配。着。機。關。的。坐。下。去。觸。動。機。關。沙。發。立。刻。緊。  
緊。的。夾。攏。來。誰。也。掙。脫。不。得。因。此。仲。禮。吃。我。拏。  
住。了。監。禁。在。密。室。裏。我。就。急。忙。假。扮。了。仲。禮。寫。  
了。封。信。托。維。恩。送。到。義。華。手。裏。義。華。應。我。信。來。  
了。我。故。意。挑。撥。他。發。怒。蹴。動。機。關。也。受。了。縛。折。  
回。來。預。備。婚。事。至。於。這。椿。婚。事。的。成。就。可。是。奇。  
怪。我。本。有。娶。芳。明。的。妄。想。後。來。探。知。是。仲。禮。的。

未婚妻仲禮是我的朋友我便消滅這個心思。  
願意代仲禮衛護夫人等到探明仲禮也是賊  
黨不忍見芳明陷到賊黨的手裏就是芳明知  
道了未婚夫是個賊黨想來也未必願嫁他的  
那時我不客氣了趁此機會冒了仲禮到秦宅  
對芳明的父親說我將要遠行了因此我急急  
的擇定本月十七日晚上十時要結婚了伊父  
信以爲真便答應了所以今天晚上就和芳明  
女士結了婚再到這裏來裁判你們二個賊黨  
使得芳明女士也知道其中的奧妙你們想想

我幹這件事有趣不有趣滑稽不滑稽芳明女士你情願嫁我麼芳明正聽得出神暗暗裏感激他這麼一來我可不致陷入賊黨了被魯賓這一問不由的抱住魯賓接了一吻說道我很感激你只是你替我取回的東西不該丟在地下弄我跌個倒栽葱魯賓微微地笑道這是我給你一個暗信你的夫婿換了人了況且不是教我這一跌怎知我一片誠心的愛你呢芳明啐了他一口臉上紅了起來魯賓又道義華！仲禮！我的辦公室實是禁錮室現在你們的

黨證都在我手裏還要狡賴麼仲義同聲說道魯賓先生真是神人了我們下次不敢再鬧亂子求你寬宥罷魯賓道你們這等狡滑不吃些苦下次還要肆無忌憚哩但是我和你們是朋友之交所以減輕一些你們的黨會解散也罷不解散也罷不干我的事以後倘然再要惹我不再撲滅你們也不遲現在科罰你們七層有梯徒刑綁禁六小時着僕人執行仲禮當堂立退婚據戒指寶石充作送給我愛的賀儀仲禮只得唯唯答應寫好了退婚據簽過押呈上魯

賓僕人押了仲義二人行刑去了。魯賓和芳明倆卽刻坐上汽車開到南火車站搭了夜快車。

赴杭州去度蜜月了。

魯賓到杭州三天後瞧見上海新聞紙上登着一段新聞忙喚芳明過來念道：

法華寺防兵史嚴司昨天（十八日）早晨起身在寺場上行呼吸運動忽地聽見喊救命……救命的聲音這聲音好像在空中發生的他便抬頭瞧去看見法華塔第七層的柱上綁着兩個人匆匆上塔解了綁押到營

兵士上來救了我們說罷可巧走進個兵士  
來是認識他們的證明他們確是陸義華叔  
姪兩人營官纔釋放了他們啊這種強徒弄  
不到錢判他一個怪刑罰真是滑稽至極了。  
魯賓夫婦倆看罷這段新聞軋軋笑得肚子  
作痛芳明更拍他的肩罵他太惡作劇了。

昔聞友人述一打字詩云「十字蹊蹊路  
不齊馬蹄南北與東西高山不見山峯在  
手筆一片殘花着地飛」意頗雋永未知何人

海容

夏夜納涼余祖母述一故事頗堪發  
噱當鴉片之役英軍至鎮江時橫暴  
無道多所殘殺時有一近視者自遠  
處于于然來遙望英軍卒然不能觀  
况值夕陽西下光耀雙睛彼亟舉右  
手遮之英軍不知誤以爲行敬禮也  
大加優待此近視者竟得免禍

羅灑華

## □秋月庵

鄭逸梅

爆竹聲聲金吾放。夜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之家余九人者均與交好。柳門謂過門不入。秋非元夜之景象乎。是夕飲於友人家。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同儕有發起步月之舉者。衆皆贊同。之於是聯袂而出。預算須走三橋。因指定某。某處循舊例也。計共九人。紫簫章君。仲藁王君。硯詒楊君。公壽尤君。士樞韓君。柳門邵君。仲賢叔。美朱君。昆季及余是也。至半途經友人陸秋賓。

孟嘉舉杯茗於手。沈吟片刻曰。我今述一事。非以善談故事。稱於是衆人。合詞曰。元宵無以爲。遣願。孟嘉先生談一已往事。我儕洗耳聽之可乎。孟嘉則不辭而應曰。諾。

纏綿之艷迹亦非怨曠之哀情乃一操守不終之讀書人可爲後世警戒者也諸君願聞之乎

則皆曰願之孟嘉曰四川遂甯縣章涵秋學士以章一榜孝廉不敢下遂客令耳

者前清乾隆時人以投和珅門下得驟貴性本風流倜儻惜乎熱心勢利以名士始者以奸黨終身敗名裂可慨也我且一一述其歷史諸君

當亦嗟惜之矣

先是章中本省鄉試一上春闈不第卽絕意進取授徒家鄉隱居山中吟風嘯月頗自得也有勸之上者則以乏資對蓋家赤貧一妻恆寄

食母家也設館在寺中寺本僻靜僧亦俗不過相對寺本少人有頃卽習僧名墨慧號亦愚廣東之南海人曾讀書爲秀才以代人鳴不平事爲貪吏所黜家又連遭數喪遂憤然祝髮入空門至是見章所爲文奇之曰子必非久屈人下

爲餽。口計覓一醉。猶不易。然且耐之。不欲妄干人。（觀其口口言窮。即是毛病。乃言不欲妄干人。實則無有干處耳。非不屑干也。）所患不達耳。甯有揚眉吐氣之後。反喪其所守者乎。言殊不合理。僧曰。天下事固有出人意外者。不可以常理論也。子果能不食言。今冬我偕汝北行。一切行李。我供其困乏。何如。蓋明年適逢禮闈也。章意其妄漫應之。

時方夏初。居半月。僧去菊花時節。忽又來出。橐中金示。章曰。可辦裝矣。問何所得。此日本募集。以修某寺。今姑先成子功。名然後結香火緣。未爲遲也。我前寄存某禪友處。今特取來。往返又三千里也。章出不意。心大感動。拜謝其德。且曰。他日富貴與子共之。僧曰。無爲是言。貴達後。當不失本心。圖報國耳。章作而曰。是誠然是誠然。不敢不惟命。

壽誕獻文極訛頌時僧住秋月庵其方丈年八十餘以衣鉢傳之自是絕迹不相過從蓋僧初

猶力諍後以無如之何故與絕也章數遷至內閣學士招權納賄門庭若市爲和珅得意門生甲第連雲賓客滿堂極一時華貴矣

一日僧忽登門請見章急延之入蓋雖同居京師而彼此不相見者已五年矣僧曰故人來此無他有最後之一語貴公子能乞爲弟子則於願足矣章曰老友盛德未有尺寸報我意勸公蓄髮同享富貴乃欲掣小兒去小兒方當讀書

勉以上進此則所不願聞者僧笑曰我去矣挽之不留

又數年和珅敗諸好黨遣戍削官有差章死於戌所僧卒爲其子剃度皈依佛氏云當章盛時僧住秋月庵極清苦有知其事者曾投詩於章爲兩兩比較語其詩爲七律一首孟嘉述至此並誦其詩此去年正月所聞者惜余記憶力弱僅記中四句云梨花百斛春風第松雪一瓢秋月庵豪飲爭喧拇戰北清修枯坐手和南其起結四句則已忘之矣

## 碧海沈冤記

張子樵

朔風襲戶。冷雨敲窗。半天陰霾濃黑。如墨。檐前兀坐窗前。以手支額。黯然泣下。泣之不已。繼之凍鵠危立於枯枝之上。縮脰斂翼。寂然無聲。一

以嗚咽其音之哀。有如三秋斷雁。午夜啼鶯。聞之者無不感入心脾。酸透鼻觀也。

歲闌僅兩日也。惟時室中有一少婦。粉澤不施。季冬天氣容易黃昏。少焉暮笳徹野。暝色籠窗。雲鬟亂挽。縞衣素面。如映雪梅花。冷豔孤芳。迥非凡卉。俗葩所能彷彿。然而華容慘淡。興致頹唐。眉黛間似含有絕大之隱。痛而無可告訴者。

暗地獄而此室中少婦。方斜倚銀缸。低沉翠黛。一副淚容。映照於一粟半明半滅之燈光下。作

慘綠色亦作敗灰色誠不啻爲地獄中之一怨鬼俄而一垂髫稚子蹈舞而入天真爛漫憨態可掬直撲少婦之懷呼曰阿母……阿母……天暮矣晚寒加劇母曷悞兒就寢兒甚愛衾中溫暖滋味也少婦見兒入卽反身向壁將兩頰間淚痕偷拭盡淨然後回首視兒曰兒怯寒乎寒卽睡但我猶有瑣瑣未了不能伴兒入幃也兒意頗不適復壺婦衣嬌聲曰母乎……母衣較兒衣尤薄母獨不畏寒耶母不睡兒亦不睡兒睡無阿母悞着雖眠亦不能安枕也少婦聆

此愁顏宛轉撫兒肩嘆曰廢兒廢兒倘我一旦魂斷兒又將……言至此眼圈兒忍不住一陣紛紛淚下如梨花之戰雨兒睹狀駭然以爲其母怒其嘵嘵遂不敢復語自解衣展衾臥不刹那間一種細弱歎聲作自帳內壁上時鐘已玎瑠九响矣悽惻寒宵萬籟俱寂少婦時而嘆時而泣時而喃喃自語時而向外戟指痛罵其萬分悲苦之狀直與可憐之夜色愈趨愈沈及至天街漏靜鼓角更殘少婦忽環行室中逡巡於粧台之次有頃探手篋中取一匕首出光芒四

射冷氣逼人持刀於手視着台畔一座少年照片且泣且言曰徐郎徐郎妾不能爲郎撫此弱

孤之苦衷郎必能諒之於泉下也言已卽向咽喉猛刺忽聞兒夢中喚母聲腕力頓軟着刀之處鋒不能入婦乃嚼髮於口插刃於案袒其胸作勢觸之霎時紅光一片飛濺四壁而此千秋遺恨之冤魂遂化作血鵝向滔滔碧海中飛去可哀也

咄咄少婦何人有何不自之冤值此歲暮寒宵竟不能抛下黃口孤兒甘就絕於無情白刃之下

抑何忍耶閱者諸君欲知少婦之冤須先詳少婦之歷史

少婦杜姓字鵝娘母聞鵝啼而生故得名其父爲鄉里中宿儒尙行檢膝下只有此一顆明珠鵝娘貌娟好性亦聰明幼時其父教之讀無不過目成誦故端毫下有捷才每一稿出常壓倒老生尤喜吟哦薰香傅粉之餘彩筆蠻箋恆未脫手其父嘗戒之曰文章詩句雖貴精求究非女兒分內事兒能略識得幾字不致倒捧卷冊足矣何必抛却紅線工夫嗜成癖好竊爲兒所

不。取。也。鵲娘。不。能。從。年。十。五。始。受。聘。於。同。邑。徐。氏。未。幾。男。冠。女。笄。遂。成。家。室。于。歸。後。頗。能。敬。事。翁。姑。無。違。夫。子。然。而。青。燈。午。夜。結。習。難。除。香。字。豔。句。之。堆。於。蘭。台。玉。几。者。嘗。層。疊。盈。寸。徐。氏。子。亦。解。吟。韻。蘆。簾。紙。閣。釵。影。書。聲。閨。房。之。樂。如。魚。似。水。又。年。餘。鵲。娘。舉。一。子。兒。笑。兒。啼。更。強。人。意。

幸。福。哉。徐。氏。之。家。庭。然。未。及。數。年。無。妄。飛。來。死。亡。相。繼。一。場。慘。變。之。局。恰。與。今。日。成。反。比。例。豈。人。之。理。想。中。所。能。逆。料。耶。

先。是。該。鄉。時。疫。流。行。鄉。中。死。亡。遍。野。甚。致。不。能。雙。撫。衾。半。冷。此。中。况。味。必。爲。其。所。不。能。堪。豈。知。

得。棺。而。藁。葬。者。不。知。凡。幾。鵲。娘。翁。姑。俱。先。後。中。疫。謝。世。不。憶。薤。歌。未。已。又。唱。離。鸞。於。寢。苦。枕。塊。之中。若。個。畫。眉。夫。婿。亦。尋。病。終。一。家。骨。肉。凋。殘。過。半。鵲。娘。此。時。薄。命。餘。生。本。不。難。從。死。者。於。地。下。顧。襁。褓。中。猶。有。遺。孤。呱。呱。者。在。其。夫。在。易。簣。時。曾。囑。之。曰。徐。氏。一。綫。尚。要。累。卿。千。金。之。軀。不。可。爲。死。者。毀。也。故。鵲。娘。哀。痛。之。餘。不。得。不。强。作。囂。囂。莫。不。謂。鵲。娘。年。方。花。信。來。日。方。長。顧。影。不。

鵲娘幼嫋姆訓能勵貞操志矢柏舟心如古井雖春秋月總撩人意究終莫能搖其冰清玉潔之心授人以瑕疵之指嗟乎以鵲娘之節可以風當世可以亘千秋乃竟爲小人所乘而蒙不白之冤殆亦所謂宿孽歟

蓋徐家頗稱素豐雖疊經喪難耗費仍有餘裕加以鵲娘治家勤儉盡除華靡故未幾積中蓄積較昔年爲尤富有徐家舅氏子金某者素無賴專恃詐爲生活性最狡猾每設圈套陷人無不應手而中小則取財大則致命窮凶極惡

甚於負隅之虎人因其服飾時髦外觀韶秀亦呼之爲玉面虎彼旣謔鵲娘之色復涎鵲娘之財久欲施其萬惡之手段於此寡婦孤兒顧徐氏與金雖有戚誼然一薰一蕕勢難同器徐翁在日卽未與之通慶弔故金此時圖蜀之心終苦無計會鵲娘因營葬與人爭畛域其人竟聚衆劫棺鵲娘勢不敵悲情填胸莫可奈何之際忽金與從者數十輩呼嘯而至指其人喝曰汝不知徐氏爲我金某之姻姪乎有力者曷與我一決言已怒目而叱從者皆擦掌欲鬪其人聞

爲金氣餒。率衆遁金。遂以排難有勞。得與鵠娘。近竊自喜。曰吾技售矣。茲後徐氏之廬。幾無日。無金之蹤跡。蓋金對於婦人女子。最工媚術。以爲鵠娘鳳侶。久孤情懷。方熾乾柴烈火。一接可燃。初不意。豔如桃李者。竟冷若冰霜也。

初鵠娘見金任俠仗義。且係舊戚。器重之。餘察其非善類。雖感其德。亦防其奸。每值其至。必先使僕婢滿侍堂前。然後出見。見時容止凜然。人不敢犯。金覩此不禁廢然有乏術之嘆。既而自悟。曰余謬矣。余謬矣。凡欲取人之憐者。必先投

其所好。文君背父原於司馬琴挑。彼鵠娘平時固以女學士自詡者。吾曷先與之結文字緣。然後阿儂解意。紅粉憐才。則月照西廂。人約東牆。惜嘔斷枯腸。藉郵卒爲青鳥。使其中語多穢邪。不堪入目。蓋金兒時性最慧。從父下幃。每能聞一知十。惜乎其父早歿。遂甘於下流。然猶嘔咀。文嚼字。自命斯文。其實要皆道聽而途說耳。書達鵠娘後。金亦隨往。甫升堂。只見鵠娘盛怒而出。讓之曰吾始以君爲好義之士。故不避瓜李。

之嫌。豈世間真有所謂衣冠而禽獸者乎？吾不  
難使君受法律上之裁判。但君子不屑與小人。  
修怨言已碎其書作片片舞拂而入金大慚。  
鼠竄而去金初來時意此篇錦繡注什必得慧。  
眼佳人之愛盼不圖反受一番沒趣。若羞之餘。  
惡念頓起一變其偷香竊玉之心而成彎弓報。  
怨之恨誠哉小人爲難養也。

鵠娘有叔伯號丁九者酷嗜博家中恆產俱付。  
於孤注以致家徒四壁窮困無告而金自蓄怨。  
倉廩充盈素稱富有君乃叔伯之親亦可向其。  
申通財之義丁九不俟其言畢搖首曰吾兄在。  
徒誘之博故朝假於丁九者夕仍入於金歷日。  
既久遂積成巨項金知其無力歸償乃向之對。  
券索負丁九無法惟求展期籌付金哂曰如君。  
窮措大一家溫飽尙不能謀烏能完我趙璧君。  
若不另作良策則我不能爲君諒恐君縲絏之。  
憂不遠矣丁九哀之曰君言良是但我子爾一。  
身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世態炎涼人情冷暖誰。  
肯激西江之水以拯涸轍之鲋乎金曰令姪家。

日尙能助我緩急。不幸吾兄去世後，姪父尋卒。今日爲政者乃孤孀之姪，嬪慳吝，實甚。吾遭其譏拒者屢矣。金忿然曰：「彼旣無情，君可無義。」胡不奪其產而自有之？丁九曰：「兩家析爨已久，契券昭然，恐爲法律所不許。」金笑曰：「君誠愚騃，無怪乎一貧莫振。君苟能行我計，則不難立作富家。」之翁了九唯唯。金乃命其將鵠娘字跡設法盜。一二紙出。丁九妻常傭於鵠娘家。丁九囑其留意，未幾即攜一冊來。丁九復命於金，金閱之，則皆鵠娘香閨吟稿，大喜曰：「事諧矣！」乃閉門謝。

客聚精會神以摸揣鵠娘筆意月餘後竟畢宵乃繕旛旎風流情書一函並採冊中豔體詩數首持告丁九曰此低即可定鵠娘罪案君須先至伊母家訴其女無德伊父素以潔行自好必不庇其女然後婦婦孺子易爲也丁九如其言鵠娘之父見字跡無訛羞愧幾無以自容乃答以斷絕父女之義謝之丁九去後即遣使招鵠娘歸責之曰汝翁姑夫婿埋骨未寒汝卽作此寡廉鮮恥事以辱爾姓家聲汝尙有面目見我耶言已擲函於地恨不絕聲鵠娘聆此如霹雷

乍驚忙拾函展視畢涕泣曰詩固兒所作然係當年與徐解嘲之句若以函中所云汚兒誠冤矣其父大叱曰汝筆跡宛然猶強辯耶鵠娘審睇再三亦難指其僞惶駭萬狀淚零如雨不知所對其父復厲聲痛詆曰汝幼時吾教汝讀書識禮不圖汝藉此以行不肖吾固不能辭其罪然汝以失節之婦尙能覲顏偷生人世耶茲後我非汝父汝非我女汝毋重蒞此室以玷我清白門庭鵠娘含淚吞聲而歸自憶生平曾未以片字示人胡人能造此贗鼎及檢點苟鑑則一

卷閒吟遺墨已不翼而飛知有淵源正在疑慮之頃忽金至稱將丁九之命致辭曰徐氏財產悉數交出由伯氏代管兒留養而婦大歸否則興訟言已目鵠娘笑曰今日之事試問誰能如曩日之金某盡一舉手之勞乎

鵠娘至此始恍然曰吾爲賊子所算矣知身落陷阱難以免脫一幕流血慘劇遂演於是夕焉翌晨爲一歲之最末一日傍晚一片爆竹喧擾中猶隱隱聞孤兒號母之聲悽惻欲絕著者哀之乃就爐火傍援筆記其事以爲旅中一道壓

歲符此實。五年前鄂州之事。並非浮光掠影之談。客歲春著者復過其地。見巍峨石坊聳立道左。題曰杜節烈婦之坊。蓋鵝娘死後邑之人士俱代其鳴冤於邑宰。邑宰執丁九嚴鞠之。盡得其情。復執金金以罪案。繆繆論死。丁九亦瘐死。獄中嗟乎善惡之報相應如響。孰謂天道無憑哉。

子樵曰。世間最易賈禍者莫如財與色。鵝娘於財與色二字外。復有一才字爲殺身之導。諺云。女子無才便是福。豈泛泛論哉。

前年（一九二〇年）美國政府登錄全國之摩托卡共有九百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五輛。較之一九一八年多百六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九輛。政府課摩托卡之捐稅計美金一億零二百零二萬四千一百十六元。一八九六年時。美國全境僅有摩托卡四輛。

曹西崖

## □別後

陳淑英女士

吳淑娟斜着身體倚在沙發上雙眉緊鎖面露着洋服的少年淑娟見了他微微欠一欠身這抑鬱之色分明他心裏含着憂愁兩道沈悶的眼光直射在壁上的掛鐘這時正是下午六點少年立刻就把室門推上大踏步走到沙發前半鐘淑娟見了微微嘆了一口氣又移轉眼光望着室門這一扇洋式房門受了這美人的顧盼好似受寵若驚呆呆的不動過了好多一回門上忽有了響聲接着門就開了走進一個身

着。眼睛。望着。淑娟。却不說。甚麼。二人。靜默。了一。會。還是。淑娟。先。說道。你。獸。站在。這裏。做。甚麼。有。話。坐。下。來。談。罷。少年。這。纔。也。坐。在。沙。發。上。淑娟。道。少蘭。你的。主意。可。曾。拿。定。麼。少蘭。道。我。已。決。定。了。淑娟。露出。狠。熱。望。的。神氣。道。你。可。是。不。去。了。麼。然而。我。料。定。你。是。必。去。的。少蘭。很。懇。切。的。說。道。淑娟。請。你。恕。我。我。正。是。已。決。定。出。去。了。淑娟。不由。得。失。望。道。我。早。就。料。到。如。此。但。不知。還。有。轉。圜。的。餘。地。麼。少蘭。道。我。既。已。拿。定。主。意。何。必。再。有。轉。圜。淑娟。道。你。獨。自。兒。出。去。到。幾。萬。里。

外。就。放。得。下。家。裏。的。人。歷。少蘭。道。這。有。甚。麼。放。心。不。下。想。我。父。母。精。神。都。很。康。壯。又。有。姊。姊。和。弟。弟。照。應。着。必。無。差。池。但。是。有。一。個。人。我。却。很。不。放。心。這。人。是。誰。就。是。我。親。愛。的。你。然。而。我。此。番。出。洋。游。學。也。是。迫。不。得。已。須。得。請。你。原。諒。淑娟。道。你。開。口。閉。口。都。說。是。迫。不。得。已。方。纔。出。洋。游。學。但。是。有。甚。麼。迫。不。得。已。的。事。呢。少蘭。道。這。當。中。的。原。因。我。已。向。你。說。過。幾。次。簡。括。兩。句。話。就。是。爲。將。來。愉。快。的。生。活。起。見。迫。得。我。不。能。不。出。洋。游。學。淑娟。道。算。了。罷。你。這。種。理。由。非。但。不。

能成立而且你的虛榮心和不知足的心因此就顯露出來想你如今並非是個無職業的游民每月也能賺上二三百元你家人口也不多雖是在這生活程度高昂的上海也很可過活你却以為不足一心想過那住洋房坐汽車的豪闊的日子又見那班留學生回國之後很受一般人的重視你的虛榮心就此如火之熾其實據我看來瓦屋布衣粗茶淡飯都含着人生真正的樂趣沒有一些虛偽和造作混雜在當中那麼你何苦舍其真而求其假去其實而務

其虛呢再說回國的留學生如今是一天多是一天也不見得有十二分的希奇你也犯不着去羨慕他們所以我敢斷定你所說的迫不得已的理由是萬不能成立的少蘭不料受他這一大篇教訓到弄得開口不得淑娟又凝着睛望着他道我的話你以為如何呢少蘭道我何敢批評你的錯不過你有些誤會我的真意我出洋游學並非受了虛榮心和不知足的心所鞭策實在是想去求些高深的學問將來回國之後可以替社會上多做幾件事情不辜負

人生的責任更有一種最關心的希望却正在你的身上淑娟狠詫異道這就奇了爲了我出洋游學這是甚麼道理我可有些不明白少蘭道我想你是個富貴人家的小姐從小驕生貴養穿吃樣樣講究我却是個窮措大照我現在的經濟能力委實不能令你這樣舒服但我旣是真心愛你又何忍叫你吃苦受罪所以我就拿定主意出洋留學將來有了高深的學問不怕賺不到大錢那時我和你結婚你就可安穩度日不致感受飲食起居上的痛苦了這不是

正爲了你麼淑娟道這樣說來你是因爲了我纔逼迫得出洋去那麼我更當勸你不必去了他說到這裏又輕輕頓一頓腳道你和我相識年餘還不識我的爲人麼我豈是那種祇貪富貴愛繁華的女子我以爲結婚最主要的原素就是愛情祇要兩下裏的愛情密切貧窮何妨少蘭老實和你說我如果是那種見解普通的女子恐怕早已和人結婚了你縱是出洋的留學生也不足邀我一盼了少蘭不響一會纔道縱不爲衣食計爲提高人格起見我難得有這

求學的機會也不可自暴自棄。淑娟聽他說得這般堅決，料到不可挽回，就忽的改了口氣道：「你既有這上進的志氣，我應當鼓勵你。本不應該阻攔你，但你跑到隔着幾萬里路的外國去，就不能放心。我雖然男子的情性天賦的豪放，可以隨遇而安，我是個心地窄狹的女子，怎能過悽涼孤苦的光陰呢？」說時聲音很爲悲切。少蘭握住他的手道：「淑娟，你是個見識遠大的女子，我向來佩服你的務望。你顧念我的前程，勉強忍耐着罷。好在這三四年的光陰過起來，也很

快。你耐着性子捱將過去，就到了更甜蜜的境界了。淑娟索性流下眼淚道：「你們男子的心腸本來強硬，不容易被人搖動的。你既定要出洋，你就去罷。我不來阻攔你，並且鼓勵你。你預備幾時動身？」少蘭曉得他這幾句話都是違心之論，說時心裏必萬分痛苦，就緊緊握着他的手，道：「你且莫這般難受，叫我見了不由得悲從中來。」淑娟立刻揩乾眼淚，還做出慘苦的笑容道：「我一些也不難受。你出洋去求學，謀取我們將來的幸福，我歡喜還來不及，有甚麼難受？你究

竟幾時動身。我還得替你錢行呢。少蘭聽他。還是這般說。覺得心裏真個十分酸楚。但用力抑制着。又懇摯的安慰他道。淑娟待我動身之後。我沿路寄信給你。你曉得我平安也可放心。大半我到了美國保管每一星期給你一封信。路程雖隔幾萬里。但能時通消息。也可聊慰情懷。等我考過畢業。得着文憑。就立刻回來和你晤面。人生到了無可奈何的地位。祇好退一步設想。譬如有些人家丈夫出外經商。常有十年八年載。未回家一次的。那又待如何呢。淑娟道。我已

明白了。先前我是情癡。想不到這許多曲折。如今我明白了。你只管去便了。你幾時動身呢。少蘭道。下星期三。淑娟道。今天是星期四。我們還有六七天功夫。可以會面呢。說到這裏。忽又變了態度。臉上泛出灰白色。嘴唇也有些顫動。似乎受了甚麼驚嚇。聲音也很枯澀的說道。少蘭。他話又說回去。就楞了一楞。道。我們既已說妥。當你又爲甚麼不放心呢。淑娟道。昨天夜裏我做了一夢。分明是我送你上船。海中停着一只

大輪船我和你都站在碼頭上不多一會你就和我握了手走上船去我手裏拿着一方白絲巾舉得很高不住的揮動我見你上了船正要走進艙去忽的海中冒出一件東西我連忙定睛看時却是一個美貌的少年女子我正在這又奇怪又害怕的時候見那女子舉起兩條臂膀從你背後輕輕將你抱到海中再也不看見了我這一急非同小可不由得狂喊起來隨即就嚇醒了方纔曉得原是一夢但我細想這夢甚爲蹊蹺恐怕是個不祥之兆罷我既得了這

不祥之兆如何放心讓你動身呢少蘭聽了禁不住一笑道這不過是一場胡夢那裏能有靈驗你是個開通女子怎麼又這樣迷信淑娟道然而我這顆心終覺放不下時常以爲你這次出去必無……又道我不再說了當你動身的時候我不應說這些倒霉的話挫頓你的豪氣你一定下星期三動身麼你明天再來和我談談罷少蘭連連答應又安慰他幾句這纔告別走出微微聽得淑娟說道可憐我們見一次面就少去一次了少蘭也暗自道看他這種種的

情形對我實是一片真心。我萬不能辜負他的。  
王少蘭動身之後，淑娟好似亡魂失魄一般。六  
神無主，坐臥不安，茶飯懶得吃，學堂懶得去。一  
天到晚，獨自坐在房裏，面前桌上擺着一幅世界地圖，計算少蘭的行程，常常指着地圖自言自語道：「少蘭已動身幾天，大約已到這裏了。他若從這裏發信給我，大約再過幾天，我就可以收到了。他在路上可安善麼？他可時時記念着我。」他給我的信上可能安慰我，麼？他頗來倒去說這幾句話，簡直有了神經病似的。他父母。

見他這樣很替他擔心，三番兩次的解勸他。又請他的好同學來拉他出去，頑耍這般過了四五天，淑娟的神志纔得慢慢安甯。少蘭的第一封信也寄到了，淑娟也心安了許多。但興致總不如從前的豪放了。精神也不及從前活潑了。變成一個滿腹憂愁的女子。其實他憂愁些甚麼？他自己也不曉得。祇覺得萬事都不如意罷了。他父母有時勸他說：「你既和少蘭要好，就當格外保重身體，等他學成回國便可結婚。若照這樣終日憂愁，三四四年後怕不成了個憔悴。

不堪的女子少蘭見了豈不非常失望。陳淑娟聽了這番話雖很以爲然怎奈一顆心時時要飛出心坎委實失了自制之力他自己也明白照這樣下去體質必十分受損也就勉強抑制着仍舊每天去讀書和同學們談笑想借此排遣心事幸虧少蘭的信連連寄來差不多隔開一星期就有一封他見了枯燥的心情纔有了些生氣也就時時寄信給少蘭他們的信一來一去毫不怕煩可把個綠衣郵差忙壞了。

光陰果然過得很快一睜眼的工夫大半年已

經過去了淑娟還是不改常態依着排定的日期發出給少蘭的信祇是少蘭的來信却不能如期而至往往一兩個月當中也未曾接着他一封信淑娟恬靜未久的情懷于是又十分惶亂他從好處想必是少蘭的功課忙碌沒有工夫寫信但是功課雖要緊這種信件也未可輕輕擋起難道竟不能偷出些工夫寫信麼若向壞的方面着想少蘭必是生病躺在床上自然不能寫信他想到這層心裏焦急萬分想少蘭獨身在外國萬一是病了那個去伏侍他雖

可以住到醫院裏去。但總不及在家裏安適。就恨不得身生兩翅飛到少蘭面前。他再想到那個噩夢。更覺得胸前有十七八吊桶。七上八下。沒一刻安頓。煩悶極了。又是茶飯不進。學堂不想。他的父母也覺得這事蹊蹺。想安慰他。怎奈想不出安慰的話。他的同學當中有曉得這中情節的。更發出一種議論說少蘭和他本來祇有口頭的婚約。並未正式訂婚。少蘭到了美國。那裏的中國女學生。很多才貌勝於他的。必也。不少難保。少蘭不又有了情人。就把他棄了。他就不敢多說。隨他一人去發急。可憐他急得幾

若是明白人。就犯不着這樣癡情。儘管圖謀自己。的。幸。福。天。下。的。好。男。子。儘。多。着。何。苦。奮。不。顧。生。苦。苦。的。戀。看。少。蘭。呢。外。人。這。般。議。論。後。來。就。傳。到。淑。娟。的。耳。朵。裏。他。聽。了。大。爲。動。怒。說。這。種。無。情。薄。義。的。男。子。天。下。雖。然。很。多。但。少。蘭。必。不。是。這。種。人。他。們。造。出。這。種。讒。言。分。明。是。污。辱。少。蘭。倘。我。親。眼。看。見。他。們。說。就。得。向。他。們。要。出。真。憑。實。據。他。們。若。拿。不。出。我。再。向。他。們。要。求。賠。償。名。譽。的。損。失。淑。娟。有。了。這。番。話。人。家。在。他。面。前。

乎要發瘋了。但少蘭的信還是杳然。

淑娟有個表兄姓包號毓之本來也在美國留學。這時恰巧已畢業回來離別故鄉已有六七年。久回得家來各親戚處自當去探望探望。這天正是星期他來到淑娟家中見了淑娟的父母。自不免有一番周旋。淑娟的父母也問問他在美國的情形。毓之一一回答却總不見淑娟出來。心下有些奇怪就問道：「淑娟妹妹呢？」已經出去會朋友了。淑娟的娘嘆了一口氣道：「不要說起來真叫人難受。當下就把那前

後情節說了一遍。毓之聽了道：「淑妹日夜記念的原來正是王少蘭麼？我和王少蘭却有些相識。我動身回國時他還送我上船。淑娟的娘大喜道：「你既認識他自然曉得他的近况怎樣？」毓之道：「他的近況美滿極了。所以我要勸淑娟妹妹不必再記念他了。」淑娟的娘又一楞道：「這是怎麼講？」毓之道：「少蘭到美國後他和我本是同鄉。就有個人替我們介紹我們就相識了。他的點福委實真好。不過一個月的工夫他就結識了一個中國的女學生。兩下裏親熱得如火一般。」

每天。下課之後。就見他們兩人臂挽着臂。在馬路上閒逛。或是去看影戲。逢到星期放假。更是終日聚首。四下遊耍。不曉得的人看上去。都得把他們當做夫婦。其實據我看來。他們至少也有了婚約。將來總得成爲夫婦。所以我勸淑妹要看得開些。不必再記念他。自己保重身體。自家前途的幸福。犯不着爲他犧牲淑娟的娘聽了。這番話已是呆了一會。纔道他已另有新歡。了。怪不得連信也不寄來。若不是從你的嘴裏。得着這個消息。這個悶葫蘆。不知幾時纔得打。

破。呢。但這番情形。萬不可給淑娟曉得。免得他斷了希望。格外傷心。毓之却道。不然。我以為立刻告知他的好。因爲他既曉得了。就可打斷這個念頭。再振精神。做他人生應做的事。若儘管這樣憂愁。抑鬱。最後的結果。却真可怕呢。淑娟的父親也贊成這個意思。就到房裏去。把淑娟叫出來。毓之委婉其詞。說出那番實在。又安慰他。幾句。淑娟聽完這話。已是兩眼發直。呼吸短促。一會也顧不得毓之在旁。就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道。我那一夢。竟然靈驗了。少蘭呀。你既要

變心。我不能勉強你。但你也得寫封信來回絕了。我不應當就這樣忍心害理將我擋起。你既然這樣寡情薄義。我也不希罕你。但我也不能就此了結。必得逼你親口說出那番情形。我就將你排出我的腦筋以外。人家祇可罵你無情。再不能怪我拋棄你了。後來淑娟就詳細的寫了。一封信寄給少蘭。說你改變心腸。我已曉得。但不十分清楚。請你把詳情告訴了我。我們精神上的結合就此斷絕。也未爲不可。這一封信寄出去不到一個半月的工夫。少蘭的回信竟然

來了。他說我已另有意中人。從前我和你的口头婚約就此取消。橫豎我們相識許久。並無不道德的行為。你還是清白之身。前途也很無量。各謀各的幸福罷。淑娟看了這封信。也說不出甚麼。祇是連連的嘆氣。哭了一場罷了。

淑娟受了這重大的打擊。覺得男女的愛情都是一時的。萬萬不能持久。心想少蘭和我的情義總算是狠甜蜜的。還口口聲聲說爲着我們將來的幸福。纔不惜離別家鄉。告辭父母出洋去求學。用心何等。遠大。情意也。何等深切。臨動。

身的時候。娓娓情話。更是情深如海。不可測量。不料到了美國。不多時日。迷戀了新歡。就把我拋棄到九霄雲外。這樣看來。以一例十男女之間。何嘗有真情。不過都是一時的情感罷了。祇可憐我們做女子的天賦了一顆癡心。聽見男子說幾句甜言蜜語。就深信他是真心愛我。自己拼着性命。不要去報答他。等到一旦被棄了。這精神上的痛苦。更是說也說不出。上天生人。爲何給男子一副鐵石心腸。却給女子一副癡呆的心腸。使得女子處處受男子作弄。吃盡了他。

我們的苦處呢。我不幸身爲女子。當然也得經過這種境界。可是我既已經過之後。就大徹大悟了。從此以後。再不講甚麼愛情。再不拿出真心。對待男子也再不動結婚的念頭。好在我父母都很康健。家內也還過得去。我自己也有些本事。領自謀生活。未嘗不能敷衍。雖是苦度光陰。到還自由自在。人生不過百年。到頭來都是一死。榮華富貴與我何干。我樂得在這短促的歲月裏。保持我的天真。守住我的清白。何苦受虛榮心的驅使。自尋煩惱。自討苦吃呢。淑娟抱定這

個主張就把前塵影事都當做夢境看待到不覺得難過却振起精神在學業上用功夫後來又在一個國民學校裏充當教師藉那燦爛天真的兒童活潑的神氣消遣他的歲月却覺得無愁無慮心地泰然呢

光陰過得很快而且是很公平的無論富貴人貧賤人都是一樣的過去一轉眼的工夫已是五六年了淑娟還是個處女對於男女的愛情簡直是完全死亡了再也沒有復活的希望了這時他的父母都已去世家中祇有一個弟弟

已經授室他們雖也尊重淑娟但淑娟總覺得沒有父母在時的安適於是他就動了獨立的念頭可是一個孤身的女子獨居諸多不便正是心下躊躇恰巧這時他有個女朋友在一家大醫院裏充當院長他就立刻定了主意辭退了學堂裏的教席到這醫院裏去充當一名看護婦原來他想我不幸生爲女子照迷信神權的人說來必是前生作下罪孽就是據新學術上着想人生在世難保沒有罪惡也得及時懺悔我不如去當看護婦經心着意調護病人我

倘有罪惡正可借此懲悔否則看護病人也是博愛之一於是他就去當看護婦了半年以後這天院中來了一個女病人年紀大約在三十歲外不幸得了神經病住在院中調治淑娟就去伏侍他起初他病勢很重差不多人事不知後來經醫生醫治漸漸的好了許多雖還有時糊塗但也有了清醒的時候淑娟終天陪着他有時和他閒談纔曉得他是姓劉名薇貞在美國留學了幾年遇見一個中國留學生名叫王少蘭相識未久就定下婚約等到二人畢業回

國就行了婚禮成爲正式夫婦不想少蘭生成了棄舊戀新的惡脾氣結婚不到三年少蘭就積久生厭對於他的愛情陡見跌落却在外邊任性胡調還納了一個妾住在外面後來被他曉得很和少蘭吵鬧過幾場越鬧就越生疏少蘭索性不回來了他這一氣非同小可就向少蘭提出離婚的條件在他的原意不過藉此恐嚇他希望復歸原好那裏曉得少蘭却滿口答應他勢成騎虎不肯甘心退讓就請個律師實行離婚可是他傷心極了滿腹憂傷無時得已

久而久之就得了神經病。如今病勢雖好了許多。但想到當初的事心上還是十分刺痛。覺得

世界上再沒有樂趣。還是死了的快活呢。

一番話把個淑娟聽得呆了。過了一會心神纔定。

暗暗想道：少蘭棄下我和他結婚。自是和他非常要好似。當終身無間。白頭偕老了。怎麼結婚三年就鬧出這一回事。可見得少蘭毫無情義。祇把女子當做玩物。供給他一時的戲弄罷了。當初我恨他不該拋棄我。如今看來他縱和我正式結婚必也是這樣的結果。他能和我決裂。

於前還是我的不幸中之大幸呢。唉可恨的這種男子可憐的我們女子。

### ◎游踪

胡石予

聽說游踪歷歷。經水天空。闊月光明。數聲春笛催花落。一隊湖船載酒行。好夢譜成金縷曲。良宵價比玉連城。古人秉燭殊堪念。碌碌塵勞負此生。

◎婦女髮髻觀

湘蘭女士

(長心髻)取夫婦長心之意。現今梳者漸少。惟舊式婦女尙有所見耳。(風涼髻)原取風涼之意。夏日最宜。今則四季通行也。(辮子髻)以辮子圈成。故名。學校女學生梳者最多。(套網髻)此髻最爲省時。須用網套。故名。女教員及教會女傳道均梳之。(螺蟠髻)形如螺蟠。光滑盤旋。少婦婢妾等梳之居多。(穿心髻)爲海上最流行之新式。髻費時極多。惟花界及梳頭娘姨等梳之耳。(愛絲髻)愛絲。或作哀思。均從形似西文S之意爲最風流之女學生及新婦女所梳。(雙心髻)取夫婦雙心相同之意。亦通行於舊式家庭中。(絞絲髻)形似絞絲。有長圓兩種。所見皆中等以下之人耳。

## ■ 車站中的銀箱

周毅夫

有一天早晨大約七點鐘光景北京京綏鐵路的巡警總局辦公室裏面那位總巡劉君景僑正坐那裏打磨他最心愛的紫銅宣爐一面又將那些檀香木細細的劈碎放入爐中燒得一

樓一樓的烟燻滿一屋子盡是香氣原來這位劉總巡到差不多一年已經將路警整理得非常之好差不多辦到古人所說的路不拾遺着一封電報推門進來向他立正劉總巡立起

身來接過那封電報急急拆開上面寫道。

劉總巡鈞鑒昨晚石嶺車站票房被盜失去銀元紙幣約三百六十元請示辦法巡長朱某印。

劉總巡看完電報向巡警說道你快去請程壽山分巡說現有要事請他立刻就來巡警說聲是就返身出去。

程分巡急急的走入辦公室穿着一身黃色路警制服軀幹頗高兩頰低陷了一些仁丹式的鬚子他在京綏路已經多年人極能幹所以

劉總巡極其契重他此刻劉總巡見他進來便招呼他坐下拿着剛才的那封電報交給他瞧說道壽山現在請你趕快到站上打個電報給朱巡長叫他飭人留心看守那被盜的地方千萬不准人將所有的什物移動停一會我同你帶二名巡警一塊趁十點鐘開的火車前去該站查勘一切再下手辦理此事你現在快去預備罷一面又將案上電話機拿起來把這件事報告鐵路局長說完之後回到私宅將行裝預備妥當走至車站程分巡及二名巡警已在月

台。等。候。於。是。一。同。上。車。逕。往。石。嶺。車。站。調。查。昨。  
夜。發。生。的。那。件。盜。案。

石嶺車站在張家口的西南相離不過四十里。  
地方頗形繁盛車站內自從昨夜賣票房被盜。  
以後站內的人同警局員司都有憂色因為  
這件事與他們的職務狠有關係若不將此案  
破獲大家總難脫嫌疑地位但是他們都抱着  
一種希望就是聽說劉總巡已經命駕前來這  
案不難迎刃而解正在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之  
際忽然聽得站上的鐘响了接着那火車的汽

笛也就嗚嗚的叫起來這時站上的人全蜂擁  
到月台邊去歡迎大偵探劉君景僑。

火車的輪機已經停了由頭等車下來一位又  
高又胖的人紫膛色臉戴一頂草帽穿一件灰  
色羽紗大褂同着一個瘦高的巡官緩步走過  
來旁邊有個打旗的對一人說你瞧這位胖子  
就是本路的總巡了劉總巡一面與站上歡  
迎的人周旋一面吩咐帶來的巡警將行李搬  
到該站路警分局自己同着站長等走到站長  
辦公室坐下說道王站長請你將這件案子的

詳細情形告訴我。站長答道：敝站這位賣票員姓李，在站上好幾年了。他每日賣票所得的款都存在一隻木箱內，隔一天將帳算清，再拿款。子交我解往總局。此間除掉早午賣兩次票，晚上就沒有事了。所以他每夜十一點鐘就離站回家。向來都是如此。今早他來到站裏，忽然慌慌張張的大喊，說是票房的門被人開了，那存款的木箱已不翼而飛，共計失去三百六十元。於是立刻在站內搜尋許久，並無下落，就託貴局朱巡官打電報給你。我昨夜是十二點以

後方始就睡，並未聽見什麼聲息。今早站門還是關着呢。站長說完了，劉總巡又問：賣票員幾句話所答的與站長剛才講的大概相同。於是立起身來，叫站長同賣票員帶他們到室外看。看原來這站是坐東朝西南，邊是票房，北邊是站長寢室，靠門的西房空着，裏面僅放些舊傢俱。至於茶役住室和廚房都在另一院落。站長一一的告訴了，又走進票房看見除了幾張桌椅，同一座四尺高的長櫈以外，並無別的東西。只是桌上放着些辦公應用文具而已。賣票員

對劉總巡說道我那只木箱一向就是放在樹上過了幾分鐘光景劉總巡向站長賣票員說道你們站裏公事繁忙不必招呼我讓我同程分巡細細考查一回罷站長等走開了劉總巡忽然拿過一張凳子站上去向樹上一看見上面灰塵堆積狠厚除却箱子移動的痕跡還有幾個狼分明的指印其中尤以姆指的痕跡爲最粗大看後頗現喜色又叫程分巡上去瞧程分巡看罷說道這幾個指痕倒是狠可注意劉

無可疑之點只得叫站長依舊把票房的門鎖好於是別了站長回到路警分局進膳飯後劉總巡對着程分巡問道壽山你對於這案意見如何程分巡答道這次的事一定是本站的人幹的不然何以如此周密毫無破綻呢並且看起來似不止一個人但是箱子這樣大他們是不容易搬走我們現在只有囑咐巡警留心暗暗偵查遇有可疑的人就來報告此時尙無把握呢

大約隔了一點多鐘的工夫就有個巡警進來

說是離站二里多地方鐵路旁邊發現一只木箱約有二尺長一尺高不放擅動特來報告劉總巡立刻同着這個巡警前往走到那裏果然見有一隻木箱已經打開內無一物箱上的鐵鎖都毀壞了面上還發現一條弧形的傷痕劉

總巡對程分巡說你看這種現像顯係賊人用一種鐵鉗之類來弄開這箱子的鎖所生的痕跡於是將木箱搬回局裏向站長將站內工人所用的鐵器取來與傷痕比較大小都不相同又想起本局修檢用的鐵鉗子取來比較亦不

合式劉總巡此刻也無法可想是時天已黑了就將今日經過的情形詳細記入一小冊子又問朱巡長昨夜站上站崗的巡警是誰朱巡長說是叫做志虛他又記了下來

第二天早晨劉總巡走到車站內外和附近地方搜尋許久忽然抬頭看見站旁邊的汽油燈心中忽有所觸向着站崗的巡警說道你快帶我到管燈工人房裏去問他幾句話巡警不敢耽誤立刻同他找着那個老態龍鐘極可憐的管燈工人劉總巡一見他問道你是管燈的嗎

工人說是劉總巡說你姓什麼在站內幾月了

說了幾句話程分巡連說是的就返身向外走

工人答道小的姓黃新來此地不到一個月因

出局門

爲原來管燈的是叫賈仁現在請假回濟南去了所以找我來幫忙劉總巡聽罷又接着問道你那修燈用的鐵鉗子有幾柄呢工人答道共有二柄一柄現在我這裏一柄係賈仁帶去劉總巡道你暫借與我一用稍遲就飭人送還工人莫名其妙只得將鐵鉗交給他劉總巡取了鉗子趕回警局將鉗子與箱上弧形傷痕比較果然毫釐不差心中大喜輕輕與程分巡交接耳

確有其事。但他從前天起又不見蹤跡。想必又到張家口無疑了。

當程分巡說完之後。劉總巡發了個命令。將全局的巡警都召集起來。對他們說道：這次盜案的犯人我業已查出。就是賈仁。但他目下逃往張家口。不知住在何處。有能將他捉着。我就賞洋一百元。并且提升一級。以示鼓勵。决不反口。話猶未說完。只見巡警中忽有一人說道：總巡。我願去劉總巡一看。原來就是張奎。立刻答應。道：好極。好極。事不宜遲。你快去罷。切不要放走。

他此刻雖無火車開往張家口。好在路不甚遠。你可沿着鐵路走去。於是吩咐那班巡警都退下去。只將張志虛留住。對他說道：我瞧張奎恐怕不可靠。現在再加派你跟住他到張家口。但是不准與他接近。談話看他舉動如何。你就近到張家口分局去報告錢分巡可也。

張志二人依次走了。劉總巡又同程分巡說道：我看他二人與賈仁必是一夥。我說的話決不會照辦。現在還要勞你的駕。前去偵查。張志二人是否走在一塊。程分巡聽罷。也跟着出去。劉

總巡走到站內電報房打個電報給張家口錢分巡囑他派幾名便衣巡警在車站等候。張志二人祕密調查他們的行動五點鐘光景程分巡回到局裏向劉總巡說道果然張志二人走到僻靜的地方就在一塊兒談笑起來我因相隔太遠聽不清楚所說的話恐怕被他們瞧見反致誤事所以匆匆回來商量對待的法子劉總巡答道不錯我早已電告錢分巡監視他們此刻這件案子總算辦到八成大概明日必能結束了程分巡聽他說得如此爽快心中狠是。

詫異但不便多問只得隨他到了晚上十點鐘左右錢分巡來電報告說張志二人已到該地現在某下處和石嶺車站管燈工人賈某在一起喝酒打牌劉總巡看完了這個電報即刻回電叫錢分巡帶幾個巡警到下處將賈仁等三人捉獲明日押送到石嶺車站訊辦。

第三天午前十點鐘錢分巡已將賈仁等解至石嶺站路警分局劉總巡就叫先將賈仁帶進辦公室站在公案旁邊劉總巡對他說道這件案子的真像我已查明是你做的那張志二人

都已招出是王謀說是你因爲狂嫖濫賭手頭極着早就打了這個主意同他們二人商量均分所以預先請假掩飾他人耳目及至前天黃昏時候你就進站躲在靠門的那間空屋半夜走入票房將木箱偷出由牆頭遞與張奎你也隨着扒牆出來那時站崗的巡警就是志虛已經同你有約所以任你拿起木箱出站你走至鐵路旁邊用修燈的鉗子將木箱弄壞取出紙幣銀元帶在身邊一直跑到張家口賈仁聽到了此處臉色大變勉強辯駁幾句劉總巡又說

我知道這筆款子還全在你身邊尚未分賊如果快快的拿出來尚可減輕你的罪名這一來賈仁便把全部供出來並在身上將盜來的款子拿出計用去的不過二十幾元接着又將志張二人帶進房內訊問二人聽說賈仁已經供出知道無法推諉只得含淚承認於是劉總巡就叫朱巡長將他們三人解至北京移交法庭辦理。

當劉總巡訊問賈仁的時候賈仁一面說話一面將身子緊靠着公案劉總巡預先洒了些灰

在。桌。面。上。他。無。意。中。將。手。指。望。灰。上。印。了。幾。下。  
那。個。極。大。的。姆。指。又。現。出。來。了。及。至。他。退。下。去。  
程。分。巡。一。瞧。說。道。這。不。是。與。樹。上。指。痕。一。樣。嗎。  
更。可。以。證。實。他。們。犯。罪。的。行。爲。了。

破。案。的。消。息。傳。到。車。站。人。人。都。說。劉。總。巡。的。偵。  
探。本。領。真。令。人。佩。服。站。長。及。賣。票。員。尤。爲。感。激。  
趕。來。警。局。同。劉。總。巡。說。道。謝。請。他。將。破。案。詳。情。告。  
訴。他。們。劉。總。巡。說。道。這。件。事。起。先。實。是。無。從。着。  
手。及。至。見。了。箱。上。傷。痕。就。聯。想。到。鐵。鉗。子。但。是。  
取。了。好。幾。種。鉗。子。來。與。傷。痕。比。較。都。不。合。又。差。

不。多。又。要。失。敗。了。纔。想。起。修。汽。油。燈。用。的。鉗。子。  
來。但。一。見。那。工。人。姓。黃。的。狠。是。老。實。後。來。他。說。  
以。前。管。燈。的。是。賈。仁。現。已。請。假。我。就。回。到。局。裏。  
託。程。分。巡。一。打。聽。覺。他。的。形。跡。極。其。可。疑。至。於。  
張。志。二。人。是。否。同。他。一。黨。當。時。亦。未。證。實。所。以。  
故。意。懸。賞。去。捉。賈。仁。不。料。張。志。二。人。居。然。上。鉤。  
其。後。訊。問。賈。仁。的。時。候。他。無。意。中。在。桌。上。印。了。  
幾。個。指。痕。出。來。與。在。樹。上。發。現。的。一。樣。所。以。決。  
定。他。是。主。犯。於。是。逐。一。盤。問。他。們。無。法。抵。賴。才。  
全。部。供。出。這。真。算。僥。倖。成。功。何。足。爲。奇。呢。不。過。

我同程分巡已經在此地住了三天困乏極了。  
今天擬坐晚車回京稍事休息諸君今夜亦可。  
貼然就睡不用再耽心了。

去秋返梓過鎮江與周漱岑君登石楓樓。  
君詩情豪邁口占七律一首索和強步原韻。  
云『高棟層軒幽處開江山爭獻畫圖來。  
窗前一片人煙集檣外千帆海舶回逆旅。  
悲秋愁極目思家對月怯登臺蘆花泛泛。  
孤舟冷萬里金風動客哀』

子樵

◎歌場笑話

逸梅

同社尤半狂熟於梨園掌故嘗述坤伶小桂紅事云小桂紅演某劇偶睡於台沿突首排有垂豚尾老者出手巾向台沿拭之納懷中面上頓現得色若獲連城至寶然小桂紅幾笑不成曲聞卽滬上有詩名之某遺老也嗚呼捧角家之怪狀有如此者駁語燕都某少年强吻劉娘科罰五十元則更下流矣。

## □ 何必當初

吳訥之

趙瘦芝門口掛的那塊大律師銅牌擦得亮晶晶地給太陽反射出來的光瞧在人眼睛裏一閃一閃的差不多和這位律師的兩個眸子一樣。這天他正坐在辦公室裏閉着眼睛養神不

住的將嘴上那仁丹式的鬍子捻得像燕尾一般。在這時候門役趙貴忽然緩緩進來在他身旁低低說道老爺門外有一位姓何的預備來請他進來罷。

趙貴領着何子安到了辦公室裏瘦芝將他瞧了一瞧約莫二十外歲衣服到狠華麗不過他這雙鼠眼狠可表明他是一個品行卑賤的

人瘦芝忙站起身來和他招呼說道足下過訪有何見教子安忙道有件事奉懇先生如果事成之後小子定有相當的酬謝說着將椅子扯近瘦芝身旁囁嚅着說道小子在三歲上父母就見背全虧家兄撫養成人不幸去歲家兄又染着時疫一病不起所有家產全在寡嫂黃氏一人手內小子輕易拿不到一文我想請先生替我設一妥善法子或是將寡嫂退回娘家或是將寡嫂另行改嫁如果家產能移到小子手內小子定然拿出三分之一來酬謝先生瘦芝

聽到這裏不由精神振了一振兩眼觀着子安說道你這嫂嫂待人怎樣子安回道待人狠慈善的僕人沒有一個不感激他又沒有一個不畏懼他瘦芝又問道你嫂嫂還有甚麼不端的行爲子安回道終日除處理家事外儘看書習字親戚中雖丁男子姪他都輕易不肯和人見面瘦芝又問道你嫂嫂今年多大歲數可曾生育過沒有你到今日才定了親沒有子安又回道家嫂今年已三十二歲而且人長得模樣狠好彷彿十八九歲的人我到今日尙不曾定親

家嫂因為避嫌起見已託了許多媒婆不過沒有一處合我的式我狠想將王四家那個小蘭娶得進門家嫂說是堂子裏婊子沒有一個好的極端反對我手裏又沒有這筆款子所以想先生替我出點主意我只要財政到手那就不怕他反對呢……瘦芝將他一番話細細沈吟了一會暗暗罵道你既有這位賢嫂替你擋持門戶你理當要感激他不當來懷恨他我要照我良心上的主張大可勸解他一番不過與我門口這塊銅牌就大有抵觸而且我這律

師兩字如果依着良心做去怕連西北風都喝不到一口我生平所做過的事業又是那一件依着良心的嗎霎刻間慾念戰敗良心忙望着子安笑道妥善的法子倒有一個在這裏包管能達到你的目的但是酬謝這一層你先立個據我再告訴你辦法這時那沒腦子的何子安聽見有了辦法再也快活不過忙寫了憑據遞給過去這才瘦芝附着他耳朵囁哩咕嚕說了……遍直喜得子安手舞足蹈沒口子笑道好計策

這天半夜裏子安忽然驚喊道有賊……有賊。你們快點起來家裏有賊那些女僕人一個一個都是膽小如鼠的聽見有賊早斷抖着起來執着燈四處照見大門雖閉着屏門已大開下來這時子安跑到他後進嫂嫂住宅裏敲着房門喊道嫂嫂快點起來家裏有了賊了他嫂嫂聽這話忙不迭起來開了房門子安一脚跨進去就在他嫂嫂床下拖出一個人來喊道賊有了你好大膽居然混入人家內室拳打腳踢的將他綑綁起來他嫂嫂見床下躲着一個

人心裏已嚇得別別亂跳見子安將那個賊一陣毒打不由冲口說道家裏東西既不會被他偷去將他放掉罷免得和他們結仇子安望他嫂嫂冷笑道這個不能非送到縣裏嚴辦不可（原來嘜哩咕嚕者卽此之謂也）隨即招呼地保將他送入縣署。

這位縣大老爺要是一位清廉的黃氏何致舍冤地下偏偏這縣大老爺看見錢和蚊子吮血一般他既受了趙瘦芝的運動將那個賊帶上來問了名姓狠狠的說道夤夜入人家非奸卽

盜。我瞧。你。這衣裳。楚楚。斷不是個做賊的。你可從實招來。那人回道。小人姓張。名幼元。昨晚闖進內室。委實是預備偷竊。那位縣長聽到這裏。將驚堂一拍。吆喝道。胡說。你這種樣子是做賊的嗎。望着差役說道。先將這廝替我掌嘴。張幼元故意嚇得失驚打戰。道。小人願招。實在不是賊。是他家少奶奶約小人去的。縣長又問道。你們這曖昧有了多少時候。幼元又回了一遍。這才將幼元暫時看押起來。着差役提黃氏對訊。差役拿着傳票到了何子安家裏。說明來意。子

安驚道。他原來還不是賊呢。掉轉身軀走到他嫂嫂面前。說道。縣長那裏差人來請。嫂嫂去對訊。嫂嫂想這事如何辦法。究竟可有這曖昧。行爲我是不甚知道。你何必以這清白之躬受人污穢。在我看來還是去走一躺。則不難水落石出。他嫂嫂聽這話。怔了半晌。暗想道。這一定是有人暗算我。我撫心自問。原不難。一死明志。但何氏門戶又有誰人維持。遂侃侃對子安說道。這事之有無。我且不必深辯。蓋棺論定。是非自在人間。但我這三年茹苦含辛。原希望你。

成家授室。卸我仔肩。不圖到今日。演此大錯。在你哥哥一瞑不起之時。我本願以身殉無奈親族中。勸我勉就大義。勿拘小節。因汝年輕識淺。恐這何氏門庭不易擋持。今汝已年長。就是無這些風潮。我亦將世情看淡。汝好自爲之罷。黃氏說到這裏。禁不住一陣心酸。那兩眶蓄淚霎時間如珍珠斷索一般。他又走到他丈夫靈面前哭道。我有無這曖昧行爲。想你存天之靈。必能清楚。我若再含羞忍辱。勉力支持。恐怕鬼蜮伎倆。有加無已。不但我這清白之身。遭此汚。

點。就是。你在世的令名。也要受損了。他數數落。哭過之後。復對子安道。你叫差人在前廳稍。等。我換衣服。就隨他們前去。子安這時。良心上也有點難受。諾諾連聲。到前面去了。那些僕人一個個交頭接耳。有的說這話是那裏。說起我能發得誓。我家少奶奶沒這行爲。有的說。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既沒有這行爲。床下這個人。是從何而來。你不聽見這個人已在公堂上。招明了是奸情。大家在這裏議論。看見黃氏收拾了半天。還不出來。有人在窗口張了一張。

早失聲怪叫起來說道不好了少奶奶已經自縊你們快點告訴二少爺去這時有人衝進房門將黃氏放下來他一縷芳魂早去尋他的故夫哭訴這番冤痛了

趙瘦芝見黃氏已死大功告成心裏暗暗歡喜將他妻子宋氏喚到一間套房裏悄悄對他說道何子安的嫂嫂既然死了他這份家產當然落在子安手裏我想將杏兒嫁給他後來可以不愁溫飽宋氏聽這話怔道這個怕杏兒不願意寵我看杏兒近日和一個姓馬的混得火

般熱難保他們不發生着戀愛關係瘦芝恨道這姓馬的可能敵得上子安富厚他如不願意我還有一個法子說到此忙站起身來對着他妻子宋氏耳朵又噦哩咕嚕一陣（嗚呼先噬哩咕嚕者則黃氏死此又噦哩咕嚕者吾爲子安危矣）宋氏點頭笑道我將你這意思告訴他好了果然宋氏將這情形一一告訴杏兒其初杏兒極不以爲然經不住他母親百般勸說他自己又沈吟了一會暗暗想道馬超初我雖同他要好但他家裏實在貧窮我父親既允許

我一年半載可以設法將子安性命送掉到那時他家又無甚親族出來阻攔我我不是就如願以償嗎不過暫時要同旭初疎遠下來那麼既圖永遠就說不得暫時忍痛了他主意想定

遂對他母親允許下來

在這春光明媚中杏兒居然和何子安結了婚了杏兒初嫁給子安之後他們倆相處還好到了兩三個月後子安常常宿在小蘭花那裏杏兒豈有個不碰翻醋罐嗎他心裏又常記掛馬旭初又不敢常常將他約回家來他祇有逼着

他父親要履行當日允許的條約如果他父親不允許他就宣佈他這黑幕來要挾他他父親給他逼得沒法也就一口答應來要何子安的性命

哈哈說也奇怪何子安不到一星期真個嗚呼哀哉伏維尙饗了趙瘦芝既未拿毒藥來害他又未拿刀子來殺他這何子安居然一瞑不視恐怕讀者一定要說我編書的人編得過於離奇那曉得何子安之死從中實在有個道理不過這道理純是心理上作用諸公如不見信且

閱下文這一天趙瘦芝將計策安設妥當着人將子安喊來見面之下瘦芝故意失驚道哎唷賢婿這臉上氣色何以這樣黑暗怕的要害病罷你倒不可大意子安也不甚在意坐了一會就辭了瘦芝出來才走到街口轉角忽遇見他舅岳對他說道哎唷你臉上這一重黑氣才多麼難看子安聽這話心裏暗暗吃了一驚那兩條腿竟有些提拔不起來匆匆和他舅岳告別預備回家好好養息那曉得才走了一條街忽然前面走來他一個表舅子對他大驚道哎唷

子安兄你臉上怎樣現出這種壞氣色子安這時心裏已忐忑的亂跳也不暇和他周旋忙回到家裏拿了一柄鏡子照了一照頓時現出他的臉上那一種驚惶失措的樣子不覺將那鏡子摔下道哎唷我臉上已現出死色我這性命怕保不住了說到此他心裏和腦筋裏已昏亂到極頂倒在牀上儘發喘息着那曉得那心裏存着這幻想他腦筋裏當然就生了幻境才一閉起眼來見他哥嫂攜着手站在面前望着自己發笑這時他良心上略爲清楚些覺得對他嫂

娘不但害了他的性命還損了他的名節他到了這良心裁判的時候竟大叫一聲昏過去。杏兒雖然替他請醫診治那些醫生又摸不着他的病源當然輕描淡寫的開了幾味藥試問能個收效嗎不到第六天上何子安竟腿一伸眼一翻同他哥嫂一路去了。

何子安死後趙瘦芝將他女兒接回家來所有那些家產一古攏兒也跟着他女兒過來歸到他趙氏名下至於那個馬旭初在子安未死之先雖常常會面終嫌從中有一層障礙此時因

何子安死了這一層障礙是完全取消趙瘦芝雖瞧在眼睛裏因他女兒有這樣大功也就裝聾裝癡不來過問他簡直預備度那春花秋月的日子那曉得趙瘦芝一生全靠着機械過日子偏偏那老天爺有些不甚願意在那夜裏刮着東北風的時候忽的廚房裏走了火頃刻間將他用盡心機來的珠寶呀金錢呀衣服呀房屋呀一古攏兒燒得干干淨淨連一根毛竹筷子都不曾替他留下不過他門口那塊大律師銅牌雖不曾燒掉却已變成了焦黑的顏色趙

瘦芝一家主僕好容易在那火窟裏逃出來。瘦芝已燒傷了幾處。大家集合在一家祠堂裏。個個淌眼抹淚。惟杏兒哭得最悽慘。因爲犧牲了這身子準備和馬旭初度下半世的快活日子。那曉得所有的希望全給這無情大火送掉。叫他怎能不傷心呢。他們正在這裏哭泣。那風聲益發利害。將壁上掛的一盞洋油燈已刮得燈光閃閃不定。這時檐口也滴滴搭搭落了一陣小雨。格外現出一種陰慘狀。瘦芝躺在一張草鋪上。對他妻子和女兒說道。你們不

必哭來瞧我。這手舌可曾燒掉了。不我這手舌既不曾燒掉。還愁……才說到這裏。瘦芝轉怔了一怔。彷彿聽見屋角那裏有人嚦着氣嘆道。你這又何必呢……你這又何必呢。瘦芝聽這話頓時臉上氣色變得和白紙似的。舌頭已拘在嘴裏不能發聲。那兩隻眼睛還和他起先那一塊大律師的銅牌給太陽照着反射出光來。瞧在人眼裏一閃一閃似的。

陳無咎

年統什五那啓來將四間爲傅  
前統麼個個一了盡個茅屋黃冠。  
前端呆伊姪硃啓他的統環茅屋金色他<sup>◎</sup>殉葬物  
午了等兒漆吻微時候亡統他是一  
那只層統匣雙微時候亡統他是一  
一問層沒子睛一病故了有面孔狠  
天他的有打一笑了還山田上沉  
西的拆開說一就他臥有五皮膚  
村姑睜開說一就他臥有五六皮膚  
那母一但看瞑枯在五一皮膚閟  
個就看他原而瘠榻個則由波老  
未是原來不和上妹子嫁終歲縹人  
嫁那來個有視鳥昏嫁終歲縹人  
而死是姪遺了爪昏嫁終歲縹人  
死者一婦囑他一懂得在歲勞他  
的個偏一的般懂得城勞他  
吳寡繡偏紙寡的五個好兒五個  
白妹香好青妹兀手指他五個寡婦  
薇她囊奇布兀自傷心枕邊姪婦  
姑就和定包裏他五個寡婦又五個  
娘贈慌一隻看一只得依着輪流  
與不玉他個說放着他的個人斑他的  
你忙壓那個說明他一臨在個沉悶  
叔沉髮伊青布臨死硃硃那姪兒寂寥  
的他五個包裏的漆匣服侍他岳村鬢  
紀念臉姪裹須表匣侍他不幸生東谷  
物鄭婦裏面示君子向他他的今年有  
重呆面將他向他他的妹春弟了  
說了的他他那妹春弟了  
道五物的他他那妹春弟了  
這個件軀枕邊個寡子春弟了  
是姪究竟他放着妹也天兄三變  
三兒竟他放着妹也天兄三變  
十也是的着妹也天兄三變

## 病中之母子

張碧梧

將近落到了地平線的夕陽發出慘紅色的迴光。猝憂傷眼光更疲倦非常是個失眠的模樣。這經過兩扇破敗的窗戶直照在一張矮木床上。時床上的病兒閉目不響。這婦人就低下頭直面床上躺着一個十多歲的男孩子臉色灰白。嘴唇已失去血色。眼珠深陷在眼眶裏。沒有一些活潑的神采。他又連連咳嗽。刻刻喘氣分明。是生病已久。病勢且很劇烈的床沿上坐着一位四十左右歲的婦人。看他的臉色也很覺憔此刻覺得怎樣怎麼又咳嗽起來你務必勉強。

忍着些。因為不住的咳嗽。震動肺葉。狠能使他受害。阿根發出微弱短促的聲音答道。我也曉得這個道理。怎奈再也忍不住。他母親嘆了口。

氣少停又道。待我去煮碗開水。冲些杏仁汁給你服下。包管這咳嗽就可慢慢全愈。阿根微微點頭道。祇是又要勞動我媽了。他母親聽了這話。忽覺一陣心酸。眼眶裏就含滿熱淚。怕被兒子看見。難受就硬忍着。站起身來。臉向外邊道。我去煮開水。你靜睡一回罷。說着就走到外房。生起炭爐。炭着火的劈拍聲夾着裏房病兒的是發急團團的臉。已瘦得長而窄。皮色又這

咳嗽聲都打動他的心弦。使他心旌搖搖不能甯貼。

阿根的肺部中得着杏仁汁的滋潤。咳嗽果然暫止。呼吸雖急促。但可徐徐說話。不致難得成聲。或是斷續不繼。阿根就抬一抬乏力的身體。伸出右手。握着他母親的手。道。媽兒已病了一個多月。渾身的肌肉已枯瘦。將完媽見了必然心痛。但這本是病人應有的現狀。算不得甚麼。母親爲了我的病。日夜不曾離開。又是操心。又是發急。團團的臉。已瘦得長而窄。皮色又這

樣乾燥這纔叫我傷心呢他媽聽了這話連忙說道我何嘗比從前瘦說時回轉臉去好似不願將他瘦削的臉給他兒子再看的一般但阿根央求他道媽你的臉向着我呀……又指着窗上夕陽的迴光道媽辛苦了這一場我的病倘能全好到也罷了但我怕我的壽命正和這夕陽一般眼看着快脫離這個世界了他母親蹬起雙眼用力望着阿根的臉道你這比喻大錯了你的病如今已有轉機不多幾天就可復原將來好好爲人你的前途正是非常光明像

我們上了年歲的人一天天的走向死路那纔和這夕陽一般無二呢阿根耳朵裏聽他母親這般說心中就想母親的話確乎不錯但若母親一旦去世我還活着無母之兒有何樂趣我倘生病誰能知心貼意的照料我及得上母親今日待我的情形呢阿根如此一想心頭覺得奇酸眼淚就撲簌簌落了他母親已料知他的想念就安慰他道你不看這夕陽雖已落下但這返照的迴光烘照萬物還得經歷若干時候他話雖這樣說心裏也覺難受禁不住眼淚

也流下來。

阿根的病確是漸好。他母親本是好端端的。因何忽然間起這悲感？他們都不明白。這所以然糊裏糊塗相對着哭了一會。還是阿根的母親怕阿根哭久了身體又將不適，就勉強忍住。從懷中掏出一方手帕替阿根揩乾臉上的淚痕。又在自己的臉上揩了一回。這方手帕承受了他們母子的熱淚，立刻濕透了。他母親又理順阿根額上的亂髮，說道：「你別再哭了，省得惹我更傷心。」阿根當即含淚不哭，並道：「我已經惹得

媽傷心流淚，真是我的大錯。請媽恕我。他母親又要哽咽，應不出聲，祇點了點頭。

母子二人靜默了一會。阿根驀然坐起，抱住他的母親的頸項，悲聲問道：「媽，前幾天我病得昏迷甚麼都不曉得。但在迷惘之中似乎看見母親日夜坐守着我，未曾走開一步。既未見媽臥床，小睡也未見媽進些食物。難道那幾天當中媽竟不食不睡麼？」他母親不提防有這一問，急迫問到回答不出，楞了一楞，纔含糊道：「那是你記錯了。又反問道：「你既說甚麼都不曉得，又怎能

曉得我不食不睡呢。阿根道我知覺雖已昏迷。但對於媽的事還有一些清醒……媽莫誑我。我記得很清楚媽委實是不食不睡他母親不忍。再哄他就嘆口氣直說道我見你病勢沈重。人事不知我的心有如刀割還能睡得安食得下麼。阿根道怪不得媽的精神疲倦到如此。肌肉瘦去大半呢。唉不食不睡是非常難能的事。我媽爲了我的病竟然到了這個地步。當時我媽的心痛可想而知了……母親對于兒子既然如此。倘母親有了病做兒子的自然也得。如此。

此了。因爲同是受天性的激動呀。怎麼隔壁王家太太已病到要死他兒子好似沒事人一般。仍舊日夜在外面頑耍毫不關心後來王太太死了。他兒子還不知在那裏四處搜尋。好不容易纔在賭場上尋着。告訴了他叫他趕快回來。他聽了竟不動心還說麻雀祇剩了一圈。抄完便回來了。我照這樣看來很疑心天性是專屬於父母方面。至于子女方面是談不到這兩個字的。媽可是不是他母親祇是望着他回答不出。阿根的母親懷抱着阿根道我看你的舉動聽

你的言語是個懂得孝道的兒子真個難得我很歡喜但我聽說如今有人提倡非孝主義你務必拿定你的主張莫爲他們迷惑阿根很堅決的道他們雖說得有情有理但我都當做不堪入耳之談我祇曉得父母生我養我精力和金錢不知耗廢多少這樣深恩那能不報呢這時窗外的夕陽又落下去不少迴光格外殷紅從窗中射到房裏正照在他們母子的臉上把他們灰白色的臉也映成緋紅咧。

◎送春（集句二絕）

繡雲女史

懷君一曲暗香生（汪發鴻）草架蘿蕪送晚晴（錢繼振）寒食清明都過了（呂渭老）拚將春老杜鵑聲（吳仁）

離歌自古最魂銷（晏幾道）蔓草荒烟瑣六朝（吳融）如此春來又春去（歐陽修）多時愁斷不堪描（蔣士銓）

## □ 原來是你

沈荆香

小說家許紅笙一個人坐在小書室裏覺着萬般無聊就立起身來走出小書室跳上一部黃包車直奔到半淞園買了門票一步步走到湖心亭裏泡了茶買了瓜子靠着欄干坐下那時節豔日麗雲蔚藍天色倒映在湖心水底發出一種不可思議的美景就引起他一種不可思議的小說資料

斜刺裏款乃一聲划出一只瓜皮小艇上面載着個麗人淡掃蛾眉淨妝素抹好似一個嫦娥仙子許紅笙見了不覺呆了一呆兩眼直射的射去不料那可惡的槳兒划得有力不多一刻已經載着麗人划向別支湖裏去了但是那麗人倩影却已深印在紅笙腦海裏暗想這個女人兒委實是個天上的安琪兒不知道她明天

還來打漿嗎？倘若來的那麼這一幅天然美人。

去。

打漿圖又可以在我眼睛裏飽看一下咧。想到這裏那水紋兒漾着漩渦小艇上的麗人又復出現輕舉纖手打着漿兒向着他的坐處划來。他就喜歡得拍手怪叫起來道「好！我的眼福真好！」旁邊有個堂倌驚詫道「先生！你瘋了嗎？」他才搭訕着坐下只見衡山夕陽斜照在湖中水紋上發出無數金光反映在湖心亭他的兩眼看去差不多要發花起來。他知道時候不早就懶洋洋立起來蹣跚的走回

他坐在小書室裏自言自語道「唉！可惜我當初沒有帶着快影機將這麗人的影兒攝來供置這裏也可以天天消解消解我的渴念唉現在却不能這樣了。我恐怕從今以後連麗人的腳印也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看見呢。唉！可惜可惜」他正在說得起勁不料他的老友周夢熊早在門外一句句都聽到耳朵裏暗暗地忍笑不止後來忍不過了就推進門來笑道「你今天看見怎樣的一個麗人就鍾情。

到這般田地啊。」紅笙看是他的老友並且自己所說的話也被他聽得知道不能遮瞞所以也就老老實實的來告訴他不料他老友話還沒有聽完就大聲的嚷道「是了是了——你看見的是不是這樣的面龐這樣的身段他身上穿的是不是這樣的衣裳辮子上是不是有一個采綢的結兒？」紅笙急道「是的是的一些都不錯難道他這個人是你認識的嗎？」夢熊點頭道「認識的認識的她就是我妹子的女友今天他到我家裏約我的妹子去遊半淞。

周。我的妹子因為有些小事不能與她同去所以她就一個人去了現在你看見的一定是我她這人是極信社交公開自由戀愛的你要認識她是極容易的遲幾天我可以替你介紹」紅笙急說道「那麼對不住謝謝你請你替我們介紹一下」夢熊在胸膛上一拍道「可以……包在我身上……」

半淞園裏的假山上一只很冷僻的亭子裏面坐着兩個女郎一個少年絮絮的清談不多一會又來一個少年匆匆步上假山那亭子裏的

少年就立起來說道「紅笙哥你來了嗎……」

暗下來忙各點頭分手約期再會

這位就是王女士他聽我提及你的大名讚佩得了不得極願意同你認結一個膩友不知道你可願意嗎」紅笙不敢待慢連忙答道「勿敢當勿敢當但既蒙女士下交在下豈有不願意的道理」說着就向王女士鞠了一躬王女士也恭恭敬敬的回了禮並請紅笙坐下于是各人俱復了原坐各逞自己的巧舌高談闊論的談個不住那可惡的夕陽看見他們這情形大爲賭氣也就早的走開了他們見時候已黑

說也奇怪許紅笙自從同王女士認識後那半淞園裏差不多沒有一天不有他們倆的足跡花間草地攜手談心真是說不盡的情愛呀但是那情場中的光陰實在過得容易泛泛眼已經是一個多月了他們的情愛漸漸的過渡到戀愛的境地許紅笙幾次三番鼓着一團勇氣要向王女士求婚但總是爲了「不敢冒昧」四個字打了回票過了幾天許紅笙坐在小書室裏忽的周夢熊匆匆走來說道「王女士

已經回鄉去了。因為急急上車未能面辭。所以托我來代說一聲。他的通信地點是嘉定北門一千二百號以後請你常常通通信罷。」紅笙聽着大詫道：「什麼——他回去了嗎？」他昨天沒有同我提起一聲爲什麼今天這樣的急急呢？——難道他家中有什麼急事？你可有些知道嗎？」夢熊搖搖頭道：「連我一些也沒有知道。他臨去的當兒又沒有同我說明不知道。他究竟爲些什麼事兒——我現在有些小事去去就來。——許紅笙等待夢熊去後就

低下了頭寫了一封極長的情書。鄭重其事的納入信封投到郵局。滿望不到三天就有王女士的情書復來了。却不料書去好久杳無回音。他不禁大大的詫異起來。就接二連三的又寄了幾封。那裏知道連影息也沒有。這時候他就起了兩種疑意。一種是疑惑王女士不識字。是不會寫信的。因爲自從認識後從不曾見過她的片紙隻字。所以疑惑他是不識字的。還有一種是疑惑王女士是情愛不專的。他回去後一定又遇着了情人。所以就將我丟掉。視同陌路。

他這兩種疑意在他的腦筋裏盤旋打轉着將他的小說思想的地位完全佔去了所以他拿着一枝小說筆側着頭兒不是打盪他的小說思想實在是要解決他的兩個疑問

呀的一聲門外走進一個風致嫣然的女郎柔聲向着他說道「小說家許紅笙是不是先生嗎？」他就連忙立起答道「正是正是敢請女士尊姓？」那女郎就從衣袋裏摸出一只皮夾打開來拿出一張名片紅笙上前接了一看說道「喔！原來就是鄧蔭芝女士久慕久慕但

今天降臨有什麼事兒見教？」那女郎拿出一本小冊子說道「儂現在有一樁情場恨事他的事跡多紀在這一本小冊子上請你先生看了一下替儂做一篇長篇小說不知道先生俯允不俯允？」許紅笙聽了嘴裏連說「遵命遵命」手裏就拿着小冊子揭開一看看見蠅頭工整妙格簪花暗暗吃了一驚又復仔細的看完一篇覺得句句是班謝才華珠璣妙文不禁失聲喊道「好極好極」我明天替你拿了去請幾位大文豪題上幾篇序將來付印一定紙

貴洛陽風行一世的。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斜着眼看那女郎。架着一副托力克的眼鏡戴上一只極時髦的絨繩女帽。穿着一件絨線司惠脫。登着一雙漆亮的高底皮鞋。暗想實在比我

的意中人活潑到萬倍咧。並且學問又高深口才又漂亮。這樣的美人兒真真是少有的！像我那個意中人貌既這樣才又這樣偏偏是冷淡。我棄掉我實在有些不懂。我從今後要將我以前對我意中人的情愛來用在這女郎身上。我看將來還有些希望。他想定了這個主

意就格外的溫柔周旋着。還連請這位女郎。常來研究研究討論討論。那女郎也狐媚微粲。說道「蒙先生不棄。也算僥幸極了。」說罷。珊瑚而去。

那女郎從這一天起就天天到許紅笙的小書室裏問字。闡韻研究討論漸漸的同紅笙親熱就發生情愛。那許紅笙也漸漸的將那以前對待王女士的情愛一起用在這女郎身上。那女郎也像從前王女士對待紅笙的愛情來還給他。所以他們倆的情愛便一天一天的深厚起

來。但是。在。下。這。枝。禿。筆。兒。實。在。沒。有。能。力。再。來。  
寫。他。只。好。擱。置。一。邊。了。

有。一。天。他。們。倆。正。在。說。得。投。機。的。當。兒。忽。的。那。  
女。郎。向。着。紅。笙。說。道。「你。的。意。中。人。王。女。士。現。  
在。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可。替。我。們。介。紹。一。下。嗎。」

眼。鏡。扯。去。絨。帽。卸。下。線。衫。顯。出。他。的。本。來。面。目。  
言。聲。的。說。道。「你。同。他。是。沒。有。情。愛。嗎。——是。  
真。沒。有。情。愛。嗎。——」紅。笙。抬。起。頭。來。一看。驚。  
道。「哎！原來是……你。嗎？」

暗。想。道。我。若。是。直。接。告。訴。他。他。女。子。的。脾。氣。  
總。不。免。有。些。酸。意。到。不。如。瞞。了。他。罷。所。以。他。就。  
說。道。「你。這。句。話。是。何。處。聽。來。的。呀！這。個。王。  
女。士。有。是。有的。但。我。同。他。是。沒。有。情。愛。的。他。已。

◎落花  
序 英

淒涼庭院沈蜂夢。幾日春歸已舞紅莫怨。

無情風雨急。蓋綠色相本來空。

□ 香餌

顧明道

海上胡氏弟兄家擁巨資而性吝嗇一介不以與諸人楊朱徒也今吾敍其事不欲寫其名姑稱之曰大胡小胡大胡已娶妻小胡年方十九以擇偶綦嚴尙未授室弟兄皆業商有儕中才加以資本富裕故所營無不如意者

一日小胡自一品香宴會歸時則室中電燈大明偃臥沙發上口啞雪茄烟氣縷縷上升吸吐

若甚得意覩壁間所懸美人圖頗涉遐想自思以我之年我之財願爲我執箕帚者頗不乏人然我罕有愜心者卽如今之花國總理亦有從我之意特因彼青樓中人難以繫其野心耳正思念間奚奴以報紙進曰今日主人有事忙報紙尙未過目也小胡乃取報展閱少頃至廣告欄見中有求婚廣告一則其辭曰

今有某女士在某中學畢業年方二十歲姿容清麗學識豐富享有巨大之遺產茲欲自擇佳婿俾享幸福海內少年欲充乘龍之選者須有以下所列資格

(一) 相貌 須五官完善身無疾病面目不致可憎者

(二) 年齡 在二十五歲以下

(三) 職業 商界中有優越地位者

(四) 財產 有三十萬以上之不動產者

未婚少年如自問能合以上四條者請詳列通信地址投函某報館二十九號信箱中選者卽有回音

小胡閱畢瞑思久之乃欠伸而起投爐餘之雪落於睡孟中自笑自語曰此四種資格我皆有之富而美若個女士可以爲我婦矣盍不投函一試或當有效也乃據案作書自述其年齡地位財產等綦詳按鈴呼其僮入命投之信箱中時大胡方歸弟兄二人乃作交易所之祕談矣越數日忽有回函至小胡拆閱訖知己列資格

可得應選。且約小胡某日至某所會面。此時小胡心中蕩漾不定。幻想此女士之容貌能如廣告上所述乎。又取前日之廣告一字一字細讀。之至「享有巨大之遺產」句。心不覺怦怦動。自思古有錦上添花之諺。不意我獨獲之。乃暫祕其事。至期小胡裝飾務求奢麗。所以眩耀其富也。家人詢之。則謂往見某貴官乘汽車而往。至其處。則洋房高聳。富者居也。投刺而入。坐待客室中。良久。自意個女郎身分竟如此高傲不易。與人見耶。詳視室中陳設。殆皆精貴復頃之。

聞婢婦隱笑聲。革履聲。一女郎翩然徑入。小胡忙離座鞠躬。女郎亦嫣然還禮。請其就坐。彼則坐于對面。含笑問曰。足下卽胡君耶。小胡卽答曰。不敢。而顏色微穎。女郎談笑自若。詳詢小胡家世。小胡敬謹對答。女郎頻點其首。小胡心始稍安。睨之。見女郎衣雲霞閃光緞。之夾襖下繫灰色花綢。跳舞裙。足革履。架金鏡。雲髮蟠曲。仿歐西裝項懸珠串。下墜紅色寶石。指御鑽戒。光彩四射。其容貌又妍媚動人。誠足令人對之不能無愛。女郎徐徐言曰。余將告君以余之略。

史矣。余姓賈，名環珍。先父在日，曾爲商于東省，獲利甚厚。不幸父母相繼病故，余又無弟兄姊妹。僅有一姨母，門衰祚薄，東省鬍匪充斥，覬覦

我家者不乏其人。是以遷居此間，數載于茲矣。

余曾畢業于某女校，姨母欲爲余相婿。余殊不欲願。登報招求，如有相當之人，則嫁之。否則甯以丫角終。今以君所列之四條，皆合余意。如君不棄葑菲者，請先交友數日，何如？小胡唯唯，遂與之雜談。知環珍嫋于英文，益加推敬。環珍復請其姨母出見，亦一誠實婦人也。其家僕從甚

多類大家風。環珍復引小胡至其書室，精雅絕倫。一洗俗氣。談久之，小胡約以明日再來臨別時，尤覺戀戀無已也。

小胡歸後，熟思經過情形，自覺前途充滿幸福。得妻若彼，美可以無憾矣。詰旦往，則環珍又易一種裝飾，且撫風琴奏歌一曲，不媿女學生身手也。二人談吐甚濃，小胡卽飯于其處。下午小胡邀環珍同遊半淞園。環珍領之，卽登樓更粧。雇馬車而往，至則共坐小舟，蕩漿其中，又烹茗于湖心亭。小胡遂乘閒以其手上鑽戒，套於環

珍。指。上。環。珍。俯。首。微。笑。亦。以。一。鑽。戒。報。之。其。價。

值。差。足。相。埒。小。胡。之。意。竟。欲。早。日。成。婚。而。環。珍。  
謂。置。辦。妝。奩。大。費。時。日。非。四。閱。月。後。不。可。今。可。  
先。行。納。采。小。胡。不。敢。拂。其。意。一。諾。無。異。辭。是。日。  
回。家。卽。告。其。兄。及。家。人。大。胡。頗。奇。之。囑。弟。再。爲。  
一。探。小。胡。笑。其。妄。不。之。理。竟。擇。日。納。采。焉。自。此。  
小。胡。與。環。珍。常。相。往。來。惟。環。珍。性。甚。倨。傲。不。如。  
其。意。則。終。日。不。歡。小。胡。曲。意。媚。之。以。謂。環。珍。之。  
富。將。來。卽。屬。之。已。故。其。所。費。于。環。珍。亦。甚。多。蓋。  
彼。見。環。珍。與。各。大。銀。行。時。相。往。來。知。其。存。款。必。

鉢。也。

大。胡。本。登。徒。子。流。也。以。其。婦。悍。夙。伏。于。裙。帶。  
之。下。不。敢。萌。妄。想。自。小。胡。訂。婚。而。後。大。胡。於。無。  
意。中。曾。一。遇。其。弟。及。環。珍。於。遊。戲。場。見。其。未。來。  
之。弟。婦。端。莊。流。麗。大。家。閨。秀。也。於。是。向。之。疑。一。  
易。今。之。慕。爲。小。胡。欣。幸。而。歎。自。身。之。遇。人。不。淑。  
矣。一。夕。大。胡。夜。間。無。事。挈。其。五。歲。之。女。兒。往。共。  
舞。臺。觀。劇。蓋。大。胡。素。喜。觀。男。女。合。演。也。大。胡。昂。  
然。坐。月。樓。上。舉。目。四。顧。見。其。傍。一。少。婦。縞。衣。素。  
袂。丰。姿。美。好。頻。以。秋。波。橫。睞。及。己。大。胡。遂。注。意。

之知少婦僅孤身然不能測其爲何如人及臺上演張文豔之新紡棉花觀者喝采不已尤多

笑呼聲時少婦亦笑而顧大胡見其幼女則以手撫其額上之髮笑詢其年且以水菓盆中之

稗官小史中往往載有意外奇遇一般淺見者

香蕉代剝其皮納女掌中大胡代其女答謝亦以紙烟還敬少婦笑而受之抱女於膝上與之絮絮語大胡乘間進言互通姓名始知少婦姓馬卽居法界問其爲何人服孝少婦斂笑答曰亡夫耳大胡細審少婦年方花信而遽喪所天亦一薄命女子也頗憐愛之及散出大胡約以

明晚在某影戲館相俟少婦一笑應之臨去秋波尤令大胡魂奪也

讀之輒生非非想不知男女之遇合豈有如是之易哉設有之則狡童蕩婦之交識耳顧此時大胡魔心已動不可復遏明晚子身至影戲館則少婦已久俟於彼矣兩人並肩而坐喁喁談話蓋彼等非觀劇也實借此以作祕談耳影戲館之妙用不意卽在於斯大胡探其家中狀況

少婦曰余等爲單獨家庭先夫逝世後僅剩余

一人寡居。傭一僕婦。淒涼之況。難爲人道。言畢。  
以巾掩淚。大胡以好言慰之。劇終。大胡又邀少  
婦飲于番菜館。斯時二人色授魂與。無言不談。

少婦飲酒後。兩頰紅如玫瑰。含笑握大胡之手。  
而言曰。余家不遠。且又無人。君盍隨余一往乎。  
大胡聞言。正中其懷。慨然許之。遂起身付資同。  
少婦出肆。雇車往少婦處。少婦之居僅一樓。一  
底。然陳設尚精雅。少婦竟引之登樓。大胡初尙  
志。恐不卽上。少婦嗔曰。君豈疑有他耶。我以赤  
心向君。而君攜貳大胡。乃從之見。其臥闌殊精。

美幽香襲人。少婦卽請大胡坐于醉翁椅上。命  
僕婦捧香茗以進。是夕大胡卽宿于其處。自謂

三生有幸能得銷魂真個也。

自是而後。少婦儼然爲大胡之外室矣。一切費用。皆由大胡供給。每數日。大胡輒向家中托故。  
而潛來行樂。少婦工媚術。大胡爲之顛倒。然頗  
節儉。不向大胡需索。舉動誠摯。以是大胡深信  
之。小胡久乃知其事。大胡囑守祕密。小胡笑允  
之。蓋彼與環珍女士方日遊于愛河之中。何暇  
更涉他人事。惟盼吉期之速至耳。

光陰迅速。小胡與環珍之婚期不遠矣。二人乃商議送盤之事。環珍竟大行奢索。小胡不忍違之。環珍謂須用一金鋼鑽項件。計價十萬元。庶幾足以驕其同學及鄰戚。小胡初費躊躇。繼思彼將以遺產享余。余可以此失彼歡耶。且將來

現事固有出人意外者。

環珍乃囑小胡於此時期內可以少至其處。因彼出辦妝奩無暇相伴。且婚期在即。若猶相聚一處。不免爲人所笑。小胡聽其言絕跡不至。其家亦預爲裝飾。青廬趕辦喜事。而不知圖窮匕

物終屬余。乃允之。其他亦踵事增華。計送一盤。共費二十餘萬金。亦足豪矣。人皆知小胡將娶。妙齡女郎談話見大胡來。乃爲介紹。知女郎陳美婦。且有巨財。皆笑賀曰。財人之所欲也。色亦人之所喜也。二者不可得兼。而今小胡則兼之矣。其幸福豈常人所有哉。小胡聞言。亦頗自傲。去大胡日。送其行。笑謂少婦曰。個女郎甚佳。少

婦佯怒曰得寵望蜀君豈有野心乎大胡曰不敢少婦繼拍其肩笑曰彼非閑花野草任人攀折者但彼家適有急事須借款六七萬元方得彌補適來余處亦欲與余商耳然余又烏有多財以君之所贈及曩之所積悉索斂賦亦不過哉君也君欲占盡便宜乎此無干余事余不能爲人作嫁也大胡笑曰事成後卿之美德永永彼者則彼或感君之恩再加以余之遊說當可達到目的大胡笑曰卿爲我畫策可謂至矣特彼時卿不將醋海倒翻耶少婦笑答曰祇望君愛余之心不變可矣大胡素穩重多計遂問曰

彼有何急事而欲貸錢少婦正色曰此非君與余可問者況彼有房契作抵何患之有大胡曰信耶余可移款與之特一須房契先給余驗二則余欲先達余之目的然後……少婦急曰狠哉君也君欲占盡便宜乎此無干余事余不能爲人作嫁也大胡笑曰事成後卿之美德永永勿忘當以一鑽戒相酬何如少婦笑曰倘如君之條件亦無不可特鑽戒須先酬然後余再與彼一商大胡允諾翌日出一鑽戒授少婦計價可千元少婦意尙不慊乃約大胡後日晚上再

至。此。間。至。期。大。胡。錦。衣。華。服。乘。車。而。往。至。則。少。  
婦。與。女。郎。已。坐。談。樓。上。女。郎。見。大。胡。卽。起。行。禮。  
大。胡。乃。參。身。其。中。覓。語。與。之。談。頃。之。少。婦。引。大。  
胡。至。後。室。低。語。謂。女。郎。祇。欲。借。款。而。不。肯。爲。苟。

漠。然。不。動。頃。之。僕。婦。忽。報。少。婦。之。戚。二。姑。太。太。  
者。有。事。請。其。速。往。少。婦。起。立。曰。此。事。余。已。知。之。  
但。須。數。言。可。決。君。等。可。稍。待。半。句。鐘。余。當。遙。回。  
女。郎。乃。曰。妹。亦。欲。行。矣。少。婦。搖。首。曰。不。可。妹。請。  
代。余。伴。胡。君。余。卽。須。歸。來。也。言。畢。忽。促。下。樓。且。  
下。匙。笑。言。曰。恐。君。等。潛。逃。也。少。婦。去。後。大。胡。乃。  
得。逞。其。所。欲。迨。少。婦。返。大。胡。頗。覺。得。意。女。郎。則。  
跼。坐。一。隅。羞。赧。無。似。少。婦。視。大。胡。笑。曰。借。款。事。  
可。定。後。日。君。以。款。來。彼。以。契。至。余。作。中。保。可。也。  
兩。人。皆。唯。唯。女。郎。乃。向。二。人。告。別。少。婦。送。之。下。

樓而大胡癡望其後尙不忍女之去也。

後晚大胡攜其六萬元之支票至少婦許少婦置酒對酌言笑晏晏至鐘鳴十下而女郎不至大胡奇之少婦曰彼或有事相阻請再稍待可乎言畢頻以酒勸大胡又久之仍杳然時大胡已微醉乃宿於其處

紅日上窗映射芙蓉帳中大胡好夢初醒塵紗兩目顧視身側之少婦悄然不見及披衣下牀呼少婦無應之者惟聞檻上鐘聲而已自思彼何往者猛憶及支票摸索睡衣袋中不覺大驚

蓋已不翼而飛矣急開櫃視之見已御之鑽戒及皮夾中藏數百元紙幣者亦俱不見知事不佳疾馳下樓見大門已反鎖少婦與女僕杳如黃鶴矣頓足大悟始知前此所遇皆受其愚女郎亦彼黨中人竟以一夕歡易彼數萬金然思少婦溫順不類此道中人平居又儉樸私常嘉許之不意處心積慮最後成功竟陷人于不知不覺之中事後思之尙覺迷離其技可謂高矣乃高聲大呼鄰人聞聲破門而入彼此問詢始知少婦遷居此間尙不逾一年也登樓開視箱

健貴重皆去乃往告捕房暫封其門啞喪而歸事洩于弟小胡頗笑其兄之好色妄想致受此驅漸聞於大胡之婦大爲勃谿自是大胡出入必限以時大胡苦之然搔首長嘆莫可如何也距小胡之婚期僅有三日矣小胡邸宅已典皇喬麗陳設一新遠道親戚亦已先後蒞止兩家本無媒妁前此納采皆由小胡轉請者及大婚之前數日男女兩宅例皆有請媒之舉小胡忽思環珍處何無信息前來不知彼採辦妝奩若何盛富頗思一往探之至夜乃潛至其處見門

前並無裝設不若彼胡家門前之有電燈牌樓也入見門者門者忽稱女主以辦妝奩赴杭行已七日至今未歸小胡驚奇益甚入內詢女僕咸如門者所云且一無佈置也大疑之又問環珍之姨母何在則固偕環珍同去矣遂發其室則妝臺上置有一函上寫胡君台展字樣小胡拆視之中言……辱承相愛見賜貴物數月以來備蒙優渥珍皆拜惠之矣茲不得不實言告君余儕不過藉此小遊戲耳豈有嫁君之心哉從此君亦毋萌異想於訂親一道當加審慎須

知天下本無此便宜事也去矣。胡君幸毋多戚。……小胡閱畢呆若木鴉。手足皆冷。往後仆倒。物皆往回絕。家人疑奇莫名。以謂小胡癇作也。幸爲僕婦扶住久之始回復。神經乃嘆曰。天乎。孰意溫文美麗如環珍而爲欺人之計乎。吾今遇念秧矣。乃問下人曰。汝等何時從主人居此者。咸答曰。我等皆今年新被雇者。不知主人歷。史小姐臨行但囑我。曹謹守門戶而已。小胡曰。汝等主人從此不歸矣。試視其箱中可知也。衆咸錯愕。乃破箱視之。則中皆一空小胡乃下樓。曰。汝等且居此。明日待我至。可以發遣汝曹。急。

坐車歸家。命僕人撤除一切鋪設。所有預定各物。皆往回絕。家人疑奇莫名。以謂小胡癇作也。大胡急問其故。始知個中狀況。懊恨無已。曰。我弟兄自稱穩重。多智所謀。輒勝於人。未嘗失策。今乃爲二三女子所欺乎。悠悠蒼天。謂之何哉。戚友聞之。咸相笑談。以爲胡氏弟兄平日慳吝。史小姐臨行。但囑我。曹謹守門戶而已。小胡曰。之報猶幸。小胡先至賈家一探。尙未致花轎。空娶。有勞新郎虛待嘉賓。空望噫。所謂賈者殆即「假」也歟。

◎ 小的小說

胡蝶女士

林餐秋從小受了伊父母一句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好庭訓直到如今伊嫁得丈夫了生了女兒了德行固是狠好只是說不到一個才字伊丈夫在這層上就慢慢的欺負伊有時不絕口的罵道誰叫你投做女子合該是個蠢材處處都要倚賴我只是仰我鼻息大凡一個女子真好算是天生的奴隸呢伊的女兒送進學堂想受一些教育伊身受痛苦決不願伊女兒將來和伊一樣墮落的伊丈夫爲了這事絕端反對和伊幾回大鬧伊但記得伊丈夫道你要明白些誰叫小秋投做一個奴隸式的女子將來自有現成的人給伊倚賴伊還配受什麼教育啊

小社會 老殘新遊記

譙北楊塵因著

第五章 浪子失途人仗狗勢 書生入幕霧散雲消

話說老殘與那道人交手時不會鬥了幾手道人已招架不住便狂叫一聲道風頭不順哥兒們還不上嗎說罷虛掩一掌閃身向那黑幕裏攢去此時老殘那肯放鬆緊跟着他的身後一轉身之際道人攢進了黑幕老殘也接次跳上佛龕飛起一腿將龕上的香燭菓品掃得七零八落復一探身將那黑幕掀起猛見一人形似的黑狐迎面站着他身後還拖了三尺來長的毛尾好像。是野雉尾巴形狀猙獰就那嗜人的模樣怒睁着兩隻火球似的眼珠兒直向老殘撲來老殘猛不提防却喫了一驚頓時站定腳根不敢驟進當這進退未定時節忽見道人轉到那黑狐身

後。唧。唧。唧。吹了兩聲哨子。又見黑幕左右跳出四個彪形大漢。都是。豎眉瞪眼。十分兇惡的模樣。老殘纔要轉身。冷不防已被那四個大漢團團圍住。加着那黑狐的來勢也異常兇猛。老殘混戰在這方丈佛龕之上。因地面偏仄的限制頗感英雄不能用武的痛苦。一方面抵禦那四個大漢。一方面還要對付這一個黑狐。當時也說不到什麼戰術。祇是拳來掌抵。手到臂迎。混打做一團。也說不明白是誰勝誰敗。當老殘初見那黑狐之時。心坎裏却自覺有些兒懼怕。後來見他並沒有什麼驚人的妖術。就看透那黑狐乃是一個假扮的。於是。他那懼怕之心也就漸漸消滅了。倒是這四個彪形大漢。嘶纏着一時擺脫不開。却狠覺得討厭。轉又想道。我這纔真傻氣咧。何不出一支奇兵。先打倒他一兩個。這重圍自然迎刃而解了。誰耐煩與他作這無意味的戰鬥。主意打定。他周身精神頓時大振。隨勢兒打出去幾手。找住那四個大漢。接着見那黑狐如餓虎扑食般直扑過來。他便閃身避過。乘趁飛起一腿。恰好踢在那黑狐腹部。祇聽哎唷兩聲。那黑狐頓時打定。他周身精神頓時大振。隨勢兒打出去幾手。找住那四個大漢。接着見那黑狐如餓虎扑食般直扑過來。他便閃身避過。乘趁飛起一腿。恰好踢在那黑狐腹部。祇聽哎唷兩聲。那黑狐頓時

睡倒。因做一團。再看那道人見黑狐已被老殘打倒。急瞪着兩眼直冒火星。一時忍捺不住。又直奔前來。在他的初意原想掩護黑狐不能戳穿了他們的把戲。然在老殘眼中看去。總覺他又加入戰鬪。故不肯輕放他。一着便轉身又來直取。道人要知戰敗之氣。終難復振。尙未交手。那道人已不寒而慄了。再說那四個彪形大漢。原是一介莽夫。若論他等死力。却都擎得起一二百斤。但若談到拳術。他等却一些兒也不懂得。常言說得好。內行打架乃是鬥智。不是鬥力。他那裏是老殘對手呢。加着那道人與黑狐都一再戰敗在老殘手下。那一股勇敢銳氣。業已減去什分之五。因此他等心中都有些着慌。手脚也就有些紊亂了。這等神情早被老殘看透。他便越打越發覺。得高興。正在這難解難分之際。又聽那道人的嘴巴裏唧噥唧噥的不斷。將那哨子吹起彷彿是那領兵告急的暗號。無奈那哨子雖然吹得不斷聲。却不见有人前來援救。道人見勢不佳。忙趁勢退縮一步。將黑狐救出戰線。接着高聲嚷道。朋友天下道路。不是一人能夠走盡的。就是老兄。

要想在這碼頭上活動也得先說個三長兩短紙要是一個朋友沒有不好商量的事何必鬧得這樣大開花咧再說光棍不走當頭路強龍不壓地土蛇江湖上規矩也得有一獨先來後到就說老兄是個天下無敵的大好老那大道長千里小道一灣兒也得讓一條道兒給別人走一走長話不如短說罷老兄若是夠朋友的咱們今天這一場總算得是我眼瞎了咱們明天在得月臺約上幾個三老四少自家兄弟喝他一盅有什麼難過的事那時再說他一個你清我白您就是要端我的面子祇管在自家人面前去端何必要這一套兒老兄咱們跑江湖的人大家招子都是亮的第一要緊的事就是不壞規矩不結冤家就是今天鬧一個你死我活又有什麼滋味天沒有不散的風雲人沒有難交的朋友一句話說結了罷今天您就將我打死了我不過少活幾十年二十年後我還是一條漢子老兄您咧……老殘聽到這句話頓時百感頻生也不待道人說完便大嚷止住朋友夠了您可莫要多心我並不是來爭地盤奪飯碗呢的我實在常聽

人說您是個好漢……好朋友……雖然自古英雄好漢大概多是浪迹在風塵草莽之間並沒有許多顯揚在廊廟之上的。但是四海之大百事之繁祇要咱們不懶惰不荒唐什麼飯混不飽肚皮咧何必借着妖魔鬼怪前來騙人我因爲仰慕您乃是一個漢子特地前來進一兩句忠告的不料我那一番好意險些變成惡意啦如今我的來意業已說明想您乃是一個漢子必定是受了什麼激刺纔走上這條道兒如今天色已不早了您可能作最單簡的答覆告知我一兩句。咧說到這一句他兩眼覲定那道人炯炯發光道人聽了這番話接着長嘆了一聲低垂着腦袋那眉目之間驟然發現了種種極困苦的神色若似有許多苦衷說不出口的樣兒左難右難噏噏價祗管歎氣再看那四個彪形大漢正打的手忙腳亂之際忽被道人喝住纔得喘了一口氣便將那八眼圓睂覲定老殘後聽老殘說什麼風塵草莽江湖廊廟他們那裏懂得直待大衆氣喘平了仍要擁上前去與老殘決一個勝負道人忙喝住道你們莫要胡鬧退後去罷那四個大

漢頓時同進了悶葫蘆。越發不能夠明白。但是道人的命令向來是狠嚴的。於是次第退進後堂去了。道人復又向那四人說道：阿慧大概沒有什麼要緊。我在這裏陪客可招呼他們好好照應罷。接次紛紛聽着應了兩聲。是字。道人轉身與老殘一同跳出戰地。彼此言歸於好。分賓主入座。那道人就將他個人的身世約略談了個大概。老殘這纔曉得那道人就是這屋裏的主人。褚恆發那個拖着野雄尾巴的野狐也不是什麼妖怪。乃是他的女兒阿慧假扮的。原來褚恆發他本是一個富家子弟。享受先人遺產。足有一二百萬不滿十年。他那一份產業都被他喫喝嫖賭交結朋友鬧了個精光。直待他落魄的時候。那平日與他呼兄弟稱手足共患難同生死的朋友。大多見着他都遠避了。這一氣可把個揮金如土的褚恆發氣得白眼頻翻。說不出來的苦惱。要知此時的褚恆發生活程度是一天一天的加高。不能夠少減的。那生活的能力就因為生活程度加高。他就越發的薄弱了。因此他的人生觀也就一天一天的枯窘起來。日久時長已到了吳市吹簫。

長街托鉢的地位今再把話兒說回來。褚恆發他坐擁二百萬鉅產不滿十年濫用精光雖然沒有交得一個好朋友但是那鷄鳴狗盜之徒總算他交結得狠多所以那些治國安邦修身克己種種學術沒會學得些兒倒把那江湖上哄嚇詐騙的本領學了個完備不但如此還有那些偷盜扒拿一切最下流的能條也都學會了就有人笑他雖是濫花了一二百萬金總算實捐了一個流氓大博士的頭銜他後來做了伸手大將軍那種種討飯要錢的本領自然比較一般同行裏的人高尙一等。一日他流到蘇州實行他討飯的政策便在玄妙觀四境兜了一個大圈子祇見他的那些同行中人熙熙攘攘却很不少也有唱西皮二黃的也有唱梆子的也有唱灘黃以及虞調馬調的還有許多燒肉香要板欖頑青蛇的他細心評論了一回覺得這些還是人類的玩藝兒必沒有什麼驚異的所在復又自忖道我要想在這裏多賺幾文必須從出類拔萃中着想想一個非人類的玩藝兒方可以多騙人家幾文咧想了許久纔想出來一種玩意兒他

便見人就在地面上一坐兩肩高聳瘦頸長伸瞪着兩隻餓鷹似的眼珠兒凸起一張惡虎似的嘴巴嗷嗷不住價學狗叫什麼老狗小狗公狗母狗富家狗窮者狗瘋狗癩狗獮狗嬪狗種種聲音都能學得惟妙維肖還有那些多數狗黨團聚在一處什麼狗打架狗爭食狗看門狗擺威狗演說狗跳舞以及一般狗男女的調笑狗朋狗友的結交可是真形容得精細已入了化境每到天昏月黑之時曠野疎林之下他一時高興起來偶然狂吠幾聲就引起四方響應還有許多情多義的狗男女爭着前來拜會他並想與他結交做朋友倘若他多長兩條腿早就加入狗黨了他持這一種絕技就在越王臺畔胡混了幾天居然鬧得滿城狗叫吠影吠聲大家都爭着摹仿他的腔調比時一般引狗爲朋的先生們互相尊稱他是狗博士大家都把摹仿譚叫天梅蘭芳的工夫轉來摹仿他幾聲狗叫褚恆發就仗着狗勢倒也走了一回紅蓮那鵝眼式的小錢每天總可以混得幾十個殘羹冷飯倒也飽得肚皮由此他在街頭廊下隨意安身醉飽之後就

狗腔狗調的高唱一回引了許多狗朋狗友前來團團圍住他開跳舞會却也不覺得什麼寂寞每想他膏梁錦繡的時節雖然喫的是珍饈穿的是羅綺擁翠偎紅朝夕與那些兩副面孔的朋友結交當面大家都熱做一團背後彼此却各自搗鬼仔細想來反覺那做人的生活不如這做狗的生活逍遙自在咧轉眼又過了許多天這日他正在那搖頭擺尾表演一種戀愛的狗戲忽見迎面來了一個破衣老道年紀約在五旬左右左手擎着一幅白布幡旗上橫寫崑崙道人四字接次又直寫神相兩個大字右手擎着一柄蒲扇眉鬚鬱倒也狠覺得清秀站在人叢之中直待褚恆發演罷狗戲一般看戲的閒人都紛紛散去老道便滿臉堆着笑容向前說道您這個小哥兒五官倒也很端正的什麼事不能夠做何必仗着狗勢混飯喫咧褚恆發見他猛的問了這幾句話復又向那老道上下打量了一回道您這位長者怎麼這樣的說話老道笑道我也曉得你是被生計所迫不得已而爲之的但是如你這般模樣什麼事兒不能混飯喫咧貧道乃是

愛惜您這等人材。所以纔進忠告的褚恆發聽了這句話便低垂着腦袋長歎了一聲道長者。您的相法很高明的可知我是什麼人咧。老道說道貧道雖不曉得您是什麼等類的人。但是我能決定您不是一個討飯的乞丐並且我能決定您是個很聰明很能夠交結朋友的一個漢子。褚恆發聽到這番話實在忍耐不住了一蹶劣跡起身來大聲向那老道嚷道照呀不瞞您老說罷。十年以前恐怕您想見我的尊面還不十分容易咧。想我享受祖上的遺產足有一二百萬十年之中都被我花了個精光乾淨想當初給我看守大門的人如今也便便大腹儼然是富翁的模樣。現在我轉想給他看守大門他還嫌我不懂得規矩再說平日隨着我混喫混喝的朋友如今見着我却高抬貴眼不屑下顧我今鬧得是四海無家一條光棍可憐閻羅王他又不下請帖我也不甘心自己去尋死眼見人海茫茫實在沒有我可做的事我雖然是一個人但是覺得這人類之中也實在沒有可做的事所以我纔想在這狗類之中尋找些兒生活混過餘生落得個乾

浮。曖。如。今。就。是。仍。掙。得。我。往。日。的。財。產。也。不。夠。我。信。手。一。揮。富。貴。榮。華。還。有。什。麼。希。望。咧。說。罷。又。冷。笑。了。兩。聲。那。一。種。聲。浪。却。含。着。有。極。慘。慟。的。意。味。老。道。接。着。不。住。價。點。頭。連。說。了。幾。聲。好。的。又。沉。吟。半。晌。方。說。道。我。看。您。的。志。趣。却。很。高。尚。如。今。人。類。中。的。事。業。確。實。是。沒。有。可。做。得。但。是。除。却。人。類。中。的。事。業。可。以。做。的。也。很。不。少。何。必。這。樣。的。搖。尾。乞。憐。咧。我。今。對。您。實。說。了。罷。您。莫。看。我。這。般。慈。悲。模。樣。復。又。指。着。那。白。布。旆。兒。說。道。我。也。是。借。着。這。一。塊。招。牌。混。飯。喫。的。雖。然。世。界。上。是。好。人。最。難。做。你。我。的。魄。力。手。段。既。不。能。自。己。做。好。人。給。一。般。人。做。榜。樣。又。不。能。引。導。一。般。社。會。分。子。都。做。好。人。就。應。該。從。反。面。着。手。做。一。個。切。實。的。歹。人。您。要。明。白。如。今。這。個。年。頭。這。等。社。會。想。做。好。人。是。不。容。易。得。法。若。做。歹。人。却。是。很。容。易。得。法。的。如。此。我。們。自。己。的。生。活。也。可。以。維。持。住。了。再。進。一。步。說。罷。就。是。使。人。曉。得。我。是。一。個。歹。人。也。可。以。從。反。面。警。戒。他。的。行。爲。可。以。不。依。照。我。的。模。樣。去。做。了。這。就。叫。做。正。面。好。像。是。害。人。反。面。實。在。是。救。世。如。那。山。林。嘯。傲。泉。石。膏。肓。那。些。厭。世。派。的。

隱士都是一般書獮子自殺的行爲。你我却不能遵爲規法的。褚恆發猛聽豁然大悟。把那十年中的鬱鬱不平之氣頓時打消個乾淨。頓時就向老道求教方法。老道舉頭看了看天色。說道。這街市之上。往來行路的人也很多。如今天色不早。也不是談話的時候。我現在居住闔門外永安客棧裏面。你果然是真心度意。明天上午十時我在客棧裏等候。罷。褚恆發一一應着。遂各自分散。褚恆發自遇那老道之後。反覆顛倒就盤算了一夜。始終想不出老道要他做什麼事。最後默忖道。橫豎我乃是一條光棍。無論他辦些什麼事。我總沒有虧喫的。於是直待天明。他也等不到十點鐘就尋到永安棧去了。恰好老道剛纔起來相見之後。老道復又詢問褚恆發的名姓籍貫。褚恆發一一對他說了個詳細。老道也就將想與他共謀的事從頭至尾商量了一回。原來崑崙道人他早就想高掛那妖魔的招牌。在社會上胡亂鬧他。一回無奈閒遊了許多地方。總覓不着一個好幫手。所以此志未酬。已經三載了。後來遇着褚恆發。見他氣宇非凡。相貌出衆。便與他。

攀談起來復又暗中試驗他的能條誰知褚恆發對於江湖上一切本領總算得是文武全備崑崙道人暗自大喜不多幾日就與他同往奉天吉林等省逛了一趟當時那個老道人乃是崑崙道人自己粧扮的褚恆發就扮的是那個雉尾狐然後又招了十來個江湖上賣力的朋友跟隨在左右助威設壇之後果然香火茂盛不滿一年大賬居然賺得有一兩萬金崑崙道人復又妙想天開擄拐得四個妙齡女子扮做仙姑隱藏在黑幕之後若遇着純裸少年他就用這狐媚的手段將他等勾入了陷阱比時褚恆發就扮就道人與崑崙道人師兄師弟的稱呼了那雉尾狐就是阿慧假扮的啦從此那香火的進款益發茂盛當這香火的時節崑崙道人大概是惡貫滿盈暗遭天殛忽地得了什麼虛弱症不滿百日就一病死歿於是褚恆發就做了主人翁遍遊燕趙齊魯之間沒曾給人窺出了破綻不料這此破在老殘的手下這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閒話少說老殘聽褚恆發一番的談話纔明白他這黑幕裏的內情眼見天色已漸漸的發亮正

待接說下去。忽聽前堂一陣喧譁。褚恆發頓時忙亂了。手脚老殘趕忙止住道：老兄不必驚慌。這大概是。我帶來的朋友。發生了誤會。您不必害怕。包管沒有大事的。說罷。老殘便起身向外走去。走出了前堂。果見申子平。林伯襄等與邱標那裏借來的十來個人。正與他這把門的幾個大漢。爭吵。彼此幾乎要大耍拳頭。老殘一眼看見。趕忙上前勸阻。道沒有事。沒有事。彼此都是一家人。什麼話。我都說明白了。咱們後堂坐罷。大眾尙未答話。祇見褚恆發也接續出來。一面勸阻他那些同夥兄弟。於是彼此都不便紛爭。一同進了後堂。因為那屋裏座位太少。於是大眾也有坐的。也有站的錯落。在一團老殘就將褚恆發自述的言語。又撮要的向申林二位說了一遍。大眾這纔明白。申子平便接着說道：如先生之言。褚君乃是憤極而爲的。如今頗有懺悔之意。但是事兒業已鬧開了。咱們應當想個什麼方法來收拾殘局。喲。老殘被他這一句話兒提醒了。頓時雙眉緊蹙。躊躇了一會。尚未及開口。忽見林伯襄猛的跳起身兒。大叫大嚷。直向黑幕中扑去。當時大衆也亂鬨起來。要知他們鬧些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小偵  
說探  
毒瓶

第十一章 金錢巧計

張碧梧譯

第二天吃中飯的時候約翰又到布魯得街一家飯店裏去尋勞埃因為勞埃時常在那裏是那飯店裏的老主顧今天果然也在那兒約翰纔走進門就看見勞埃正坐在室中這時他也看見約翰就站起身來招呼請約翰坐下低低問道你吃過中飯不會我想你已經吃過了老朋友可有甚麼新聞呀約翰道一些也沒有勞埃道照這樣情形看起來我們做的事多分是失敗了我且問你昨天晚上烏得維爾夫人特地請你去和你說了些甚麼又指着一處道甲克也在那裏你說話的聲音務必放低些約翰道我不怕他我還要教訓他一場呢當下約翰就把昨晚的事

大概告訴勞埃一遍。勞埃道既然有了這回事，他必然更非常恨你。約翰道這個自然。勞埃道那時他可曉得你還在室中？約翰道我以為他定然曉得，因為我雖躲在那繡幕後面，但那繡幕時時被風吹得飄起。甲克的眼光又直注視那繡幕，他豈有不看見的道理？約翰道他既然看見了，你爲何不打？你這可有些奇怪了。約翰道其中自有道理。他委實不敢打我，因爲他若打了我，他夫人就拿事來挾制他。勞埃道難道甲克有甚麼祕密落在他夫人手裏？約翰道這個我可不曉得。因爲他們後來說話都是用印度語，我不能聽得清楚。而且他們說得吞吞吐吐，我更莫名其妙了。但看他們當時的情形，我猜甲克必然犯下甚麼大罪，或是極祕密的事，深恐他夫人一經說出他的性命就有些不保，所以他雖明知我在室裏恨我到了極點，也不敢奈何我。勞埃道我曾勸你不必到那裏去，你不聽我的話，險些兒鬧出大事來，幸虧佛迪基能個挾制他丈夫，你纔得無事。但甲克依舊恨你將來的危險很大，我勸你不必再去親近佛迪基，免得淘氣。約翰。

道。不是。這般說。我正要利用佛迪基。因爲他胸中藏着的祕密。我必設法探聽出來。并須探明甲克。究竟是何等樣人。他們說時見甲克已站起身。慢慢的走出飯店去。約翰向勞埃道。待我去跟着他。我們再會罷。約翰走出飯店上了大街。跟着甲克去了。一會已到了甲克的辦事處了。甲克就推門進去。話分兩頭。且說甲克到了室中。就坐在一張椅子上。動也不動。好似斟酌甚麼。一會一個僕人遞進一張名片。說道有客人來了。甲克接過那名片。看時原來正是約翰。哀那爾得。甲克很爲奇怪。道他來做甚麼。這可奇了。又把那張名片反覆看了幾遍。忽然笑起來。道昨天晚上有我夫人做你的護衛。我奈何你不得。讓你安穩走出我的大門。如今你又跑到這裏來。真是你自己投羅網再也莫想出去。莫非暗地裏有個惡運之神。處處掇弄你麼。當下甲克就吩咐僕人請他到客堂裏去。但他還坐在這裏不動。這都是他的惡習慣。他不論有事無事。凡來會他的客人。總得等上半天。纔得見他的面。在他以爲這麼一做作。就可表示他的事忙。如今約翰在客堂裏也。

等了二十分鐘。纔見甲克出來。他走進客堂。一聲不響就坐下去。約翰也不則聲看他怎樣。一會甲克道：我不料你竟敢到這裏來。約翰道：這有甚麼不敢？我們是老朋友了。而且我今天來因為有一件事須得和你商量。甲克道：甚麼事？約翰道：我聽說你做生意的手段非常活動，十有八九都能賺錢。現在我想和你合股做生意。不知你可肯答應？甲克露出笑容道：這話可當真麼？如果你真想這樣，我是非常歡迎。但恐我的能力不能如你希望的那般大罷了。約翰道：你也不必客氣。想你商界上既負盛名，自非尋常商人可比。說時兩只眼睛直望着甲克。起初甲克本想見了約翰之面，就將他打死。出出昨天晚上的氣。如今聽他說要合股做生意，當中很有利可圖，就立刻笑着說道：你既相信我，我也不必客氣。說句老實話罷，我雖沒有點金之術，但無論甚麼東西，祇須經了我的手，好似就都變成黃金。你說合股做生意，不知你想做甚麼生意？辦證券交易所呢？還是做出口買賣呢？約翰道：我主張做出口買賣。你以為如何？甲克順風使舵，道：好極了。

我。也。是。這。個。主。張。他。們。又。談。了。一。會。甲。克。道。所。有。創。辦。的。事。完。全。我。來。擔。任。你。可。不。必。操。心。約。翰。道。我。的。意。思。想。在。紐。約。先。設。下。總。公。司。等。到。將。來。營。業。發。達。再。到。各。通。商。碼。頭。設。分。公。司。甲。克。連。聲。贊。好。道。這。個。辦。法。妥。當。極。了。大。凡。做。一。樣。生。意。都。得。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如。若。操。之。過。急。反。爲。不。妙。約。翰。道。我。們。創。辦。的。時。候。雖。不。必。十。分。鋪。張。但。資。本。必。須。籌。足。免。得。將。來。發。展。時。感。受。許。多。困。難。我。想。預。備。十。萬。元。或。是。十。五。萬。元。的。資。本。似。乎。纔。週。轉。得。來。甲。克。道。也。好。你。能。担。任。多。少。資。本。呢。約。翰。道。我。有。六。萬。元。的。現。款。存。在。銀。行。裏。隨。時。可。以。支。付。就。把。這。項。款。子。完。全。充。做。資。本。甲。克。聽。了。這。個。大。數。目。心。裏。暗。喜。說。道。我。也。拿。出。六。萬。元。約。翰。道。那。麼。我。們。的。資。本。共。是。十。二。萬。元。了。甲。克。道。正。是。約。翰。道。我。們。就。一。言。爲。定。了。甲。克。道。這。個。自。然。但。約。個。時。候。我。們。再。接。沿。一。番。你。道。可。好。約。翰。道。就。是。明。天。這。個。時。候。罷。那。時。我。們。就。可。定。局。了。說。完。就。和。甲。克。握。手。作。別。心。中。暗。想。道。這。個。狡。猾。之。徒。他。聽。見。我。出。六。萬。元。的。資。本。眼。光。都。改。變。了。但。是。我。的。錢。豈。能。讓。你。騙。去。你。

非。但騙不着我的錢。你黑幕中的事件。說不定。反因此敗露。我日夜不能忘却的暗殺案。或者也能在你的身上破獲我。且用力做上前去。

再說甲克送約翰出了大門。仍舊回到他先前坐的那間房裏。想起這意外財源。不由得哈哈大笑。伦里本在後房聽見他的笑聲。就走出來。問道：「你有甚麼快樂事？」值得這等大笑？甲克道：「他真是活得不耐煩。來自尋死路了。」伦里道：「他是誰？」甲克道：「方纔約翰來尋我。他要和我合股做生意。願意拿出六萬元的資本。」伦里道：「約翰那人很有刁猾。你莫輕信他的話。必得留神些。」纔好。甲克沈下臉道：「他有甚麼很處？」伦里道：「他機警到萬狀。你想作弄他。很不容易。倘若被他看出破綻。反爲不妙。」甲克道：「無論他怎樣機警。這手的六萬元總不能不要。好在他沒有商業經驗。將來一本大賬都在我手裏。還怕他跳出我的手掌心不成？」伦里道：「他的六萬元現在那裏呢？」甲克道：「他說存在銀行裏。隨時可以支付。」伦里見他說得起勁。也不再往下說。就道：「我還得勸你各事留神。」

些。如果能個辦成。你就是個富翁了。但你和他可曾商量定局。甲克道已將次就緒了。他好似釜底之魚。不怕他逃走。你就在這裏和我一同吃飯罷。我們再可商量些辦法。我空手弄到六萬元。這不是我幸運當頭麼。說完又哈哈的大笑了一陣。

### 第十一章 筆跡相同

約翰從甲克那裏出來。就一直去尋勞埃兩人。談到夜深方纔各散。但約翰並未提着和甲克合股做生意的事。到了第二天。約翰自然到甲克那裏去。一直走進他的房裏。見甲克並不在那兒。祇見室隅有一道半開的小門裏面站着一人。正是忙里心裏纔明白他們果是同黨怪不的。那般親熱。但也不去理睬。他裝做不曾看見。一會甲克走到房裏。約翰就指着那道小門道。我很怕風。請你關上這道門罷。甲克道聽說你時常出去旅行爲何。又這樣怕風。約翰道當我旅行的時候。必得加穿幾件衣服。如今衣服穿得少。所以就怕風了。甲克雖不願意。但也無可推諉。祇得去。

把門關好。約翰道：昨晚我破費了一晚的工夫，訂了幾條營業上的章程，我們可慢慢討論。甲克一面聽他說，一面用他銳利的目光審察約翰的臉色。約翰很為鎮定，從袋中掏出一個銀行存款摺給甲克看，道：這是七萬元，我提出六萬元做資本。甲克眯着眼睛，想接過去，約翰豈肯給他？當即又放在袋裏，問道：你也拿出六萬元麼？甲克道：正是我們既是合股做生意，當然要訂合同。你可預備好麼？約翰道：我沒有預備，我不知道怎樣寫法，請你起個底稿，能讓我帶回去寫。甲克道：訂合同是便當事，你在這裏寫便了。約翰道：好，順手在寫字台上拿起一柄裁紙刀，夾在右手的手指當中，玩弄了一回，正要坐下去，不提防跌了一交，刀鋒正碰在手指上，當時皮破血流，甲克吃了一驚，道：你的手受傷了？約翰道：不過破皮，不關緊要，說時就用手帕把傷處裹好，又道：皮破本是小事，寫字却很不便，當必是灣曲不整，這便如何？是好？甲克道：好在字數不多，你就勉強着寫罷。約翰坐下道：我寫，你說罷。甲克就說道：約翰哀那爾得今與甲克烏得維爾合股經商。

約翰。自。願。出。股。六。萬。元。交。與。甲。克。度。時。審。勢。謹。慎。經。營。甲。克。之。股。本。亦。爲。六。萬。元。』甲。克。說。到。這。  
裏。就。停。住。道。但。是。我。的。股。本。六。萬。元。現。在。還。未。籌。足。這。便。怎。麼。辦。約。翰。道。合。同。不。妨。先。訂。好。等。你。  
把。股。本。籌。足。我。再。把。這。六。萬。元。交。給。你。便。了。甲。克。又。說。了。些。合。同。上。必。有。的。話。頭。約。翰。都。一。一。照。  
寫。甲。克。道。合。同。不。過。是。照。例。文。章。沒。有。甚。麼。斟。酌。就。此。爲。定。罷。約。翰。道。但。是。我。有。個。意。思。必。得。  
先。聲。明。倘。到。了。年。底。結。賬。生。意。不。發。達。我。就。要。拆。股。的。甲。克。道。隨。便。你。好。了。約。翰。寫。完。又。叫。甲。克。  
照。樣。寫。了。一。張。互。相。交。換。甲。克。道。大。概。不。過。如。此。沒。有。甚。麼。磋。商。了。稍。等。幾。天。我。們。再。會。商。一。次。  
就。可。正。式。簽。字。了。約。翰。道。一。星。期。後。我。們。簽。字。你。道。如。何。甲。克。道。很。好。但。是。這。幾。天。裏。你。不。妨。  
到。這。裏。來。談。談。約。翰。道。我。有。工。夫。定。然。來。的。說。完。把。甲。克。親。筆。寫。的。那。張。合。同。藏。在。袖。珍。簿。裏。告。別。  
出。來。又。站。在。街。的。那。邊。遠。遠。的。從。窗。中。看。見。甲。克。和。伦。里。正。指。手。劃。脚。不。知。說。些。甚。麼。似。乎。是。辯。  
論。的。樣。子。約。翰。自。言。自。語。道。他。們。所。談。的。必。是。我。的。事。惜。乎。不。能。聽。個。清。楚。你。們。遇。着。了。我。以。爲。

是交了好運其實是交了惡運了當時又打電話給勞埃叫他等在家裏約翰就去吃了些點心一直到火車站乘車到勞埃那裏去及至會見勞埃二人又同到法靈唐家問問他們可安好法靈唐夫人笑道今天早上我到監牢裏去看見他們兄弟倆手拷腳镣簡直非復人狀了我見了他們這樣真叫我肝腸寸斷想用話來安慰他們怎奈再也想不出上帝呀我恐怕他們沒有出獄的一天了約翰道夫人莫說這樣失意話我們二人現在正搜拿凶手不久就可捉住那時法靈唐先生自能安穩回來夫人不必當他們是有罪下獄祇當做他們出去旅行不幾天就可回家夫人這樣一想自然就不傷心了法靈唐夫人還是哭個不住勞埃問約翰道你言之鑿鑿難道已有些眉目麼約翰道這個自然法靈唐夫人道你可能告訴我麼約翰道但是我告訴夫人非但于事無益萬一把這消息傳揚出去被凶手曉得他倒有防備了法靈唐夫人道你說這番話定是有意假造出來拿來安慰我的我怕他們兄弟倆就此斷送性命了約翰道我承認他們

必然無罪。我敢用名譽做保證，且等到捉住凶手，夫人自可信我的話了。那時我們再來拜望罷。現在可要告辭了。這個時候佛蘭錫司姊妹正從裏面走出來見了約翰，要走就道你沒事時可以常來走走。現在能造成我們幸福的人祇有你一個。又低聲道你能和你朋友同來納麗自當格外歡迎。那旁納麗也向勞埃道你的朋友必須常來，否則他（指佛蘭錫司）將要悶死了。勞埃笑了。一笑就和約翰走了出來。走在路上勞埃道你看他們一個很快樂的家庭，自從遭了這事就變成個愁眉苦臉的人家，真正可憐。當初我們就已承認捉拿凶手就當有始有終救出他們兄弟倆，纔是道理。約翰道這還用說罷。我忙了這多少天，正是忙的這件事。勞埃道但是忙到今日也沒有結果。不知要忙到幾時呢。約翰道你看了這袖珍簿裏物件就曉得我已得着結果了。勞埃道一本小袖珍簿裏能藏甚麼東西？約翰道你且猜。猜看勞埃道這個我可猜不着。約翰道我和甲克合股做生意，你可曉得麼？勞埃大驚道真的麼？你可就糊塗極了。約翰道你不必發

急我自有我的道理。你以爲我真個去和他合股做生意麼？不過是個計策藉此騙取他的真筆跡罷了。如今已被我騙到手了。你還記得我們在井裏拾着的那張賣物據麼？我以爲兩者筆跡決無不同。或就是一個人的手筆。所以我們不想破案，則已。倘想破案，就在甲克身上着手便了。

### 第十二章 欠繳股本

他們二人走着談着不多一刻工夫已到了約翰的住處，就一同到了書房裏，坐在寫字台前。這時他們興致勃勃，以爲比較筆跡之後，若果然相同，適生的暗殺案就可立時破獲。當下約翰從衣袋裏掏出那本袖珍簿，拿出甲克親筆寫的那張合同，勞埃看了道：「虧你挖空心思，想出這個主意來。」約翰道：「甲克何等狡猾，想得着他的親筆跡，自然很難。但是他利慾薰心，我就拿錢去騙他。他果然利令智昏，輕輕的把真筆跡落到我的手裏。」勞埃道：「你曾經說過，倘有一人的筆跡和那寶物據相同，你就立刻去捉他。如今我們比較之後，倘然真個相同，你就去捉甲克。」約

翰道這却不能。因爲甲克非他人可比。僅僅乎筆跡相同。他必然遠多方狡賴。那時既不能證實他的罪名。反而打草驚蛇更爲不妙。我想仍舊和他虛與委蛇。他既不疑心我不防備我。我就可乘着機會探出他的底細。倘能再得着他强有力的證據。他就無從抵賴。我們也就圓滿成功了。勞埃道然則你真個和他合股麼？約翰道表面上自然這般說法好。在合同還未簽字。我的股本不必付出。勞埃道他見你久久不簽字。不付股本。設或他起了疑心。又將怎樣？約翰道他的股本也未付出。那能來催我的股本。而且我看他的神情已非常相信我不致就起疑心的。但他有個同黨夾在當中。倒有些兒礙手礙腳。勞埃道他的同黨是誰呢？約翰道就是昨晚在烏得維爾夫人家裏看見的那個長臉少年。他名叫佗里。我看他的神氣倒也很爲雍容文雅。真不像個惡人。所以以貌取人。實在是敗事的根本。勞埃道你既承認甲克是暗殺達生的凶手。他那位夫人可是善良婦女麼？約翰道他是否善良。我也不得而知。但他和達生暗殺案必無關係。因爲他如果

是同謀既曉得我偵探這案件那天甲克要打我的時候他決不幫助我了勞埃如今說起那天又想到那天的事了甲克雖未曾打着我但我看他的神情必是個孔武有力的人萬一他真個和我打起來說不定我不是他的對手但是他雖有力過人也非縛鶻無力的人何以人不知鬼不覺就被甲克殺死呢而且屍身上又沒一些傷痕呢這其中的原故真有些費人索解了勞埃道我以為甲克必有帮凶這帮凶或者就是佗里約翰道這也難說但是我現在進行的程序必須先探明甲克的內容倘能得着他切實的證據其餘的疑問自可迎刃而解了他說時就在保險箱裏取出井裏拾着的那張賣物據平鋪在桌上向勞埃說道我們來比較比較究竟同是不同他們兩個人低着頭細細觀看一會約翰先說道你看這張賣物據上證券和紐約兩個字筆跡不是相同麼分明是一人的手筆勞埃道我也以為如此約翰道既然如此我們的第一着就得勝了勞埃道這兩件東西我們何妨送到警署裏去雖不能個就去捉拿甲克却足以證明

法靈唐兄弟們無罪。先把他們放了出來。約翰道這個辦法很不妥當。我方纔說道僅有這一種證據還不能證實甲克殺人的大罪。他的罪既未成立。法靈唐兄弟門的罪名當然不能消除。而且警署裏的人還得說我們神經過敏呢。現在我的宗旨必須把內幕中的情形都探得明明白白。自然後再動手捉人叫他無處可逃。無話可說。勞埃道那麼我要請教你用甚麼方法去探明內幕呢。約翰道這個須得隨機應變不能預定的約翰究竟怎樣去偵探可曾再得着甲克的證據。這都是後話暫且按下不題。且說甲克和佗里以爲得着這筆大進款。是非常快活。甲克把約翰送出門後就拉佗里到餐房裏喝起酒來。但佗里的神情似乎悶悶不樂。甲克問他爲了甚麼。佗里道祇因你的夫人現在很不如心。我和我同桌吃飯似乎也不願意。佗里還要說下去却被甲克搶去說道這些小事也值得放在心裏麼。佗里笑道我曉得你現在祇想那六萬元別樣事都不在心上了。但是這六萬元的進款是否真能到手。約翰是否真有這六萬元的存款。那能料。

得定。甲克道。約翰的銀行存款摺已給我看過。並且那存款摺上面還不止六萬元呢。忙里道瞧不起那廝。竟然是個富翁。他的股本會否說定幾時交出。甲克道等合同簽過字。他就交出。大約總在幾天之內了。他們談到這裏都哈哈的大笑。

過了一天又一天。一轉眼間已有了一个星期。那一天甲克正坐在家裏等候約翰。不多一會。約翰果然來了。甲克和約翰握了手。道我已等你多時了。說着就把那天寫的合同拿將出來。高聲讀了一遍。又說道想來定沒有甚麼改動了。就請簽字罷。約翰拿起筆。正要下筆。忽然又停住。道你的股本曾籌措足數麼。甲克含含糊糊答應了一聲。約翰道你這筆款子我想定也存在銀行裏。請你把這存摺給我一看。甲克不提防他有這一問。倉卒之間倒回答不出。約翰就把筆放下。道我看。你的神情知道。你的股本還未預備齊全。你也不必含糊。請你說個明白。甲克道。你可是不滿意這合同麼。約翰道。合同却很滿意。但是股本是經商的要素。股本既未繳足。那能就正式。

簽字做起生意來呢。甲克無話可說，祇管囁嚅着道：你說的話未嘗無禮。約翰又緊問一句道：你大約幾時可以繳足呢？一個月還是兩個月？請你自己斟酌。甲克咬着牙齒道：至多一個月，我必然照繳。約翰道：那麼且等到了那時，我再簽字繳股便了。說完就走了出來。甲克立在室中發了一回呆，還是佗里從另外一間房裏走過來，問他道：事情辦妥當了麼？爲何這般垂頭喪氣？甲克如同沒有聽說，自言自語道：無論如何，我總有法子引你入我的圈套。佗里看他這種神氣，聽他這番說話，料到那事有了變動，就問道：他可是不肯簽字？麼？甲克道：不是他不肯簽字，但他必須等我交足股本纔肯簽字交換合同。佗里道：就看他這層，就可曉得他並非真心和你合股。必然另有用意，你可留神些。甲克不服道：他縱另有用意，我也不怕他。佗里道：但是我們的祕密事很多，倘若被他識破，一兩樣和我們就很不方便。甲克道：我拿出些手段來，足能欺負他了。佗里道：依我看來，不如謝絕他不必去和他合股，免得將來還未得着利益，先受了他的害處。甲克道：你

怎麼這般胆小。六萬元數目很大，難道到手的財爻推出去不要麼？天下有這等獃子麼？說到這裏，又做出鬼臉道：倘若他敢悔約，我就殺了他出氣，叫他曉得我的利害！佗里道：你又想殺人麼？甲克怪笑一聲，佗里也不再往下說。

◎快活結婚小記（以本刊首期題名綴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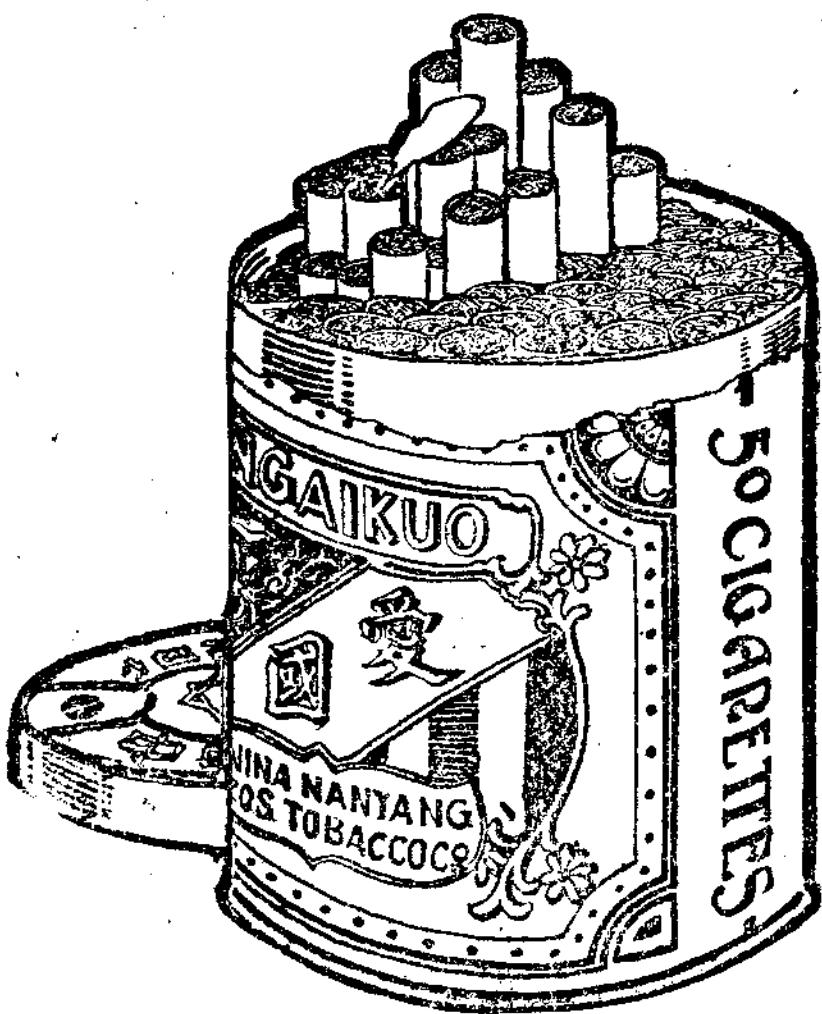
「快活老人」之子「快活大俠」一日在「快活大會」向「快活大王」之女「快活女郎」求婚，曰願繩「快活姻緣」酬我「快活之夢」。那朵「快活之花」便欣然允許。於是于「快活之夜」假座「快活世界」行結婚禮。「快活新郎」忽發表「快活宣言」，曰：我當本「快活主義」求「快活真銓」。客有「快活和尚」其人者率衆起賀，曰：我願這對「快活鴛鴦」享盡「快活之福」。歡聲未已，那一對「快活夫妻」已雙雙行矣。

國民「愛國」

愛吸……

「大愛國牌香煙」

「愛國」「愛國」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司

□快活第十四期新婚號要目預告

◎短篇小說◎

- 新婚如誤……何海鳴  
蜜月旅行笑史……江紅蕉  
戰勝……沈禹鐘  
海外奇緣……馬二先生  
不自由也自由……程瞻廬  
七度新婚……徐半梅  
猩紅刦……王蘊章

我的新婚	.....	張舍我
新婚慘聞	.....	許廩父
愛情的勁敵	.....	張碧梧
水弦塵印錄	.....	許指嚴
護新人	.....	張枕綠
花轎之怪	.....	吳訥之
三天前的新嫁娘	.....	嚴芙孫
余之重婚	.....	俞印民
醜態畢露	.....	陳淑英女士
鷄鳴寺裏	.....	范烟橋

◎長篇小說◎

有情	歇浦春夢記	.....	海上說夢人
----	-------	-------	-------

海上蘇州銀行廣告

本行資本五十萬元業經呈奉財政部註冊農商部給照分設蘇滬兩行專辦有獎儲蓄及各種儲蓄兼營銀行一切業務章程完美手續迅速開辦迄今信用卓著營業日臻發達茲為優待存戶起見凡與本行有儲蓄者在百元以內匯至蘇州不取匯費以酬盛意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經理洪少圃 協理陳筱舟  
襄理張洪疇

新嘉坡總理